

不被理解的毛泽东

卷七

作者：虚声

校对：**Kunter**

本文来自网络，涉及版权请联系作者虚声

第七篇 林彪篇（上）

——战争舞台上的林彪

一、林彪是谁

（一）晚年的林彪

那时的林彪是个啥样？其实就是一个干瘪的小老头，个不高，瘦瘦的，弱不禁风的样子。外出时总是手持小红本，很少吭气，但开口不离毛主席。那个形象很难和赫赫有名的一代统帅联系在一起。

然而事实就是这么一个瘦小的身体支撑着林副统帅的大名。那个瘦小的老人，就是威震天下的林将军。走进这个神秘瘦小的老人世界，会发现一系列怪异的现象。

林彪的生活并不复杂。

房间陈设简单：卧室一张棕床，一个床头柜，一把椅子，一个屏风。西面墙上挂着亲自写的几个大字：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客厅是散步的地方，身体好时，也在走廊散步，那里有一个茶几、两把椅子。

吃的东西也很简单：主食麦片粥、玉米粥、馒头；副食常常是用开水烫过的大白菜叶，不加油盐。有时吃点蒸肉饼和鱼。平时不喝水，不吃水果。对生活的要求也就是老农民水平，比清教徒强不了多少。

看到这些你不能不感叹，大名鼎鼎的林副统帅的生活竟然如此简单，简单到让人怀疑人生是否有乐趣，简单到让人觉得很怪异。怪异的生活习惯也有。

卧室的屏风上贴了很多小字条，纸条上写着吃啥东西哪里会出汗什么的，比如“吃鱿鱼膀胱出汗”、“吃青豆脚底发凉”。

林彪对衣服、被褥的要求甚高：每件衣服都要有个度数。这个度数并不是指根据天气温度增减衣服。林彪把每件衣服设定一个温度，如薄的一度，厚的二度，在衣服上注明，然后根据气温增减。他从不穿毛衣、棉衣，只是把单衣一层层地套上去。毛巾、被子、床单等也有度数。在睡觉之前，让内勤先将被褥预热，然后入睡。

很怪异是吧？这只是个开始呢。

林彪一怕光，卧房及走廊的窗户的外面，都要挂上两幅遮光窗帘，而每幅遮光窗帘由两层遮光

布组成，两层遮光布之间另有一层黑色羽绒内胆，这样，再加上窗内还有一道白纱窗帘，加起来共有七层。这些窗帘不但能挡住光，还可以挡住风——林彪也怕风。

三怕声，凡是林彪呆的地方都需要安静安静再安静，为使身边的工作人员走路的声响减到最低，地上要铺上一层特制的地毯。房间里连水龙头都不许有，因为水龙头的声音会刺激林彪那弱不禁风的神经。没有水怎么办呢？正常人正常洗脸都需要水的，没了水可怎么活嘛？林彪不用，因为他怕水。听到水声就要拉稀，连卫生间都不用水龙头。平时不洗手，不洗脸，不洗澡。吃东西时，把手在沙发上擦擦了事。至于洗澡嘛，更没谱了，定期让人擦擦身体。

第五怕是怕冷。这里的冷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寒冷。林彪的房间里放满了温度计，一年四季维持在二十一度。高低相差半摄氏度都不行，低了嫌冷，高了怕出汗。林彪每到一个地方，搞接待工作的都是相当的小心，不是怕林副统帅对伙食是否满意，而是担心温度能否达标。在无法安装中央空调的地方，就要用锅炉进行加热。

那么林副统帅有啥爱好么？当然也有，很少。比方说玩火柴，他会一个人不停地擦火柴，然后将熄灭的火柴梗放到鼻子前闻那硫磺味，然后是几个小时的沉思默想。没有人知道他想啥——当然也可能啥也没想。他还喜欢看药书，自己给自己开药方。他不信西医，说西医骗人。他的药方很怪，都是他自己研究出来的。

这么看来，林彪是个怪人。

林彪确实是个怪人，不仅在生活中，战场上的林彪更加怪异，所有和他交过手的敌人都领教过他的怪异。文化大革命好比是一盘棋局，众人皆不能破。唯有林彪，用他怪异的方式而破之，当然代价是超乎寻常的大——这么大的代价也只有林彪能付得起。

林彪一生，就一个字，怪。但是反过来看，林彪并不是怪，而是简单。这个世界太复杂了，所以一切从简的林彪才显得很怪。

（二）怪人林彪

把林彪跟其他元帅对比一下：论宽厚，林彪不如朱老总；论刚毅，林彪不如彭老总；论理论修养，林彪不如刘伯承；论豪情和血性，林彪不如贺龙；论谈经论道，林彪不如陈毅；论政治能力，林彪和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没法比。但是林彪有林彪自己的特点：他是一位深思型的将军；他的个性低调而敏感，喜静不喜动，喜思不喜说。就这种性格而言，他和徐向前元帅比较接近。区别在于，徐向前元帅不论跟随张国焘还是毛泽东均未获得绝对的信任，才华没有得到充分的施展。林彪元帅正是在毛泽东的绝对信任下走向巅峰的。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未获毛泽东绝对信任的徐向前元帅安然度过晚年；获得毛泽东信任的林彪却在晚年随着文化大革命坠入深渊。所谓祸福相依，

一切仿佛冥冥中自有定数。

在这个世界，最顶尖的人才往往都是深思考者。他们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构思着自己的故事。他们会在某个行业里长袖善舞，离开那个行业之后则是沉默寡言。身为军人的林彪本身为战争而生，是战场上的沉睡者。

身为统帅的林彪，从他的面部表情中看不见朱德那样温和的笑容，从他口中听不到彭德怀那种慑人的吼声，从他的笔下读不到刘伯承那种系统的论述，只能看见他那种对着地图静静的思考，永无止境的思考。他会思考战场上的每一个高地，每一条路，每一个拐角，每一个炮弹或者机枪对战场态势的影响，每一支队伍打破平衡的可能性。

林彪就是战场上的神器——只有极个别人物才懂得使用的神器。当我们讨论林彪在战场上的表现时，首先要注意他的性格。

公元一九零七年十二月五号，林彪出生。这时十大元帅中的其他九人都已经出生了，年龄最大的朱德已经二十一岁。十大将军也全部出生了，和他年龄最接近的是粟裕将军，大他几个月。林彪出生在湖北黄州中部一个叫回龙山的地方。一听回龙山几个字，就知道风水很好。回龙山，地处大别山之南，由鄂东泰山之称的大崎山从主峰龙王顶南下，蜿蜒起伏百余里，至此呈游龙回首之状，故名回龙。

回龙山下有回龙镇，名字虽然很架势，却没出过顶天立地的人物，直到一九零七年林彪的出生。林彪出生在回龙镇旁边一个叫林家大（很怪的名字）的村子里。全村的人都姓林，是一个林氏家族。林彪老爹是最牛叉的人物——全村的族长，拥有几百亩良田，几百亩山林，几十间房屋，一个纺织厂，外加全村的话语权——放现在那也是了不得。

据林彪的妈妈向村里的粉丝们介绍，生林彪之前做过一个梦：“梦见一只大白虎，盘脚架腿，坐在堂屋上，醒来就生下了这孩子。”按照传统说书先生的逻辑，那叫白虎星下凡，将才诞生的标志。甭管现在有没有人信，反正当时有人信。很多人都相信那是一个好兆头，孩子将非同凡响。而且林彪的父母也很有心，给儿子取名育蓉，加一个号，彪。彪，会意字，有小老虎的意思。后来林育蓉这个名字很少有人记住，而林彪这个名字反而流传天下了。林彪本人似乎也对小老虎情有独钟，他的儿子林立果也有小老虎之称。

然而小林彪虽然和老虎联系在一起，可是林彪硬是眉清目秀、娇里娇气的，还时不时生个病，更像一个林黛玉版的男孩子，怎么看都不像生猛的老虎。在这个世界上，像不像老虎不要紧，只要能像猛虎一样行事就是真老虎。

林彪的家庭条件不错，教育也不错，很早进了私塾。而且他很走运，遇到一个很不错的老师。

那个老师名叫李卓侯，跟孙中山一起干过革命，虽然不太有名，但他有一个鼎鼎大名的儿子——中国地质学之父李四光同志。能够养育出李四光的人，必定不是等闲之辈。李卓侯虽然是私塾老师，却胸襟开阔、境界高远。李卓侯除了养育李四光之外，另一件值得骄傲的事就是教育过“林氏三兄弟”。有子如李四光，有学生如林氏兄弟，李卓侯的一生是非常成功的一生。

李卓侯曾经评价过自己的得意门生：“育南秉性聪慧，育英勤奋刻苦，育蓉既聪明又刻苦，日后都会大有出息。只是育蓉性子阴柔，不好把握，是龙是虫，一切全靠他自己。”可谓一语中的，入木三分。

年轻时代的林彪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因为家庭条件和年龄的关系，让很多革命者冲动莫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基本上没有影响到林彪。在那个国家贫弱却风云际会的年代，年少的林彪不用为衣食住行发愁，可以自在地孤独或者玩乐。如果换成一个安乐的年代，作为地主家小少爷的林彪，完全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很可能在吃香喝辣之余，多余的精力无处发泄之下而成为浪荡子或者文艺创作者，从性格来看，后者的可能性大一点。然而时代是不和平的。在他出生时，天下还是大清帝国的天下，懂事时天下已经是军阀割据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也就是所谓的青春期。那是人生中最不稳定的时期，容易被影响，最容易被思想和异性所影响。影响林彪思想的人就是他的两个堂兄弟——林育南和林育英。这两位都是最老牌的革命者，都是深受近代革命思想影响的人物，是资格最老的共产党员，都是那种思想敏锐、头脑冷静、能说会写的人物。两人在黄冈办新学校宣传新思想，第一个就把堂弟林彪拉进去。当时林彪十三四岁，处于初中生的年龄。正是在堂兄的引导下，林彪在十六岁时就加入了共青团。

学校里有一个叫陆若冰的姑娘，影响了林彪的心灵。陆若冰年长林彪一岁，亭亭玉立，清水出芙蓉。对于青春期的林彪而言，林姑娘绝对是碧落仙子。更为要命的是，林姑娘对林彪还很照顾，生活上、学习上嘘寒问暖。林彪更是无可救药地恋上她。然而林姑娘对小小的林彪并不感冒，钟情的是男子汉气概十足兼文思口才俱佳的林育南。因为钟情林育南，所以对林育南的小堂弟比较照顾。林育南对陆若冰也很有好感，但有情人终于没成眷属——因为林育英的反对。林育南不想因为儿女私情伤害兄弟感情。后来林育英把陆若冰介绍去安庆女子师范学校，和林育南分开。时间是一九二四年，林彪十七岁，已经暗恋陆若冰几个年头了。

当时林彪还年轻，还不太懂成年男女之间的事，就是暗恋陆若冰而已。陆若冰离开之后，林彪鼓足勇气给陆若冰写信求爱。陆若冰写信回绝。当时的林彪只是一个小屁孩，天才没有得到展示之前，性格是古怪的；另外一点，尚无发育健全的相貌也不怎么样。和年长十岁的堂哥比起来，生瓜蛋子一个，得不到陆若冰的芳心也正常。

但这事大大刺激了林彪。凡是天才总有独立的世界，他是那个独立世界的构思者。在那个世界里，他是主宰。因此用世俗的眼睛去看，天才总是与众不同，甚至是孤傲的。毫无疑问，林彪也是孤傲的。青春期的林彪把全部情感倾注在一个美丽的姑娘身上却遭到拒绝时，就好像一柄利剑刺穿了他自己构建的世界。

林彪愤怒了，变得更为敏感，更为沉默了，因为他要干出一番事业，证明自己是对的。通常情况下，这是雄性尊严受到伤害之后的自然反应。反应的结果就是成绩更好了。两个堂兄看着日渐成熟起来的堂弟，颌首而笑，表示欣慰。

一九二五年，陆若冰离开一年之后，林彪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中共中央号召共产党员去广州投考第四期黄埔军校。黄埔第四期预招新生三千人，湖北省有一百五十五个名额。决心干一番事业的林彪决定效法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前辈——投笔从戎。

林育南拉着堂弟的手意味深长地说：“你这个考虑很对，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很关键的一两步，这个步子如迈对了，可说受用无穷；如迈错了，就会跌入深谷。武力没有正义是暴政，正义没有武力是无能。中国的革命，最终要靠军事解决问题，共产主义事业将来需要大批军事人才。我和你二哥(育英)搞党务、工运，你搞军事，我们林家三兄弟就各有所长。”林育南这些话都是经验之谈，他和林育英搞了好几年革命，弃儿女私情不顾，笔头磨秃了一大把，口水喷出一大堆，也没有解决实际问题，还常常被权贵们鄙视，郁闷不行。若干年之后，林育南死在屠刀之下，成为华龙烈士之一。林育英也是在监狱中备受摧残，最后英年早逝。

（三）林彪和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中国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军校。

黄埔军校，将军的摇篮。

黄埔师生，国共争取的对象。

蒋介石先生就是靠黄埔军校起家的。黄埔军校之前，国民党员蒋介石的地位不是特别高，之后的故事大家都了解了。蒋校长三个字便是蒋介石一生最享受的称号。

黄埔军校在大陆一共招生二十二届，和国民党统治大陆的时间一样长，培养军事人才二十多万，分布于国共两军中，特别是国民党，黄埔将军更是其中的骨干。陈诚啊、胡中南啊、傅作义啊、杜埭明啊、张灵甫啊、胡璉啊等等，都毕业于黄埔军校。

中共方面也不差，虽然毛泽东和朱德跟黄埔军校扯不上关系，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都是黄埔的教官。周恩来成为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代言人。聂荣臻和叶剑英更是黄埔有名的教官，加上一

期的林彪和四期的徐向前，占十大元帅将近一半的名额。十大将军之中，有陈赓、王树声、许光达三人是黄埔军校的学生。

这还不算早逝的黄公略、段德昌、刘志丹、曾中生、左权、蒋先云、彭雪枫等人，各个鼎鼎大名，如雷贯耳，一等的人才。中共官方评定的三十六位军事家中，将近一半的人和黄埔军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些人后来走向战场，决定了中国的命运。中国内战，很大程度上是黄埔军校的內战。这些将领中，林彪是最为耀眼的一位。然而林彪在黄埔军校中的表现并不出色。

林彪投军时心怀凌云之志，然而他的性格腼腆孤傲，表演的欲望不强。对比一下号称黄埔三杰的三位师兄，各个能说会道，长袖善舞。对比一下后来被蒋介石重用的胡宗南和陈诚，要么时机对头，要么是老乡关系。另外林彪在黄埔军校的时间很短，也没有时间给他表演。

现在大家在大学通常呆上几年，学几十门功课，考试上百场，然后还有时间谈恋爱、打牌、打游戏、睡大觉，入学时青春年少，出来时白头发都有了。黄埔军校当年不一样，作为已经载入史册的名校，非常讲效率。人才最多的几期，也就几个月的时间。前三期只有三个月，第四期开始是半年。而且学校的硬件设施非常简陋，但不影响它人才辈出。因为它占据了天时（乱世，是将军的舞台）、地利（广州，革命故乡）、人和（伴随国共两党的崛起）。

在半年的时间里，要学习军人的基本礼仪，如立正、稍息、各种转动；要进行各种残酷的体能训练，比方说每天早晨在天微微亮时就绕小岛跑一周，十五公里；另外还要学习各种知识、分析战争等等。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干这么多事，起码需要好几年。然而当时就半年，没办法，天下大乱，时不我待。

在如此残酷的环境里，林彪的体质又差，时不时在体能训练中出洋相。从各方面来说，他都没有多余的精力在黄埔军校中表现。这也和当时的教官，聂荣臻的回忆类似。黄埔军校对林彪来说非常重要，首先是身体练出来了，虽然没有变成肌肉男，但也摆脱了林黛玉版本的男人模样，能应付战场上的突击、转移、奔跑了。更为关键的是，他学到了基本的军事知识。那些知识虽然不见得多么丰富高深，但是在当时简陋的中国战场上已经够用了，比起各路军阀中那些简陋的军人，已经算是有才能有文化的军人了。

最为关键的是，林彪通过黄埔军校找到了一种方式，一种影响现实世界的方式。这个怎么解释呢？沉思、多疑、敏感、积极上进的人，内心世界都是异常的丰富，他们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在此后的人生中，如果能找到一种方式，比方说写作、绘画之类的，和现实世界联系起来，把内心世界中的那些能量释放出来，就会成为某个行业中的精英。如果找不到一种方式表达自己，那么可能就是一个疯子。所以才有人说，天才和疯子仅一线之隔。那一线就是能不能找到一种方式来表达自

己。

毫无疑问，沉思、多疑、敏感、积极上进的林彪在那个时代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式，那就是战争。通过黄埔军校的所学，把内心那丰富斑斓的色彩释放在战场上，如梦如幻。

林彪，只爱战争，只爱和战争有关的事，因为那就是他的内心世界。当战争需要，他可以忍受饥寒交迫、可以忍受痛苦疲倦、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对着地图，沉思默想，如同艺术家在创造。对别人而言，那是痴狂。对林彪而言，那是享受。他不是在搞战争，而是在搞艺术，用战争的方式表达艺术——他做得很棒。

这样一个人，就是战场上的巨大筹码。只要给他自主权，他还将变成决定性的筹码。谁拥有他，谁将得到天下的几率就增大一分。放眼天下，军阀虽多，有资格拥有他的人只有两个，一个还没有出现，一个已经出现在他面前。

（四）林彪和蒋介石

黄埔军校是蒋介石腾空的秘密，是蒋介石的枪杆子。如果没有黄埔军校，继承孙中山衣钵的可能是汪精卫或者胡汉民，或者廖仲恺（黄埔军校不成功，廖仲恺可能不会被杀），甚至是邓演达（黄埔军校不成功，蒋介石杀不到邓演达）。蒋介石正是紧握了枪杆子，才干翻了他们。对蒋介石而言，枪杆子就是腰杆子。因此蒋介石对黄埔军校可谓倾尽全力。只要有机会，他都会在熄灯之后去宿舍转转。在那里，他发现了陈诚。只要有机会，他会早起在校园里跑步，然后发现了胡宗南。对哪位同学感兴趣，捎个话，到校长室来谈谈人生。黄埔毕业生，蒋介石要亲自审核。

蒋介石很推崇曾国藩，行为举止上处处模仿。曾国藩对传统的面相有研究。蒋介石也从他那里偷师了那一招。蒋介石讨厌那种其貌不扬，没有气场，不爱说话的人。一个旅长被蒋介石召见，竟然吓得浑身发抖，蒋介石问的话一句也答不上，蒋介石很奇怪地问：“你是不是穿得太少啊？”那人竟然号啕大哭，蒋介石很尴尬，拂袖而去。一位师长在被提升之前，被蒋召见，谈完话后，那人在下台阶时摔了，蒋介石认为此人不稳重不沉着，准备要下发的委任状被扣了下来。正因如此，蒋介石错过了相貌一般、口齿不清、不爱说话的黄埔一期的一代天骄徐向前。

林彪和徐向前比起来，性格上差不多，相貌上也好不到哪里去。和徐向前一样，也是沉默是金，不肯多说一个字。和徐向前直接遭到蒋介石的漠视不同，林彪得到了一个机会，一个跟随蒋介石名扬天下的机会。

蒋介石的立命之战，是东征陈炯明。在最后一战中，蒋介石亲自指挥进攻陈炯明的老巢，惠州攻坚战，胜了，给了陈炯明致命一击。蒋介石的心情很爽。为了培养黄埔学生，就把战例放到黄埔四期的课堂上，让黄埔四期学员分析胜利的原因。当然这样的原因很好讲的，什么蒋校长英明神武

啊、料事如神啊、指挥有方啊，总之是蒋校长很牛。当然黄埔军校中不缺英才，战术分析头头是道。蒋校长也是听得津津有味，一边享受粉丝们的吹捧，一边看着他们成长，同时幻想着带领他们一统天下的模样。

轮到林彪上台，只见他一脸怯生生的模样，也不多言语，就开始在黑板上画起惠州地形图。他画得很仔细、很投入，山川、河流、高地、据点一一标清楚。至此蒋介石已不用往下看了，无声胜有声，他断定眼前这个羞怯的年轻人已经把这一仗吃到肚子里了，透彻到如同了解自己的掌纹。其实林彪并没做特别的功课，思维本就如此周密而已。这种人非常可怕，特别是在战场上，精于计算，算无遗策，冷酷无情，活脱脱一个名将胚子。

林彪凭着对战争精髓的理解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悄悄地走出教室再次使出法宝：吩咐随行的人，下课后让林彪去校长室见他。这次十分有趣的谈话，十多年后蒋介石仍记得每一个细节。当年林彪虽然只是一个学生，看起来纤弱羞怯，却城府森严，惜语如金。

在以往与人的谈话中，大家争取在蒋校长面前表现，蒋校长一向是多问少答，始终掌握主动。但林彪不同，因为林彪从不多答一个字，每一句话都经过深谋熟虑，说话又极中听。若干年之后，走上政治舞台的林彪对待毛泽东也是这样。

蒋介石认为年轻人应该血气方刚，眼前林彪少年老成，暗藏心机。蒋介石意识到了林彪的与众不同，却没有意识到另外一个问题：如何安置这般与众不同的人。在蒋介石的黄埔校长生涯中，已经网罗了不少人才，多半都是那种听话好用的。

蒋先生啊，名将都是深藏不露的，你已经错过了一期的徐向前，如今又错过林彪，惋惜啊！没有徐向前，也许就没有红四方面军。没有林彪，解放战争的战局一定是另外的模样。

就在两人亲密交谈时，校长办公室秘书陈立夫敲门而入，报告说有要事。“娘希匹！”蒋介石嘴里愤愤地骂了一句就离开了，把林彪冷在那里。林彪当时还是无名之辈，但自尊心极强，觉得校长没有真正看重自己。两个人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就这样结束了。

数月后，黄埔四期的同学要毕业了。蒋介石又找个别师生交流，其中包括林彪。蒋介石向林彪许诺，就业问题我帮你解决：毕业后让他来总司令部上班吧。林彪听到这个承诺还是很激动，赶忙简短回答道：“感谢校长的信任和栽培。”

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政治家的话不要当真。蒋介石许下承诺之后就北伐去了，出两湖，战江西，抢夺长三角，赫赫威名。赢得半壁江山之时，意气风发的蒋校长唯独忘了林彪的就业问题。林彪等了好几个月，就业问题依然没能解决。要知道黄埔军校的时光也就几个月，马上五期都毕业了，就业压力更大啊。换成一般人，也许会继续等。但林彪是敏感的，自尊心极强。林彪觉得自己被戏

弄了。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最后经聂荣臻之手去了叶挺独立团。在那里，他将迈出惊天动地的一生的第一步。在那里，和他共同迈出这一步的，还有未来的名将粟裕。在日后的若干年里，他们让蒋委员长光辉的形象上出现累累伤痕。

蒋介石和林彪之间的姻缘就这么错过了。实际上当时林彪已经是共产党员，两个堂兄更是铁杆的共产党员。如果蒋介石给予他足够的关照，他会死心塌地跟着蒋介石干么？应该说有可能。按照当年的局势看，国民党显然比共产党更有前途。东征北伐，蒋介石扬威天下。反观共产党这一边，重要人物都有双重党籍，即是共产党也是国民党。和军事接触较多的共产党高层，也就是周恩来，蒋介石的助手，没有军权。跟共产党人走得比较近的将领也就叶挺，一个独立团而已。

蒋介石策划清党，举起屠刀之际，共产党损失了大部分党员。瞿秋白、向忠发、萧楚女、蔡和森、向警予，包括林彪的堂哥林育南都做了烈士，大半共产党员灰飞烟灭。那时候的共产党前途不明朗。林彪始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大一点说是个民族主义者，并非理想主义者。他不是年逾不惑已经深思熟虑的朱德，也不是从小饱受欺压从不低头的彭德怀，也不是血性豪迈的贺龙。

当时的林彪只有十八岁，虽然性格内向，却心思缜密。战场上的一支枪一门炮都计算得清清楚楚。如果蒋介石没有再次出征，他极有可能跟着国民党走。当时共产党内跟着国民党走的大有人在。比方说中共元老，参加过一大的周佛海，就跟着国民党去了。即使长征胜利，张国焘也跟着国民党去了。

假设林彪跟了蒋介石，会有后来的风光么？答案是肯定不会。林彪那种战场上的艺术家，需要足够多的自主权。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恰好没有将领能享受到自主权。不管是在正面抗日战场还是解放战争，蒋介石均过多参与战术指挥，让高级将领成为摆设。国军打得最好的缅甸远征军，除了美国人的装备好，恰好是蒋介石战术参与最少的一支队伍。孙立人在境外和鬼子作战时那是何等英雄，回到中国境内就荒废了。战场上的林彪如果失去了战术设计的权利，即使天纵英才也将无用武之地。

蒋介石出征，和林彪失之交臂，是林彪之幸、共产党之幸、毛泽东之幸，是国民党之伤、蒋介石之伤。从此之后，那个不爱说话却暗藏心机的人时不时出现在蒋介石的脑海中。林彪站在蒋介石的面前，蒋介石更感觉到他的与众不同。等他出现在战场上，更为与众不同了。他那暗藏的心机转化为飘忽不定的行踪和诡异的用兵方式。

很多次吃亏之后，蒋介石终于知道应该如何评价林彪了：当代韩信。

等蒋介石从中原大战抽开身，开始围剿共产党时，林彪的形象渐渐高大起来。

第一次围剿红军，张辉瓒在龙岗之战中全军覆没。张辉瓒并非蒋介石嫡系，死了相当于丢了一

个潜在的保护。林彪在龙岗之战表现出色。蒋介石打趣曰：“黄埔四期的捣蛋鬼最多！”捣蛋鬼之一便是林彪同志。此时的蒋介石还没把红军放在眼里。

经过第二、第三次围剿，红军反而越剿越多。在红军发展的过程中，林彪也是大踏步高升，成为军长、军团长。当时也就二十四五岁而已。蒋介石部署第四次围剿时说出这样的话：“我要特别提醒在座的诸位，要重视那个林彪，不要以为他在黄埔不显山，不露水的。此人胸有丘壑，是当代韩信，这几年交战，更让我有这样的感觉。”当然，这话可以理解为出师之前的激将，但也可以看出，林彪映射在蒋介石眼中的影子愈来愈大。

第五次围剿基本上成功了，红军被迫长征。此时的蒋介石在庐山召开胜利总结报告时则说：“林匪狡诈无比，爱迂回，善穿插，不作正面硬拼，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诸位与其作战，切记要多动脑筋。”没能置林彪于死地，可见蒋介石的遗憾。——战场上，敌人的痛恨，便是对自己的认可，便是最好的勋章。

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合作抗日。共产党归国民党领导。林彪也在名义上成了蒋委员长座下的一个师长。林彪带着一一五师在平型关打了一个胜仗，是抗日战争以来的第一个胜仗。作为中国战区的最高领导，坐镇南京的蒋介石却在军事会议上酸溜溜地说：“从抗战至今，我军连战皆北，丢师失地，许多人都批评我们无能。我刚刚得到消息，说是在平型关中国军队终于尝到了胜绩，而且是我们黄埔出来的将领指挥的，可惜的是，这位将领不是在座诸位，而是林彪，是共产党，是四期生中的小字辈，凭着落后的武器，战胜了强敌。娘希匹，我一直弄不清楚一件事，许多人都说，黄埔最杰出的人才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我这里留下的都是无能之辈，难道此言不虚？”由此可见，蒋介石对林彪身在共产党那边是相当介意。

林彪从战场归来，被晋军误伤。蒋委员长则感叹曰：“可惜，国家正值用人之际，却折了一员大将。”这话可谓是五味陈杂。既有对死敌共产党失去战将的庆幸，也有为抗日失去大将而惋惜。正如政治舞台上的是是非非，如何能撇得清呵。

林彪的伤势很重，去苏联疗养，四年之后回国，途径西安转延安。对林彪相知甚深的蒋介石亲自指示心腹干将胡宗南和戴笠：“接待林彪总以热情体贴为妥，务必使其感到亲切随和，宾至如归。”在蒋介石看来，这是一个机会，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个千载难逢的拉拢林彪的机会。当时国共在联合抗日，但是联合抗日并不能改变双方为死敌的信念。蒋介石借机拉拢林彪，是壮大国民党削弱共产党的好办法。

戴笠和林彪究竟说了啥？

为啥是胡宗南和戴笠呢？当时胡宗南位居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朱德平级，管西北，号称西北王，是黄埔精英中混得比较好的。林彪的级别就比胡宗南低。蒋介石派胡宗

南去见林彪，就是要告诉林彪：小子好好瞧瞧，黄埔精英跟着我蒋某人比那毛某人有前途。身为军人的林彪对身居高位鼎鼎大名的的师兄也比较钦佩。戴笠则是特务头子，任何秘密休想瞒得过他。

胡宗南在感情上离林彪近，容易唠嗑；有了戴笠，又可以防止胡宗南和林彪搞黑幕交易。胡宗南在明，戴笠在暗。一明一暗既可以掩人耳目又能相互制约。戴笠和胡宗南两人的关系也很铁。当年戴笠还在流浪的时候，已经结识胡宗南。后来两人均成为蒋介石的心腹，关系铁到不分彼此，相互在蒋介石面前吹捧对方。戴笠搞情报，胡宗南带兵在外。戴笠给远离京城的胡宗南提供上层信息。胡宗南在戴笠外出收集情报时提供物质帮助。在拉拢林彪这事上，两人虽有相互制约之实，却不会构成伤害。

蒋介石用人，也是高啊。单政治手腕而论，蒋介石比得上他的对手毛泽东。

胡宗南亲自安排，把林彪接到七贤庄。胡宗南和林彪，师兄、师弟，又是军人，且战功赫赫，又是风云际会之际，是军人大展身手的好时机，自然会英雄相惜。在那种情况下，平时少言寡语的他也变得健谈起来。双方觥筹交错，你来我往，好像忘了之前的你死我活的杀伐（比方说最近阶段的皖南事变），忘记了楚汉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

之后戴笠出场了。戴笠和林彪的那次会晤极为严密。胡宗南亲自开车把戴笠拉到西安七贤庄，戴笠下车，胡宗南离开。两人谈了很久。戴笠是早晨离开的，回去之后整理了和林彪的谈话。林彪和戴笠的谈话一直是个迷。这个迷是可以分析的。中午时分，胡宗南去找戴笠，发现戴笠还在整理。看戴笠那打了鸡血的兴奋劲，肯定有所收获。

胡宗南感觉很不爽：都是老头子（蒋介石）的心腹，你戴笠还是俺推荐给老头子的，竟然想独食！凭啥这事让戴笠一个人揽下？胡宗南很想八卦一下戴笠那小子和林彪究竟说了啥，但是封疆大吏的自尊心促使他没有那么做。同时他也不着急。如果事情有进展，经过老头子点头之后，还是得由他胡宗南和林彪联系。戴笠只能生活在黑暗中。然而让胡宗南想不通的是，老头子任何指示都没有。在胡宗南看来，自己和林彪相谈甚欢。看戴笠那一股子高兴劲，肯定有所收获，不可能没有行动啊。难道让别人干了？不对呀，还有谁比俺胡宗南更有资格呢。

蒋介石为啥没有给胡宗南进一步接触林彪的指示呢？那是因为戴笠同志没有把实际情况告诉蒋介石。不是戴笠想隐瞒什么，而是戴笠好大喜功，想要给老头子一个大大的惊喜。戴笠虽然掌控特务机关，深得老头子信任。但老头子的心腹很多，比如黄埔出身的胡宗南、陈诚，得宠程度都不低于他戴笠，还有一大把裙带关系，都是心腹。没办法，心腹太多竞争激烈嘛。

所以戴笠回到南京之后只是敷衍了蒋介石一番。蒋介石以为林彪和朱德、彭德怀、贺龙等人一样，已经被共产党洗脑为茅坑里的臭石头，叹息一声也就罢了。又过几年，抗战胜利了。不巧的是戴笠摔死了。戴笠和林彪之间的谈话也就随风而去。

又过几十年，蒋介石已经在台湾布局蒋经国接班，林彪已经魂归大漠。蒋经国又从某个旮旯里头翻出当年戴笠和林彪的谈话档案。蒋介石戴着花镜仔细地看完这份记录后，气得面色发青，双手颤抖，悲声曰：“雨农（戴笠字）误我大事啊！”按照当时的情形，戴笠如果在旁边的话，蒋介石估计要赏给戴笠一顿返老还童脚。当然那一脚可以留下来，过几年到另外一个世界再赏。

那么戴笠和林彪究竟说了啥？

鉴于当事人都已经不在了，档案也是戴笠整理过的，且咱们也看不到，但分析一下是可以的。在那个漫漫长夜里，林彪和戴笠之间的谈话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定会说的，可能会说的，不可能说的。

一定会说的有那些呢？戴笠肯定会说，校长一直记挂你，为你的伤势操碎了心，你是难得一见的人才云云。林彪则会说，感谢校长的牵挂，无时不忘当年校长的教诲等等。戴笠还会说，看看陈诚、胡宗南，多么风光啊。你的才华不在他们之下，如果当初没有离开，成绩也当不在他们之下。然后再叹息两声做惋惜状。林彪则会说，既然选择当无悔意。为了谈话气氛，适当流露一定的伤感也是可能的。听起来都像是废话，没有内容，却是谈话的基础。要不然的话还说个屁啊，直接散了得。

一定不会说的有那些呢？肯定也是一些废话。戴笠肯定不会对林彪说，共产党不行，你叛逃吧，跟着国民党混等等。林彪肯定不会说，好吧，回去怎么怎么样。这些话是最有可能被一般人猜测的，但也是最不可能说的。因为他们都不是一般人，眼界很高。

可能说那些话呢？

这一切要从当时的大背景说起。林彪回国是一九四一年冬天。当时国民党正面抗战的步伐已经放缓。当时共产党在敌后发展壮大实力。当时太平洋战争已经开始，美国的参战大大缓解了中国战场的压力。虽然抗战依然艰苦，但是亡国的风险已经没有了。当时皖南事变刚刚过去一年多，国共再次互相提防。

尽管有了皖南事变，私下里双方摩擦不断，但是在官方文件里，双方还是合作的，还是兄弟党，还是大哥国民党带着小弟共产党打鬼子，日后在解放战争中撕破脸皮的事还很遥远。就两党决策者毛泽东和蒋介石而言，均视对方为心腹之患。只不过鉴于实力因素，蒋介石谋划的是如何把共产党干净彻底地消灭掉，毛泽东谋划的则是如何在后来的新政府中挣得一席之地。作为林彪这个层次的人物而言，他只是个军人，只关心战争。至于日后两党继续打内战，也许他想过，但不会多想。从军人的角度讲，他关心的只是在战场上建功立业。

蒋介石想要拉拢林彪，并不需要林彪放弃共产党而投奔国民党，也不会初次见面就急匆匆派戴

笠去劝林彪回去当卧底，那情形好像把相亲解读成开房一样荒谬。

蒋介石想要拉拢林彪，只需要让林彪相信国民党中央的那些官样文章是有诚意的就可以了。这话听起来是不是太过迂腐？怎么理解呢？按照官样文章，抗战是国民党领导下的全面抗战。共产党边区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的一个下属机构，要服从国民党中央的政策。按照官样文章，国民党中央对下属的十八集团军是关怀的、爱护的、支持的、配合的。至于之前以皖南事变为代表的摩擦，那些都是误会，都是误会造成的恶果。戴笠可能跟林彪说，蒋委员长对此非常痛心，苦于没有值得信任的人等等。林彪可能跟戴笠表示同感。

戴笠可能跟林彪说，当前方向是打鬼子。为了更好地打鬼子，国共双方应该消除误会，建立消除误会的沟通机制。要建立互信的合作关系，首先需要信得过的人。而林彪本就出身黄埔的大家庭，可以充当此项重任。

如果仅仅是这么着，蒋介石的布局是不是太浅薄了？表面上看确实是这样。官样文章嘛，大家都搞。但有更深层的原因。假如直接和林彪来这么一手，情况就不一样了，结果有三个好处：一，将大大削减共军对国军的敌意；二，了解共军；三，共军将增加出击的规模和力度。

共军对国军，那是血海深仇。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杀了无数。毛泽东的兄弟、老婆死在国民党手上，朱德的挚友死在国民党手上，贺龙的族人死在国民党手上，彭德怀的祖坟被国民党挖过好几次，太多了。红军将士多半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吃不饱饭才干革命的。而红军长征之后，江西革命根据地被屠杀了很多，他们都是到达陕北的那些士兵的亲人。可以说从领袖到大兵，均和国民党有仇。要不是小日本进逼太甚，双方才不会合作哩。从某种意义上讲，共产党就是靠理想和仇恨支撑着。所以共军和国军打仗相当玩命，往死里打。如果能建立维持一个信任机制，削减共军对国军的敌意，那么相当于削减共军的气势，削减共军的战斗力。

至于第二点，了解共军，相当于知己知彼，将来兵戎相见，胜算也大。不是蒋委员长不想派人去共军内部，只是共军的生活过于艰苦，特务会严重水土不服。而且共产党内天天开会，隔三差五地整风，连自己人都整得死去活来，敌人更难以生存了。所以说这个布局应该非常老辣，甚至比让林彪投靠国民党带兵打共产党还要凶狠。而如此凶狠的计划竟然隐藏在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可见手段之高明。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林彪可能表示对此很感兴趣。因为这么一来确实有理由上战场杀敌。国民党是中央军，有同盟国的物质援助，顺便争取一点，对自己应该有很大帮助。林彪选择如此的举动，是建立在国共不打内战的前提下。既然不打内战，那就要搞好团结合作的关系。或许他看到了背后的杀机，也就是想摸摸戴笠的底。

共军增加出击的规模和力度，对国民党而言那是百利而无一害。参照百团大战，结果直接导致

鬼子加紧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力度。鬼子加紧扫荡有几个好处：可以压缩共军的发展空间；适当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共产党把军力露出来，还可以增加国民党内对共军的仇视。蒋介石发迹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就是清党。清除共产党，恰好是蒋介石的旗帜。国共合作之后，国民党内部一些将领淡化了敌视共产党的情绪，这是蒋介石不愿看到的。如果跟林彪建立合作关系，按照蒋介石及其粉丝的估计，林彪回到延安之后很可能立刻统兵一方，他完全可以独立发起大规模的对日作战。

他人大家看到那份记录，估计也就这几个方面。

如果事情真是如此这般，那么戴笠接下来怎么没有行动呢？原因很简单，林彪回到延安之后并没有回到军队里，一切也就没了可能。毛泽东一直把他放在那里，等待一个关键的时候把他放在关键的地方。等到林彪再次回到军队，戴笠已经翘辫子了——事情就这么诡异。即使戴笠不死也不会有进展，因为那事不是戴笠能搞定的，林彪也不是戴笠能搞定的。所以说，好大喜功者误事。蒋介石身边的好大喜功者不仅戴笠一个，比如管财政的宋子文大舅子，因为他的好高骛远，把在哈佛学的那一套经营国家的经济伦理照搬到中国，加速了国统区的经济崩溃，那可是比淮海战役更大的损失啊。

一年之后，蒋介石在重庆见到林彪，竟然不知林彪的心理动态。几十年后，年迈的蒋介石感叹戴笠误他大事时，很可能就是指戴笠因为好大喜功，隐瞒信息而耽误了蒋介石在重庆玩弄手腕的机会。

（五）重庆相见

林彪回到延安之后，毛泽东亲自出门迎接，但林彪没有立刻去军队上岗，为啥呢？皖南事变之后，共军在敌后生存艰难，一边应付鬼子扫荡，一边要防着蒋委员长，另外还要发展自己的力量。林彪是个打仗的料，需要决战时再用吧。

皖南事变之后的蒋介石也比较头疼。一方面正面抗战没力气再打了，双方陷入僵局。另一方面，又看不得共产党在敌后搞得有声有色。虽然敌后的共产党遭受的压力正在增大，力量始终是发展的。他搞不明白，为啥自己落在敌后的部队要么沦为伪军，要么打游击不成气候，散了为寇呢？难道说共产党有三头六臂？为了搞清楚啥情况，他就找到在重庆的周恩来，说那个周主任啊，能不能请毛先生来重庆共商大计。时间是一九四二年十月份。

不管蒋委员长的心里怎么打算，从共产党来看，怎么都像鸿门宴。前不久把人家新四军给搞了，还说是叛军，明里暗里还在搞小把戏，不得不防啊。但是蒋委员长还是名义上的最高领袖，不能不理，也可以借机摸摸蒋介石的底牌。中共中央一番研究之后，决定派林彪代替毛泽东去重庆会见蒋介石。一方面林彪闲着没事，毛泽东给他找点事做，显示对他的器重。另一方面林彪是抗日名将，

又是黄埔出身，跟蒋校长比较熟络。如果是鸿门宴，那也只会为毛泽东而设。林彪去就不会是鸿门宴。理由嘛，很老套：毛泽东生病了，由林彪代劳。

林彪到重庆之后，自然受到很好的接待。在那段时间里，蒋介石和林彪一共三次会面。十月十三号，蒋介石办公室，第一次见面，意识形态之争。周恩来和张治中陪同。

林彪看见蒋介石，向前表达尊重：“校长，你好！”

蒋介石握住林彪的手，摆谱说：“林彪，你是我的学生，我欢迎你到重庆来。”

双方落座，林彪对蒋介石说：“毛泽东先生本拟亲自来见校长，因身体有病，行动不便，无法前来，待恢复了健康后，再来重庆与你会晤。”

蒋介石则说：“你这次来渝，润之先生有何意见转告我？”

林彪说：“我们接到校长的电报后，毛先生即提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专门讨论，还约我商谈数次。毛先生托我转给委员长的意见主要有三点：抗战建国、国内统一团结及对校长的期望。”

谈话氛围如同拉家常，家常的背后则是连绵炮火、血肉横飞。说的也都是表面文章，但把表面文章揭开之后，就不简单了，那可是地盘的争割，不到迫不得已，是寸步不让的。

关于国共团结，林彪说：“毛先生要我转告校长，为了赢得抗战的胜利，国共两党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容，彼此打成一片。这三个彼此，已成为我党的普遍共识，也写进了公开发表的宣言，并已成为全党所一致遵从的、不可动摇的行动准则。这一原则，不但现在不能动摇、违背，将来也是如此。我们对校长个人也是如此，不但现在拥护，将来也必拥护。”

蒋介石对这段话很感兴趣。他问林彪：“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

林彪：“当然是真拥护。”

为了证明林彪的话，周恩来插话：“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战，我们是坚决拥护的。对此点，我们今天当面对委员长这样讲，在我党的会议及广大人民群众中，也是这样讲的。”

蒋介石笑曰：“那好！”

这话很中听，蒋介石很受用。说白了也就是糖衣炮弹、马屁文章，只不过拍得比较高明而已。所以搞人际关系的人物会说，马屁永远不会多。林彪这番话实际上是替毛泽东说的。毛泽东这么做的意图很简单，咱们现在还是和睦相处吧。

因为和睦相处对双方都有利，可以抗日。比较而言，对共产党更为有利一点。因为共产党可以在敌后生存，而国民党不能。国民党在敌后抢地盘。那些地盘原本是国民党的。国民党扛不住，被

日本人抢去了。日本人的胃口很大，继续抢国民党的地盘，共产党就在敌后给抢回来一部分。如此恩怨，一团乱麻。

如何把乱麻解开呢？

林彪认为——其实是毛泽东认为：“国共两党的分歧问题，外传主要有两点：一是主义，二是党的问题。实际上，这两点皆可趋于一致，因为共产主义、三民主义均具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我认为，只要国共两党不采取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而能认识救国之需要，趋于救国之目的，自然能达到一致。”

这个涉及到意识形态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最终理想虽然相似，但实践方式上绝对不同。国民党要求从上而下，依靠精英搞革命。共产党恰好相反，从下而上，依靠最基础的工人、农民搞革命。这里林彪，或者说是毛泽东，强调结果而忽略方式，是在和稀泥，是在求同存异，是在找共同的需求。这些也是日后新中国的外交原则。不是林彪还是毛泽东喜欢和稀泥，没办法，生存压力大啊。鬼子扫荡已经难以应付了，还要防蒋委员长，日子很不好过。

蒋介石就没有这个压力。虽然正面战场打得稀里哗啦，但战局趋向平衡，加入美国的介入，鬼子已经没有力量疯狂进攻了，而且也不用担心共产党的进攻。所以他不同意，拦住林彪的话：“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它与三民主义完全是两码事，怎么能趋于一致呢？”蒋介石不需要真正的和解，他只需要对共产党限制。

林彪说：“我们共产党人是这样认为的。”

蒋介石皱着眉头说：“你们看法不对。”

换成一般人，见最高领导人这般不耐烦会考虑适可而止。林彪是个比较认真的人，也比较倔强。一旦形成某个观念，一定会全力以赴去干，把该办的事给办了，该说的话说完。所以林彪没有因为蒋介石皱眉头而闭嘴：“我们党的名称虽为共产党，实际上是个救国救民的政党。过去我们党制定的十大纲领，其核心就是外求民族独立，内求民权平等和自由民主。这一步实现了，我们党在现阶段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将来的社会条件如何，是否需要社会革命，那是将来的问题，也许我们这一代人看不到。”

蒋介石说：“你们共产党人提倡和信仰的共产主义，不切合中国的实际，是幻想。”

林彪反驳说：“不是幻想。我认为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如果国共两党真正做到彼此接近，彼此相容，彼此打成一片，也许将来两党可以合二为一。”

蒋介石说：“你们共产党喜欢搞阶级斗争，国民党怎么能与你们合二为一呢？”

对蒋介石的这句话，林彪反驳说：“共产党是代表广大工农群众利益的政党，对违背工农阶级利益，歧视、压迫工农阶级的任何人，任何团体，共产党均坚决反对。其实，共产党强调的阶级斗争，是维护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反对极少数特权阶层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在目前，共产党就是团结一切爱国政党、团体和广大人民，反对、打击日本帝国主义。”

林彪的这些话，让蒋校长很不爽。蒋校长碍于自己的身份又不好发作。林彪则继续：“我们希望今后国共能长期真诚合作。但是，我们也要指出的是：有些人对共产党看不惯，总想挑起内战，消灭异己。中国的现实又不允许发生内战。哪个党派挑起内战，必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共同反对。人民一反对，挑起内战者就必然失败。”

林彪越说，蒋介石越不爽，不停地看手表，连坐在一边的周恩来都看出来了。林彪依然继续说：“我们党虽然反对国共打内战，但话又说回来，我们不怕内战。中国地域辽阔，多山，多森林，又多湖泊，如内战实在难以避免，我们可以利用辽阔的地域和空间与之周旋。此处不能固守，他处可以防御；平原不能抵抗，山地可以持久。我们在任何环境、条件下，均能自给自足，也能织布、产粮食，就是在山地，也有南瓜、包谷可吃。任何困难，都难不倒我们共产党人；任何力量，都摧不垮我们的人民军队。我讲这些，目的是使校长知道，对于政党分歧及党派问题，不是用军事手段所能解决的，而要通过相互信任、协商、谈判的办法。总之，无论就中国的社会、地理、经济、军事务方面论等等等。”

蒋介石实在听不下去了，摆摆手让林彪走人了，不欢而散。这些话说得蒋介石冷飕飕的。如果这些话是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那样的政治家嘴里说出来，那是没有问题的。林彪是一个军人，一个军人能说出来这些话是非常罕见的。蒋介石手下也有不少出色的军人，但他们只有两种，听话或不听话。所以蒋介石对林彪的印象更深。

这些话有多少是毛泽东让林彪说的，有多少是林彪自己认可的，已经难以考证。但是可以肯定，应该有很大一部分是林彪认可的。而这些观点正是林彪在一年前在西安和戴笠谈话的基础。也就是说，他认为国共两党的最终目的一样，抗日立场一样，具备合作的基础，所以才和戴笠谈。谈话内容也超不出这个框架。只是戴笠一直是搞特务的，对于政治和军事算不上真正内行，所以非常兴奋。

林彪在重庆一共呆了半年多，和蒋介石见面三次，三次都是不欢而散。第一次见面一个月之后，十二月十六号，第二次见面，谈了一系列的问题，当然还是没有结果。特别是在新四军的问题上，双方分歧严重。皖南事变之后，蒋介石坚持认为：“新四军一不抗日，二系叛军，我已下令取消了番号，还谈它干什么？”

林彪说：“新四军是真正的抗日军队，皖南事变是政府的一个错误。此事一日不明，日久终要明。我党为了壮大抗日队伍，增强中国的抗战实力，已于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号宣布了重建新四军

的命令，并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其部队也有好几个师。新四军既要抗日，就必须有合法的名分。因此，请委员长允许恢复新四军的番号。”

蒋介石余怒了：“你们既然一再表示拥护政府和我，现在又来提被取消了番号的新四军。我明白地告诉你：新四军与药品不同，承认新四军，等于不承认政府；要恢复新四军，就不是真正拥护我。今天再不要提新四军！”

谈判还是没有结果。共产党方面是要枪支弹药、要粮食、要药品；蒋介石则坚持共产党裁军。双方根本就是驴头不对马嘴。周恩来和林彪没办法了，只能把皮球踢给毛泽东，让他去裁决。

毛泽东给他们定下四条作为谈判依据：一、在蒋承认中共合法的条件下，可同意国民党到边区及敌后办党；二、军队编为4个军12个师，包括新四军在内；三、边区改行政区，人员、地境不动；四、黄河以南部队北移，目前只做准备，不能实行移动。此乃完全为事实所限制，绝对无法移动。

为了避免浪费口水，周恩来和林彪先和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谈判，谈判的结果还是没有结果。其实这个要求并不过分。抗战初期，共产党虽然只有三个师，其实都是超员的。经过几年的敌后战争，共产党开辟根据地若干，军队扩大也是事实。与此同时，国民党也把八路军的档次提高到十八集团军，编制扩大也是正常的。当时国民党中央显然不想这么干。因为编制扩大意味着弹药给养要增加。鬼子已经占领半壁江山的情况下，自家军队的装备还没着落呢。

谈不成怎么办呢，就拖着呗。一直拖到四三年三月二十八号，又有了一次谈判的机会。这一次蒋介石的谈判代表由张治中换成参谋部长何应钦。这一次的谈判更搞笑。何部长滔滔不绝说个不停。说啥呢，说国共摩擦，责任都在共产党一方。也就是说何部长唠叨老半天，谈判的事没说，完全在指责共产党没有诚意。

何应钦的态度，就是蒋介石的态度。换句话说，不要谈了，不动拳头已经很不错了，知难而退吧。什么编制、武器弹药不要奢望了，自己回去想办法得了。

事已至此，根本就不会有结果了，但还需要画上一个句号。一九四三年六月七号，蒋介石再一次会见周恩来和林彪，叹息曰：“其实，政府是真心实意地想与你们合作以争取抗战的胜利，但有些事情又不能如愿。这次我们的意见未统一，下次再谈吧。”

事实上那本来就是不可能成功的谈判。共产党想要通过谈判扩大编制，那是不可能的。国民党希望通过谈判打压共产党，也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可能，干吗还要谈呢？有时候谈判不需要有结果。这个世界很奇怪的，可以为了科学而科学，为了艺术而艺术，为了骂人而骂人，为了愤怒而愤怒，当然，也有为了谈判而谈判。谈判，就是表示咱们是合作的，是一家人，一起站在鬼子的对立面。

这就够了。

然而林彪并不明白谈判桌上的道道，所以很不甘心，依然对蒋介石说：“我来重庆这段时间，感觉我们两党的分歧其实并不大，如果双方真有诚意，是能达成一个协议的。问题是国民党方面缺乏诚意，不能坐下来对条款进行认真的讨论。直到今天，我们还未见到国民党方面的任何方案，只是在口头上提出要我们放弃军队、边区，致使谈判难以顺利进行。我们的意见是，下次谈判时，双方应有诚意，否则，就只好谈了。”

蒋介石最烦听这样的话。也不接茬，只是说：“回去后，代我向润之先生问好。”

在这半年的时间里，蒋介石有充足的时间和林彪接触，事实上他也是那么干的。只不过他选的人不对。他派去的人，还是以戴笠为主，以黄埔军校出身的特务为辅。那些人把林彪当成政客对待，天才军人的世界，特务是搞不懂的

林彪离开之后蒋介石非常惋惜曰：林彪是个军事奇才，国民党阵营的黄埔弟子，没有这样的将才。其实不是这样，不是国民党阵营的黄埔子弟不够优秀，而是使用他们的蒋校长水平不够。看看留在国民党军中的那些精英，有哪一个有过真正大展拳脚的机会？是辽沈战役中的孙立人、廖耀湘，还是淮海战役中的杜律明？林彪去了蒋介石又能怎么样？林彪本有机会跟着蒋介石走的，是他自己错过了。最好的东西，错过了，就不会回来。

（六）惋惜

统战失败了，周恩来和林彪回到延安。当时整风之火正在燃烧，把周恩来给烧了一顿。蒋介石则饶有趣味地看着延安的一切，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同盟国已经躲过了军事上的寒冬。蒋介石的事业在慢慢上升，虽然正面战场没有起色，远征军给他加分不少。两年过后的抗战胜利，蒋介石迎来人生的最巅峰。再然后，蒋介石又开始惋惜他的好学生林彪同志。

国共争霸，首争东北。毛泽东认为使用林彪的时机到了，于是林彪去了东北。蒋介石得知消息后忧心曰：“从此东北无宁日矣！”林彪一开始在东北没站住，一路败北，蒋介石开心了一阵子——也就一阵子而已。

林彪在松花江以北休整完毕，剿匪完毕，土改完毕，蒋介石的日子过完了。一连串的组合拳，打得留在国民党一边的黄埔精英颜面无存。最后大决战的日子来了，辽沈战役之前，蒋介石在沈阳召开师长、厅长以上的军政会议时这样感慨曰：“还有一个人未到，花名册里是没有这个人的，但这些年来却又分明同大家在一起。这个人就是林彪。我要表扬他，他是黄埔最优秀的将军，因为他把他的学长和教官都打败了。我这个校长失职啊，在黄埔对他关心不够，以致他投奔了共产党。我对在座诸位很关心，但是却让我非常失望，我很痛心。”

蒋介石败退到台湾，一颗心还留在大陆，一双眼睛时刻关注着大陆。当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在大陆大红大紫，台湾的蒋介石却说：“我不相信林彪这个人会忠于毛泽东。”林彪魂归大漠之后，两个人掉了眼泪，一个是大陆的周恩来，另一个是台湾的蒋介石。

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后面再慢慢分析吧。下面先看看林彪是如何成为天才统帅，以及天才统帅表现出来的能量。

二、为战争而生

（一）炼狱之路

每一个行业的精英都有一个成长周期，军事天才也是一样。身为军事天才的林彪，也有成长周期。只不过那个周期短了一些。共军高级将领中，林彪和粟裕最相似。两人同龄，从军时间差不多。从身材相貌，到思想行为方式，都差不多。但是在成长周期上，林彪比粟裕要快。粟裕到抗日战争后期，六次负伤之后，才渐渐站稳脚跟，才展露出逼人的光芒。而林彪要早熟很多，早熟十年。当然中间，有林彪在黄埔军校接受过训练，而粟裕一个人摸索；林彪很早就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支持。但是也不得不说，在中共第一代将领中，年龄最小的林彪成熟得相当快。尽管如此，他仍然有一个成熟周期，仍然要经历炼狱之路。

在那条路上，他要经历挫折和屈辱。

林彪从黄埔军校毕业之后，等了蒋介石几个月未果，在教官聂荣臻的帮助下，去了叶挺的独立团就业。蒋介石安身立命的北伐战争中，独立团作为第四军先锋，为第四军赢得铁军称号。那个团里，上至团长叶挺，下到基层官兵，都是积极的革命分子。正因如此，那支队伍才会成为后来南昌起义时的主力，成为共军的源头。因为林彪是共产党员，两个哥哥是共产党中的骨干，政治成分可靠。所以林彪在独立团里混到了连长。南昌起义时，林彪以连长的身份参加。当然在整个南昌起义的过程中，作为小连长的林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但是在南昌起义之后，林彪变了。

然而那段时间对林彪本人来讲，绝对必不可少，因为那是林彪的炼狱之路。所谓炼狱，就是要脱一层皮。对一般人而言，脱一层皮，那是一生难以忘却的痛楚。对非凡人物而言，脱一层皮，仍然是一生难以忘却的痛楚。对一般人而言，痛楚就是痛楚。对非凡人物而言，痛楚是腾飞的前奏。

说起林彪，大家更愿意说林彪如何神奇，仿佛林彪天生就很神奇。其实这些观点本身就很神奇，神奇得难以置信，因为没有人天生就是神奇的，所有那些关于天生就很神奇的言语都是忽悠人的，但是后天可以变得很神奇。从不神奇到神奇，有人需要几十年，有人只需要几十天，这就是差别，一般人和天才的差别。

起义队伍撤出南昌城南下之时，在绝大多数人眼中是没有前途的。天气炎热，四周都是敌人，缺乏补给，队伍没有具体的目的。好人生病，病人掉队，队伍减员。等到九月二十四号占领潮汕，分兵，然后潮汕被攻占。这个时候，就连策划起义的大人物们都没有信心继续打下去了，所以他们都转移了。在那个时候，整个南昌起义队伍，只剩下朱德指挥的一部分人马留在三河坝，那是周士弟残留下的二十五师。他们原本打狙击的，结果主力部队散了，他们成了孤军。林彪也在那支孤军里面，为七十三团一营三连连长。年轻的林彪十分迷茫，他看见领导们都在转移，看见中上层军官

离队，就是看不见前途。在那种情况下，所有的宏图大志都没了，只希望找个地方歇歇，找点东西吃。

三河坝狙击打得非常残酷，除了残酷的战争场面，还有同门相残。双方很多是黄埔军校同名师兄兄弟。近距离射击、面对面拼刺刀时还喊着对方的名字。

“陈赓，林彪，你们快过来吧，校长会原谅你们的。你们不要造反哪！”

“我们不是造反，是革命。你们为什么要当蒋介石的走狗？”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战斗非常惨烈。林彪的七连定在最中间，对方枪炮刀枪之下，损失异常惨重。没有办法，谁让你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呢。平时顶着光环，关键时候就要顶上去，当英雄还是炮灰就看个人造化了。

再打下去，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眼看自己慢慢成为光杆连长，林彪有了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想法，慢慢撤出这该死的地方。站在七连的角度看，没有问题。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林彪日后独当一面，行踪飘忽，诡异不定，不到情非得已，绝不打攻坚战，怕是也和此次经历有关。然而三河坝上的林彪只是一个小连长，根本没有话语权。如果他从中间撤退的话，整个部队就会被敌人从中间楔入，后果不堪设想。

应该说此时的林彪并没显示高人一等的地方，相反还是旧军队小军官的派头，为了自己不顾大局。林彪后撤时遇到了师兄陈赓。陈赓当时是营长，有伤在身。陈赓看见七连后撤就喊“林连长”。林彪跑过来报告。

陈赓说：“七连是怎么回事？”

林彪说：“我们连牺牲太大，有生力量仅存三分之一，撤吧？”

陈赓说：“不行！没有总部的命令不许撤退，你给我往上冲，填补阵地缺口。”

林彪说：“陈营长，不行，我们的人太少！”

陈赓发狠说：“你再说我枪毙你！”没办法，战场之上，官大一级压死人。林彪看了看脸红脖子粗的陈赓，和滚滚硝烟，再次明白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做个光棍连长也比死了强啊。林彪操起枪，拉起喉咙吼了一声，“冲啊！”又率七连投入了战斗最激烈的中央阵地。

当然这番对话是有背景音乐和镜像的。音乐嘛，就是枪炮声。镜像嘛，就是炮弹掀起的烟雾和血淋淋的尸体。后来有人用这个插曲证明陈赓优于林彪，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因为陈赓在黄埔一期毕业之后，跟随蒋介石东征，还救过蒋介石的命，经历过战场的考验。林彪还是个刚上战场的生瓜蛋子。而且从后来共军战法成熟之后来看，显然不应该硬拼。就连陈赓自己带领的太岳兵团，也是

惜兵如命。但这并不是说林彪当时做得就对。

部队打了一天还是撤了，开入了赣南山区，要吃的没吃的，要住的地方没住的地方，伤员没得医治，日子更加没法过了，所以有人开小差。对七连连长林彪而言，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遭受军人生涯中最大的一次考验，因为他把全连的军饷给丢了。当时的军饷本来就不多，而且全部是银元，是整个队伍的生命线。林彪也很重视，就找一个信得过的人——他表弟——保管军饷。林氏一家的男人，各个都是好汉。估计林彪也以林家男人的标准衡量他表弟。然而他错了，他表弟不是林家的男人，背着银元脚底抹油——溜了。

这下可苦了林彪，当时兵荒马乱，朝不保夕，整个连的人都饿得嗷嗷乱叫呢。如果他们知道银元没了，一生气请连长吃子弹也是有可能的。向来冷静的林彪脑门上也出了冷汗。如此危急时刻出了这么大事，被就地正法都是有可能的。

果然，群情激愤。七十三团团长黄浩声闻讯大怒：“林彪，你这是给革命犯下了大罪呀，你要死个明白。你表弟携款逃跑，你是他的长官，又是他的兄长，该当何罪？治军不严，纵弟逃跑，罪大恶极。来人，把林彪捆起来！”

林彪吓得脸色苍白，不知所措。眼看未来的大元帅就要陨落，朱德和陈毅赶到了。了解前因后果之后，考虑到用人之际，朱德决定原谅林彪：“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丢了军饷，就等于丢了部队的粮草，弄得不好，士兵们是要造反的。你今后一定要吸取教训，重要文件、军饷细软一定要亲自收藏，不要随便交给别人。记住了没有？”

林彪表示感激朱军长的救命之恩，并发誓今后若是碰上表弟，一定亲手干掉他。后来行军，林连长要亲自背着银元赶路。困难时期，领导不好当啊。劫难虽然躲过了，前途并不光明。不光明的前途中，林彪又遭遇军人生涯中最大的污点：当逃兵而未果。

队伍的处境继续恶化。敌人、环境、伤病环伺在队伍左右。队伍继续减员，理由五花八门：有人投敌叛变了，有人上山当土匪收过路费了，有人回家种田养老婆了。到了江西南段的大庾县时，只剩下几百人了。

林彪和一些黄埔军校毕业的中下级军官找到陈毅，表示要离开部队，劝陈毅也和他们一起走。林彪对陈毅说：“你是一个知识分子，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现在部队不行了，碰不得，一碰就垮。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

陈毅则一贯地豪放坚定：“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他严肃地对林彪等人说，“你们要走你们走，把枪留下，我们继续干革命。队伍能存在，我们也能存在。拖枪逃跑最可耻。”

林彪要走可以理解，绝望嘛，看不见希望嘛，为啥要拖陈毅走。这点很有趣。这个应该理解为一种“补偿心理”。和林彪一同去见陈毅的，都是一些黄埔出身的下级军官。他们一起走的结果，既不会回家种地，也不会落草为寇，可能会组团回到校长身边。从感情的角度看，没有任何问题。从军人角度看，反正要干革命，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不成，回去跟着校长继续干。从事业的角度看，与其跟着一支看不见光明的孤军，还不如回去跟着校长有前途。黄埔毕业生，大多数都跟着校长了嘛。他们也明白，这么一走，肯定被视为逃兵，如果真的回到校长那里，肯定被共产党视为叛徒。把陈毅也拉走，可以增加逃走的合理性。而且陈毅能说会道，能写文章，可以帮他们代言。就算不回校长那里，他日再跟着共产党重新干，也好说啊。

然而他们没想到陈毅如此坚定，走人的计划暂时搁浅。

大庾县整顿，朱德宣布这支部队今后由他和陈毅领导，并大义凛然地说：“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再干的可以回家，来去两便，绝不勉强。”

陈毅也是慷慨陈词：“南昌起义是失败了，但南昌起义的失败并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我们大伙要经得起失败局面的考验。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就是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从此朱德和陈毅成为队伍的领导。朱德和陈毅的话鼓舞了不少人，但是没能鼓舞林彪。林彪是个军人，从军事角度看，就看不到队伍的前途所在。走还是不走，是个问题。若走，可能被视为懦夫和叛徒。若不走，可能丢了性命。走，选择生存。

当部队离开大庾县城的时候，林彪和几个动摇者找到一个机会，朝梅关方向跑去。正如陈毅预料的一样，他们遭到地主组成的反动民团的搜捕追杀，一番折腾下来，林彪成了孤家寡人。在那危机四伏的环境中，一个人不管有天大的能耐，要生存都很难。路上有山民告诉他，梅关一带的关口被把守得水泄不通，只要碰到可疑份子或操外地口音的人，轻则搜去财物痛打一顿，重则砍头杀身。林彪明白，好汉是当不得的。好吧，走投无路只能原路返回了。就这样，林彪又成了那队伍中的一员。虽然看不见前途，好歹能保命，比什么都重要。他还是比较走运的，那大概是共军历史上唯一可以来去自由的时期。当然，那也是林彪一生中，唯一对军事前途失去信心的时期。

短短的时间里，林彪把军人生涯中能经历的耻辱和磨难都尝了一遍。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林彪是战无不胜的。如此功勋赫赫的人，不应该临阵怯弱，不应该丢过军饷，不应该当过逃兵。这些是英雄情结么？可以理解。

但是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他们的人生干了那些事。比方说邓稼先，大家都知道他很牛。但是牛人如邓稼先，在每一次敲定核武器实验的签名时，他的手是颤抖的。不是因为他没有自信，而是责任重大，意外是有可能发生的。一九七九年那次意外，间接导致了邓稼

先丧命。再比方说斯大林，够铁血的一个人吧，在苏德战争初期，苏联全面溃败的情况下，也是恐惧的。因为战争的方式和战争的结果超过了斯大林的预料范围。

刚刚走上战场的林彪，对战争并不熟悉，磨难是必经的历程。对高傲而敏感的林彪而言，中间的酸甜苦辣更胜常人。在那个过程中，林彪参与了战争、了解了战争，体验了战场的残酷和人世的艰辛，那些都是衣食无忧的环境下长大的人必须经历的。他明白了乱世生存的意义：逃避和退让是没有用的。

他那丰富的内心世界开始和现实接轨，方式则是战争。

他那浓浓的眉毛下的眼睛开始闪现犀利逼人的光芒。

当时林彪只有二十岁，不到一年时间，已经完成了成长周期。

（二）锋芒

共军的源头追溯到南昌起义。可是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之后，到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二号湘南起义，前后一百多天的时间里，人员减少十之八九。而且最高指挥官如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在斗争的路上转移了，中层如周士第，也转移了。下层军官大多数逃散，就连林彪也是逃散未成。也就是说，那段时间，大概是共军减员最严重的一段时间，比长征还严重。那一系列的减员之后，领导班子只剩下朱德、陈毅、王尔琢三人。朱德，并不是南昌起义初期的主要领导人；陈毅，当时还是书生。

朱德和陈毅带领的那点人，就成了日后共军的火种。日后朱德和陈毅也都成了共和国的元帅。王尔琢如果不死，至少也是大将。

一九二八年来了，队伍辗转到湖南南部，处境依然困难。朱德意识到不能这么下去了，必须再搞一次起义，弄点吃的，然后去井冈山。于是有了湘南起义，攻克资兴、永兴、耒阳等县城。二月二十九号，林彪带领一个连护卫后勤辎重从永兴去耒阳，走到耒阳东南一个叫小水铺地方时，已经是深夜。四周一片漆黑，又下起了小雨，崎岖的山间小路是又黑又滑，正是一个见鬼的好环境。

然后鬼就来了：突然间，枪声大作，数百名民团团丁从暗处杀出，将后勤部队分割包围。若干年之后，林彪在平型关也搞了这一手，加强版的。林彪命令部队收缩，拼死抵抗，将敌人击退，但运送的军用物资被抢劫一空。

耒阳城的朱德看见两手空空的林彪，气不打一处来：“你护送的物资呢？你带的部队呢？你在黄埔军校学的本领呢？”

林彪本来话就不多，打了败仗更无话可说。朱德说了一阵不得不面对现实：“你打算怎样善后？”

朱德发现林彪并不沮丧，因为林彪并没有推脱责任，也没有灰心丧气，他已经想好了复仇计划。林彪告诉朱德：“我已查明袭击我部的是耒阳县民团谭孜生部，我要他血债血偿。”林彪把自己的计划如此这般说了一遍。朱德眼睛亮了。

谭孜生袭击了林彪之后依然驻扎在小水铺三公庙，正洋洋得意，准备去政府那领奖状。

四天之后，林彪带人化装成十九路军前来剿匪。

谭孜生很高兴，立即率队出迎。他还洋洋得意地汇报如何剿杀起义军后勤部队的功劳。林彪眯着眼听完汇报，大加赞扬：“谭团总足智多谋，为党国立下奇功，一定报李宜煊师长嘉奖。这样吧，下午就先开一个庆功宴会，我要代师长先行犒赏，务必请那天参加战斗的有功人员参加。”

下午，三公庙里里外外摆了几十桌酒宴，谭孜生带着众兄弟，进入庙内宴饮。一番客套之后，谭孜生请国军长官致词。林彪不动声色走到大厅中央。他没说话，手中的酒杯落地了，然后端坐在大厅的二十余名“国军”军官掏出腰中的驳壳枪，把谭孜生和他的兄弟打成血筛。没有怜悯，没有人道主义，没有罗嗦，只有死亡，一击毙命，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谭孜生临死时才发现自己也玩了一把鸿门宴，庙外喝得半醉的团丁们听见枪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惊慌中成了俘虏。林彪不仅夺回了被抢的全部辎重，还俘虏了数百名团丁。

又过六天，三月九号，一个叫李宜煊的国民党老将带着一个师的人马把朱德驱逐出耒阳。晚上，军部讨论对策。多数人主张避敌锋芒，最高领导朱德没有表态。这时传来了敲门声，小连长林彪前来请战：愿立军令状，只需一个连，即可击溃李师，收复耒阳。

军部领导诧异地看着林彪，看看那小子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朱德也觉得意外：“好一个林彪，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不是写诗，是打仗。你有什么法宝？”

林彪说：“现在敌人不明我军虚实，误以为我军已被击溃。耒阳城内，敌人多半是在领功请赏，戒备必定松懈，他们绝对想不到，我军会连夜逆袭。我军应该趁敌不备，大举反攻。”

大家冷静思忖，觉得有道理，决定让他试一试，反正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朱德亲自指挥林彪的第七连和第六连两个排潜至耒阳西门外，出其不意攻发起攻击，突入城内，大获全胜。林彪更是冲锋在前，建立头功。李宜煊被打蒙了，带领残部逃走。

此战不但夺回了耒阳，还缴获了李宜煊丢下的五百条枪。大家很开心。但林彪没有随大家一起开心，而是找到最高领导人朱德，提出我军应一鼓作气，风卷残云，将耒阳境内敌军全部歼灭。朱德再次采纳了林彪的建议，又取得了喜人战果。

经过这一系列的表演，朱德发现沉默寡言的林彪非同一般。这个曾经丢掉军饷，曾经打过败仗，曾经开过小差的年轻人有着过人的才华：聪明绝顶，临危不惧，遇乱不慌；而且机警、敏锐，善于

思考，常有出人意料之举。总之，是个干大事的好材料。

于是在三月十二号，朱德决定奖赏林彪：提拔林彪为营长。

和所有的剧本一样，每一次重大的人事调动总会惹很多人不满。军中比林彪经验多、资历深的干部有的是，军中冷言冷语满天飞。和所有剧本一样，所有闲言碎语都将在战绩面前消失无踪。所有传言只存在了四天。

四天之后，李宜煊的师长李力率领两个团向耒阳杀来。当时朱德、陈毅等人正在小水铺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革命军主力分散到全县各个乡镇配合地方工作，耒阳城区只有林彪统领的三个连，人员不满，一共不到三百人。朱德派人传信给林彪：立即前往敖山庙设伏，尽量迟滞敌军，为主力集结争取时间。

军情紧急，林彪却非常兴奋：终于得到了独当一面的机会。在军队上岗以来，都是以虾兵蟹将的身份服从命令听指挥，这一次终于可以号令别人了。机会难得，林彪决心打个漂亮仗。任务越重，对手越强，斗志越旺，这正是名将的特点。这个特点林彪保持了一生。

营部讨论战法时，多数人建议固守待援，林营长则豪气冲天：“任何时间都不要依赖别人，要立足于自己的力量。”

营部参谋说：“我们自己的力量只有不到三百人，而敌人是两个团三千余人，怎么依靠自己的力量？”

林彪说：“我们不是有农军吗？”

介绍一下，朱德带的人都是南昌起义的正规军。湘南起义之后，组织了农民军，用锄头协助正规军作战。正规军战斗力强，但数量有限。农民军弱，但人数多，有八千多人。所谓强和弱是相对的，要看在谁的手中，怎么用。带领农民军的那个头头也不简单，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天佑。李天佑的人，日后成了平型关战斗的主力，在日后成为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再日后成为王牌军三十八军。李天佑也成为四野战将的楷模，林彪的心腹战将。

林彪指挥三百正规军在八千农民军的协助下，通过引诱、设伏、冲锋等一系列战术把李力的三千正规军打倒喇叭花流鼻涕。此战过后，再也没有关于林彪的流言蜚语。

朱德的眼光非常准，可以说他是林彪的第一个伯乐。林彪对朱德的知遇之恩也有感激之情，只不过那种感情没有持续很久。因为不久的将来，林彪遇到另外一个人，毛泽东。朱德不能满足林彪的，毛泽东可以满足。朱德回答不了的问题，毛泽东可以回答。林彪的困惑，将由毛泽东来解答。林彪的人生，将因为毛泽东而改变。因为毛泽东走上巅峰，又因为毛泽东跌入低谷。

（三）毛泽东的作用

井冈山之前的林彪大概就是这样，经历一系列的折磨，正走向成熟。在队伍最惨淡的日子里动摇过，但最终活了下来。在队伍减员占绝对多数的情况下，能活下来就是最大的本事。林彪不仅活下来，还表现了自己，因为表现自己又升了官，因为升官而得到了更大的舞台。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营长，但是至少有自己的三分地了。他也在那里展示了自己，但是那些是不够的，他需要更广阔的天空。谁能提供那样一个天空呢？

在自古以来的战场上，统帅能获得多少成绩，要看最上边的那个领导。比方说长平之战，廉颇和白起对阵于长平。廉颇本来想把白起的锐气耗尽。结果后方领导不同意，觉得廉颇太窝囊，用赵括代之，以攻代守，结果赵军精锐丢光。安史之乱，高仙芝原本坚守潼关，安禄山没办法。结果后方领导不满意，杀掉高仙芝，用哥舒翰代之，然后以攻代守，结果长安陷落。是廉颇、高仙芝不行么？不，是后面领导不太对路。

天才统帅要展示天赋，需要一个前提条件：背后有一个伟大的领袖。当时的中国，风头最旺的就是蒋介石了。对很多人而言，蒋介石是一个理想的靠山。但是林彪已经离开了蒋介石。还能找到更好的靠山？当然，答案已经揭晓。战争年代，如果有一个人的谋略和手腕在蒋介石之上，那就是毛泽东。

林彪很幸运，到了毛泽东的身边，所以他的天赋得以充分释放。

上世纪的中国是乱哄哄的，毛泽东是基点，其他人围绕着基点转。毛泽东的无穷无尽的斗争中，有很多朋友，很多敌人，很多人从朋友变成敌人，也有人从敌人变成朋友。毛泽东好比营盘，立在那里；其他人是士兵，换了一批又一批——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在众多朋友和敌人彼此转化的过程中，林彪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人物。

毛泽东和林彪是啥关系呢？毛泽东对林彪已经超出了一般的同志关系，超出了上下级的关系。要用一个词描述两人之间的关系，那就是父子关系——至少在一九六九年之前是那样的。

在毛泽东的几个孩子中，寄予毛岸英的希望最大。为了培养毛岸英，毛泽东让他在工农兵转了一遍，然而不幸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然而毛泽东在毛岸英身上花费的时间和心血远不及林彪。林彪也有自己的父亲，自从走上战场，就很少见面。早期林彪对父亲的依赖和信任远不及毛泽东。

毛泽东把最好的机会留给林彪，林彪则给予毛泽东最大的回报。林彪有错，毛泽东为他百般解围。毛泽东需要帮助，林彪从不含糊。从一九二八年两人初次相见，到一九七零年第三次庐山会议，前后一共四十三年，四十三年如一日。不容易啊！

根据斯诺的记载：毛泽东可以当着林彪的面脱下衣服，光着膀子捉衣服夹缝里的虱子，而林彪却感觉有些尴尬。林彪的军人作风，从不在别人面前脱下衣服，总是将扣子扣好，领口从来不在众人面前解开，睡觉时候将袜子压在枕头底下，只为起床时候能有条不紊。从个性上看，两个人相差十万八千里。就这样两个个性相异的人，像磁石一样走到一起。

前面说过，在中共第一代将帅之中，黄埔出身的徐向前和林彪性格有些类似。真正和林彪比较相似的人还是大将粟裕。林彪和粟裕，不仅性格相似，外形也差不多。但是在战场上，林彪比粟裕早熟。粟裕成熟于解放战争，比同龄的林彪整整晚了十几年。林彪早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林彪的黄埔军校经历，另一个则是毛泽东。

二八年四月二十八号，朱毛两只大手在井冈山相握，从此天下变色。握手之后就要分工干活啊。朱德是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陈毅为政治部主任。至于林彪嘛，还是干他的小营长，中层干部，不上不下，可能一次战斗就挂了，也可能一次一次战斗之后升为高干。在那其乐融融的氛围中，林彪是没有机会发表观点的。

六天之后，也就是五月四号，在赣溪河西的沙滩上召开会师庆祝大会。就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见到了林彪。其实早在一九二五年，黄埔第四期招生时，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和毛泽东就号召共产党人去投靠黄埔。林彪正是应召而去的人物之一。蒋介石后来说，黄埔四期的捣蛋鬼最多，那是因为四期中共产党人最多而已。但当时林彪和毛泽东还没有交集。

那是很平凡的一天，那天林彪穿了一件干净的半旧军装，得知毛泽东要来的消息后马上召集部队集合对大家说：“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刚才团部派人来说，毛委员马上要来看我们，又说“毛委员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我们红军的重要领导。我们马上要见到毛委员了，请大家把武器擦一擦，衣服整一整，使毛委员对我们部队有个好印象。”

这就是林彪和毛泽东的初次亲密接触。

这是那个沉默寡言、城府极深的林彪吗？不太像耶！要知道林彪面对蒋介石时都是惜墨如金的。蒋介石比林彪年长二十岁，从年龄上看可以做林彪的父辈。蒋校长问一句，林彪答一句，绝不多说一个字，搞得蒋校长自己都感觉不舒服。

作为部下，林彪和朱德的交流也不多——朱德是慈祥 and 宽厚的。怎么见到毛泽东就来劲了呢？除了毛泽东是共产党的创建者，另一个原因大概是毛泽东创立了井冈山，给了他们一个落脚点。毛泽东秋收起义的队伍，实力远远不如南昌起义的队伍，虽然也损耗不小，但是找到井冈山那样一个支点。这点就比打了败仗的朱德、陈毅领着军队到处跑强很多。

军人总是对强者心存好感。

林彪又说：“毛委员曾说过，我们这支队伍，虽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队伍，但不管是这个军阀，还是那个土匪，只要有枪，就有地盘，就有一块地盘，就有一块天下，我们红军也有枪，也能坐天下。”这种气魄，林彪从未在别人那里见识过。

说到这儿，毛泽东与朱德、陈毅来了，恰好听到林彪的话尾巴，立刻就来了情绪，就问：“那个娃娃是谁呀？”陈毅说：“他就是在敖山庙、来阳城打了胜仗的林彪。”

毛泽东最爱能打仗的人，当时最缺能打仗的人。毛泽东拉着林彪的手说：“你的话讲得很好啊！”林彪听到毛委员夸奖，立马行个军礼：“报告毛委员，我叫林彪。”两人对对方的初次印象极佳，毛泽东充分发挥自己语言上的才华，狠狠地夸奖了林彪，狠狠地夸奖了林彪的部队。那淡定的气势和犀利的言辞给林彪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还不算，毛泽东又与林彪单独谈话，询问他的家庭背景什么的，搞一点人文关怀。不问不知道，一问不得了。原来林彪名叫林育蓉，是林育英、林育南的堂弟。那时候林育英、林育南两人已经是毛泽东的老朋友了。有了这层关系更觉十分有缘。

这层关系给林彪带来无穷的好处。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之后就遇到磨合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肯定会牵扯到用人。朱德带去的人，是职业军人。毛泽东的人，多半是临时招募的，包括改编的袁文才和王佐的人马。比战斗力，毛泽东的人肯定比不上朱德的人。但是根据地是毛泽东开创的，武装割据思想也是毛泽东创造发明的。把井冈山比喻成一个人，相当于是朱德的身体加上毛泽东的思想。以后的人事升迁提拔，同等情况下究竟是提拔毛泽东的老井冈山还是朱德的人，这样就可能造成不愉快。林彪的出现提供了这样一种选择：林彪是跟着朱德上井冈山的，可以看成是朱德的人；林彪跟毛泽东也有关系，给毛泽东的印象良好，也可以算毛泽东的人。一旦有机会，把林彪升上去，两边都可以接受。那是林彪的幸运。

机会来自两个月之后，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当时红军攻打郴州。由红二十九团打先锋，没有攻下。接下来王尔琢又率领二十八团再次强攻，由林彪率领的第一营首先破城。红二十八团是叶挺独立团的老底子，号称钢铁团，从南昌起义开始就是革命的最强力量。井冈山会师之后，依然战斗力最强。团长王尔琢毕业于黄埔一期，军事素质过硬，深受广大官兵尊重。朱德在大庾县整顿时，朱德任军长，陈毅担任党代表，王尔琢则是参谋长，是第三号人物。上井冈山之后，王尔琢也是排在陈毅之后，位居第四把交椅。林彪对这位顶头上司兼学者也没话说。如果王尔琢一直在，林彪的人生轨迹怎么走还真不好说。

历史老人写剧本时，为了突出林彪，牺牲了王尔琢。

二十八团攻下郴州，大家又可以进城打土豪劣绅，吃大米白面，所以很高兴。高兴没有问题，问题是在战场上高兴过头是要掉脑袋的。当时负责全城警戒任务的是二十八团二营，营长叫袁崇全，

就高兴过了头，放松警卫。敌人组织反击，红军猝不及防，失败撤退。

袁崇全担心领导追究责任，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率部叛逃。如果是袁崇全一个人私下跑了也就罢了，他还引诱四个连的人跟他一起跑。红军本来就缺人手，再把精锐的二十八团带走几个连，日子还怎么过嘛？最高领导朱德当机立断，派林彪带着一营去追，无论如何要把四个连的人给带回来。袁崇全叛逃，直系领导王尔琢也没面子，单枪匹马追赶袁崇全。

林彪带着人马很快追上了袁崇全，把他们包围了。袁崇全也不是省油灯，命令部下反包围。双方一场血战即将上演。这时王尔琢也赶到了。王团长充分发挥领导作用，高声喊话，劝士兵们不要受袁崇全蒙蔽，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红军不打红军等等。领导的力量是强大的，一番攻心战搞定了士兵。士兵纷纷放下武器，表示听领导的话。此时袁崇全见事已败露，恼羞成怒，举枪对准王尔琢就是一梭子，然后跑了。王尔琢当场牺牲。整个故事就相当于王尔琢用自己的命换回四个连的士兵。

王尔琢死了，红四军中一片痛哭之声。亲自率部前来接应的毛泽东悲痛异常，连夜赶写了一副挽联曰：

一哭同胞，再哭同胞，同胞今已矣，留却工作谁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平等便甘心。

王尔琢一路走好。

英雄死了，英雄的位置还在，继任者必须也是个英雄。用谁呢，毛泽东和朱德考虑了老半天，决定内部提人顶上，顶上的人正是林彪。几个月之前，他还是一个不坚定的小军官，一转眼就成了红军的顶梁柱。人事变迁之快，也只有在那个时代才有了。

王尔琢之死，不仅造就了林彪的升迁，对林彪的性格影响也是难以形容的。二十八团是当时红军的中坚。团长王尔琢更是军中的顶梁柱。从朱德对南昌起义队伍整编开始，王尔琢就是朱德、陈毅之后的第三把手。即使到了井冈山，也是排在毛泽东、朱德、陈毅之后的前几号人物（当时彭德怀和黄公略还没有到井冈山）。然而王尔琢就那样死了，死在叛徒手中。接替王尔琢的岗位之后，林彪并没有升迁的喜悦，而是异乎寻常的谨慎。原本沉默寡言的林彪，更为沉默了。原本犀利的眼神更为犀利了。顺便说一句，王尔琢死在叛徒手中，也是井冈山整风、抓 AB 团的原因之一。

一九二八年，林彪二十一岁，毛泽东三十五岁。一个锋芒初露，已经投身乱世，准备寻找依靠；一个准备创业，需要人才。两人都准备打出一片大大的江山。从此毛泽东几经起落，终于深深地刻进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林彪也以赫赫战功载入史册。

历史只记得毛泽东提拔了林彪。实际上没有朱德的点头，林彪不可能上升得如此迅速。二十八

团团长，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长，都必须得到朱德的点头。因为当时的井冈山，朱德的威望和实力不次于毛泽东。在用人上，朱德也有过大手笔。上井冈山之前，队伍整顿，陈毅帮朱德干不少事。朱德直接宣布队伍是他和陈毅领导的。当时的陈毅只不过是个书生而已。朱德让陈毅当党代表，是需要很大魄力的。朱毛会师之后，就很少听见朱德的大手笔提拔谁谁谁了。一方面，在谋略的运筹帷幄上，毛泽东确实雄才大略。另一方面，也跟后来的宣传有关系。在林彪这事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虽然朱德和毛泽东共同提拔了林彪，但林彪本人却彻底倒向了毛泽东。

此后的几十年，不管是风雨还是彩虹，林彪都坚定不移地站在毛泽东的身后。毛泽东和朱德发生争论，林彪支持毛泽东。毛泽东被排挤了，林彪仍然支持毛泽东。毛泽东要解决彭德怀，林彪支持。毛泽东要解决刘少奇，林彪支持。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林彪全力配合。同理，毛泽东对林彪也是无尽的耐心，从红四军开始，到红色军团长，到一一五师师长，到第四野战军司令，到接班人。能给的，毛泽东都给了。这一切却造成了九一三那个死结。那是后话。

先谈谈另外一个问题。林彪为啥舍弃朱德而追随毛泽东。

从客观角度上看，朱德对林彪不错。林彪丢了军饷，小命不保，朱德解救了他。林彪开小差，转了一圈回来，朱德收留了他，没有追究。林彪刚刚展露军事才华，朱德冒着别人的闲言冷语提拔了他。这些事中的任何一件都足以使林彪感恩。然而林彪很快倒向毛泽东。毛泽东和林彪有啥关系呢？唯一的关系也就是林彪的堂哥和毛泽东有点交情。就算林彪高升为二十八团长，也是毛泽东和朱德两个人共同决定的。那么林彪为何要紧跟毛泽东呢？为什么？

解释之一：林彪在炼狱之路上的那些齜齜事，朱德都知道。小辫子攥在朱德手里，抬不起头，所以要抛弃朱德跟随毛泽东，另寻出路。——这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靠谱。朱德可以原谅他的那些事，换成别人就不一定。如果是为了那些事，稳妥选择应该继续跟着朱德。因为未来还可能犯错误。犯错之后，在朱德那里得到原谅的机会更大。

解释之二：毛泽东挖朱德墙角。同样不靠谱。林彪当时的分量并不大。而毛泽东给予林彪的恩惠不如朱德多。即使毛泽东想要挖墙脚，也得给他更多的好处才行。实际上不久之后，朱德和毛泽东就前委书记的问题发生了争吵，多数人站在朱德一边，沉默寡言的林彪却坚定地站在毛泽东那一边。

那么究竟是为啥呢？这个要从林彪的性格说起。

前面说过，林彪是那种沉思型的人物，是那种多想多做、敢想敢做的人。那种人都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如果找到一种方式把内心世界释放出来，不管在任何行业内都是天才级别的。生逢乱世的林彪走上了战场。他能找到的唯一释放内心世界的方式就是战争。但是天才之所以是天才，必须有一个平台给他们提供在现实世界中编制梦想的机会。有了平台，他们就能创造很多很多。

那个平台并不需要多少人马，多么强大的武器装备，而是一种自主权，也就是说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三国时代的诸葛孔明，隐居南阳，刘备三顾茅庐之后方才出山，为啥那样做？争取主动权而已。比资源，刘备不如曹操和孙权。诸葛亮愿意跟着刘备，是因为跟着刘备有主动权，可以按照自己的设想行事。深思型的人物，多半是人中精英，需要的不是多少资源，而是没有羁绊。所以诸葛亮选择刘备，因为刘备给他的条条框框最少。跟着曹操，最多就是一个谋士，搞不好脑袋都掉了。跟孙权，还是谋士。只有跟刘备，才是诸葛亮，才能筹谋三分天下。

诸葛亮是政治家。一个天才的政治家需要一个相对温和软弱的主，如刘备；如张居正时代的小皇帝。而军人则不同。天才的军人，背后需要一个雄才大略的领导。没有一个雄才大略的领导，军人难以发挥其特长。

在林彪的时代，军阀割据，天下混乱，军人不愁没人要，但是军阀们也就是拿军人当棋子而已。当时最有夺取天下之气象的是蒋介石。在蒋介石眼中，林彪虽然独特，也就是黄埔精英中的一员而已，所以蒋介石出征时让林彪在家等着。如果蒋介石真的在意林彪，何不在出征之前喊林彪去上班？也就一句话的事嘛。

朱德也是一个英雄豪杰。在蒋介石举刀清党时，朱德参与南昌起义。在南昌起义失败之后，队伍即将溃散之际，朱德挺身而出。然而纵观天下之势，朱德也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他才带着残部在福建、江西、湖南到处转悠，春去冬来，转悠了一年，队伍数次濒临险境，最后还是到井冈山才得以落脚。

毛泽东不同，一介书生，参与创建共产党。共产党没办法时，又站出来搞武装割据。为文滔滔不绝，为武翻云覆雨，不论局势多么险恶，他总有办法出牌，总能临危不乱，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毛泽东对他林彪好像有无条件的信任。出于军人的直觉，林彪从毛泽东那里看到、体验到与众不同的气质，高于蒋介石，高于朱德的气质。

那是什么呢，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一个梦想。

林彪从毛泽东那里看到编制自己梦想的可能性。

所以林彪是属于毛泽东的。

尽管从蒋介石和朱德的身边经过，但是普天之下，能使用他林彪的人只有毛泽东。

自古以来，名将和雄主都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如韩信和刘邦，如李静和李世民，如徐达和朱元璋。林彪和毛泽东也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就像恋爱一样，就是彼此了。

（四）杀气

在林彪那并不漫长、却相当辉煌的一生中，对共和国而言，那些赫赫战功集中在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一九二八年的湘南暴动到一九三七年的平型关大捷，前后大约八年；第二个时期则是在解放战争中，从东北惨败到横扫半个中国，大约三年多一点。两个阶段加在一起，大约十二年左右。十二年的战争，林彪从一个无名之辈成长为名闻天下的天才统帅。

那十二年，集中了林彪的生命精华。那十二年，身材瘦弱的林彪杀气逼人。

当林彪还是连长的时候，他就在三公庙之战中展示出过人之处。

当林彪还是营长的时候，耒阳前后的表现，已经展现出名将的潜质，进攻郴州，又立下头功。袁崇全叛乱，是林彪带人追回了那群人马。那么升为团长之后，有了更强大的队伍、有了更强的战斗力、有了更大的军事指挥权，他又该如何表现呢？当然要表现得更好！

一般来说，新领导上台，特别是同级晋升，要有一段时间的适应期，拉关系、增进感情，最好在一起喝两杯、彼此了解一番。这些林彪都没干，他不擅长搞关系，当时也没时间留给他学习搞关系的技巧，更何况在井冈山也没有那个物质基础。林彪整合部队的方式很一般，就是战争。通过他最擅长的业务赢得部下的认可。龙岩一战，虽然磕磕绊绊，不是特别出彩，但是战略战术目的都达到了，而且让原来的平级、乃至稍高一级的同志都认可了林彪的领导。

然而此战之后，井冈山高层出现了严重的分化。

在苏联学过军事的刘安恭去了井冈山，在井冈山那残缺不全的队伍中推广苏联的军队的制度，导致朱德和毛泽东发生了争执。双方争论了很久，也没有结果，最后一直争论到龙岩开会解决。大会上，陈毅的一番慷慨陈词导致毛泽东第一次下岗。毛泽东下岗之后各项工作都没法开展，大家只好再请毛泽东上岗。毛泽东上岗之后，红军扩编，原来的红四军扩编为红一军团。毛泽东和朱德还是最高领导人。此次争论中，林彪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在毛泽东的推荐下，林彪升为红四军军长，时间是一九三零年，林彪二十三岁。

红四军，是毛泽东和朱德的家底。在军长的位置上，林彪开始书写自己的神话。

与此同时，曾经把林彪同学晾在一边的蒋校长的人生达到顶峰——赢得中原大战。中原大战之后，三十年的军阀混战告一段落，再也没有军阀敢和蒋介石拍桌子。蒋介石的视线终于从党内战友们的身上移开，锁定党外对手——红军——身上，开始了反反复复的围剿。刚刚赢得中原大战的蒋介石踌躇满志，不把那点红军放在眼里，就让小弟何应钦去办事。何应钦也是大爷做派，命令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让他们踏平江西革命根据地，去把红军灭了。

张辉瓒，湖南人，湖南讲武堂和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国军内部算是高学历。军事实践方面，张辉瓒反对过袁世凯，参加过护法战争，是个老革命党，北伐时已经是师长。张辉瓒生于一八八五年，一九三零年带着十八师去围剿红军时，四十五岁，正是军人的黄金年龄。由于他不是嫡系部队，所以摊到一个前锋的活。

按照张辉瓒的资历，如果是嫡系的话，至少也应该是军长了。

一九三零年十二月二十九号，张辉瓒率领十八师师部及两个旅进军龙岗。他本来是打猎的，却一头扎入猎物的包围圈。被包围了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包围了还不知道对手的情况。包围他的人正是林彪，红军战斗力最强的力量。

第二天，红军全线猛攻。张辉瓒的人马很快扛不住了，全线溃败。张辉瓒见大势已去，脱下身上的貂皮大衣，换一套下级军官制服，躲进了万功山东坡的茅草丛中。不是张辉瓒太烂，实在是对手太过优秀，指挥冲锋的那些人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尤其是林彪之后的红四军，埋伏诱惑、穿插、分割、包围、歼灭一条龙全套服务，而且是强制性的，不接受不行。

林彪下令围住万功山，搜山。红四军一战士走运，抢先发现了狐皮大衣，很珍贵，心中一喜，难道中奖了？加紧搜山，在一个山洞前又发现有人影，鸣枪警告。所以说在战场上还是低调一点好，不要穿得过于张扬。那人从洞中钻了出来，高声曰：“不要开枪，我是前敌总指挥张辉瓒，我要找你们的黄公略军长。”黄公略也参加过北伐，估计跟张辉瓒认识。

战士说：“我们是红四军的，军长是林彪。”

张辉瓒大叫道：“我不见林彪，我要见毛泽东先生。”

张辉瓒后来供认：“他不见林彪的原因是怕林彪太年轻、容易冲动，把他枪毙了。”

张辉瓒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承诺不杀他，国民党也在多方营救。但是后来的事还是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张辉瓒怎么也想不到他的生命定格在四十五岁。

不管怎么说，是林彪的人捉住了张辉瓒，也就是林彪捉住了张辉瓒。张辉瓒当时的军衔是中将师长，是整个反围剿之中活捉的最大的一条鱼。张辉瓒被活捉，国共第一回合以共产党胜利而告终。这是林彪的军人生涯中第一笔重要战功。捉住一个张辉瓒在林彪生涯中或许不算啥，但是要明白，那是红军最羸弱的时代。

第二次反围剿出风头的是黄公略，林彪没有特别出彩。经过前两次失败，蒋介石愤怒了，加大了力度。何应钦也没有办法继续当大爷了，亲自出马担任前敌指挥，蒋介石的嫡系也出动了，陈诚、卫立煌等人带领三十万，杀奔江西。

当时红军主力仅三万人马，装备落后。硬打的话，不用脑子想也知道没有胜算。于是红军开始大范围迂回穿插。迂回过程中，林彪指挥红四军跟着部队前后躲闪的过程中，三战三捷，对得起毛泽东的栽培，对得起红军主力的称号。

正是前三次反围剿中的优异表现，一九三二年三月份，年仅二十五岁的林彪再次升职，成为红一军团总指挥，也就是鼎鼎大名的红一军团长，级别上追上了独自起家的彭德怀。在整个苏区时代，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就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两个支架。林彪和彭德怀，号称红军之鹰和红军之狮。鹰，迅捷。狮，彪悍。

级别越高责任越大。对于一个天才军事家而言，责任越大，越能展现出非凡的价值。天才的林彪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展示了自己。一九三二年六月份，也就是林彪成为军团长之后，蒋介石再次调兵遣将。围剿红军已经两年，这个时间中原大战都打完了，损兵折将不说，红军越来越大，蒋校长的脸实在是挂不住，于是亲自挂帅，担任总司令，调集八十一个师，六十多万人，分成若干路杀来。此时毛泽东正经历人生的第二次起落——下岗。负责军事指挥的是朱德和周恩来。具体指挥，还是军团长。

悄无声息之际，林彪带着一军团主力隐蔽集中于黄陂以北，准备中途伏击五十二师和五十九师。林彪不仅仅布置好口袋，亲率战斗力最强的红十一师据守一道山沟，防止敌人逃跑。战斗结果正如剧本写好的：敌五十二师进入共军的伏击圈时，红军冲下去，将敌人分割包围，三小时激战，全歼五十二师，师长李明被击毙；随后，敌五十九师也被共军右翼部队包围，结果还是被全歼。只是写剧本的不是历史老人，而是林彪。

高潮来自陈诚的十一师。国军内部派系林立。有一派叫土木系，土木系的老大就是陈诚。在国军将领中，陈诚是比较有能力的一个人，军政双栖，而且为人相对公正，至少贪污腐败的事情没怎么干，而且试图有一番作为。陈诚起于中原大战，是蒋介石五虎上将之外的新王牌。陈诚的王牌就是十一师。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陈诚的王牌十一师像兔子一样溜到了东坡的草台岗，想要吃几口嫩草，却不知嫩草旁边有猎狗。林彪早已带人在草岗等着了。

林彪指挥红军，以逸待劳，向十一师猛烈冲击。十一师凭借优势装备拼死抵抗。双方战斗异常激烈。在国军增援部队赶上之前，林彪孤注一掷，把预备队给投入战场。十一师师长肖乾在混战中受伤，群龙无首，很快全师被打残。

这是一个标志，即国军精锐部队，在国民党内战中表现威猛的精锐部队，放在国共战争中，竟然被啃得只剩下骨头。此战之后，陈诚心有余悸，感觉无颜面对蒋校长，最后还是新婚妻子（宋美龄的干女儿）涡旋下，才算和蒋介石和解，共同部署第五次围剿。

此战是林彪从军以来打的第一场硬仗，也是整个第四次反围剿的转折点。此战过后，陈诚无心

恋战。蒋介石的整个战场布局被冲垮。林彪的大名从此飘荡在红军上空，成为善打运动战的代名词。

蒋介石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惟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中央苏区的地域扩大到广东、福建、湖南、江西四个省，整个红一方面军发展到十万人左右，赤卫队发展到二十万人。此时中央苏区进入全盛时期，兵强马壮，吃穿不愁。

林彪也成了红一方面军最为闪亮的星星。

这一切说出来或许很容易。还原一下当年的场景：在对手数量、装备占优势的正规军面前，以当地农民武装起来的农民军应战，枪支弹药都要通过缴获，要在适当的地方组织起局部优势力量谈何容易啊！中共历史上有很多次农民闹革命的例子。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闹得你死我活。但是那是建立在武器对等的基础之上，都是冷兵器嘛。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们，最差的情况也就是用锄头对抗大刀，差距远没有土枪和坦克大。而且农民军对官兵时，多数时候是农民群殴官兵。

井冈山反围剿那种情况绝对是个例外。从装备上看：国军虽然跟当时军事强国没法比，但是每个师，特别是进入井冈山围剿的每个师，从杂牌的张辉瓒到王牌陈诚，装备还是齐全的，重武器也有一些；反观共军，基本上要啥没啥，武器来源，一个是土方法，自己搞，另一个就是私下里贩卖，从军阀手里买。等到蒋介石实施封锁，贩卖就很困难。

参战人员说到：朱毛会师之时，也没有几个人，即使在井冈山发展的顶峰，能战之兵也就十来万人。井冈山那个地方，山沟里，也养不了多少兵。

实践经验：这一栏最有疑惑性质。国军的每一次围剿失败，给大家的印象是国军的战斗力不行，总是被伏击，总是被消灭，看起来很蠢的样子；共军很聪明很狡猾，国军进入井冈山的那些队伍，能征善战。然后很容易得出结论，共军的作战经验远胜国军。实际上刚好相反，国军的战斗经验远胜共军。共军进入井冈山的那些人，作战经验最丰富的就是朱德带去的那些老兵。南昌起义的那些人，特别是叶挺的人，北伐第四军，先锋独立团，那是威名赫赫的。然而在南昌起义之后，死的死，散的散，到达井冈山时已经没有什么人了。彭德怀和黄公略带去的人也是正规军，是没有多少实践经验的正规军，而且数量不多。不论是朱毛的红一军团，还是彭德怀创建的红三军团，基本上都是从山沟里增添的农民。二十多年之后，那些农民中的一部分，成了新中国的中层军官。

一九五五年第一次授衔，到一九六五年文革前夕取消军衔，从元帅到少将，一共出过一千六百一十四位将军，江西省最多，一共三百二十五人。也就是说在第一代将帅之中，差不多五个人就有一个是江西人。但是三百二十五个将军中，军衔最高的也就是上将，一共三人，以肖华为代表；中将三十八位，以梁兴初为代表；其余二百八十四位全部是少将，以丁盛为代表。这个事实可以清楚表明共军形成的过程。也从侧面反映出，井冈山时代，共军的作战经验并不丰富，基本上是跟着老兵（后来的元帅、大将、上将）有样学样，现学现卖。反观同一时期的国军，北伐结束之后，又是

蒋桂战争，又是蒋冯战争，又是中原大战，一直在打仗，一直在实践。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规格之高，远胜共军。

在人数、装备、实践经验处于劣势的共军为何可以一次又一次胜利呢？其中的原因到毛泽东篇章里再仔细说。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前线指挥者彭德怀、林彪、黄公略等人非常了不起，可惜了黄公略英年早逝。

尤其是林彪，平时不说话，也不和同事搞关系，总是神神秘秘的。但是只要给他战场指挥权，他总是可以在总体的劣势中找到局部的优势。再把一个个局部的优势累积成大的胜利。他的秘诀在哪里？答案是在他脑袋里。能拷贝出来么？拷贝出来的就是那一次次胜仗。除了胜仗之外，还有一个个预备方案，一个个设想，由于没有实施，后人已经无法知晓了。但是在那些备案和设想中，肯定有不少天才的杰作，都永远地消失了，任凭后人幻想臆断。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思维方式。那些实施之后的战例也罢，未能实施的备案也罢，都是根据现实世界产生的，产生于山山水水间，产生于繁杂的地图上，产生于日夜不停的思索。林彪不爱说话，不搞同事关系；但是他没有浪费时间，吃喝玩乐的事情跟他没关系，甚至连洗澡的时间都没有。环境紧张的时候，他甚至没时间去捉身上的虱子。他干嘛了？他就是在那些山水中实地考察，在对着地图思索军队的调度或武器的摆放。相比去臆断林彪的天才，去猜测那些没有实施的方案，搞清楚他的行为和思维方式更为重要。因为所谓天才啥的都是不现实的，行为和思维是现实的。

当我们考察林彪的行为和思维时，不禁又想起那个已经被重复很多次的話，天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百分之一的灵感。当然咯，可以像天才一样，付出那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但是即使付出那些汗水，也不见得能成为天才，因为那百分之一的灵感同样重要。但是如果没有付出那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最多只能扮演方仲永。但是如果付出了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而最终没能成为天才，也不至于挨饿，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充实的人生而不会因为浪费时光而后悔。

就林彪而言，他付出了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也具备那百分之一的灵感，所以他是个天才，写下了伟大的故事。

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与众不同，能别人所不能。

经过蒋委员长的反复准备、精心策划，加上井冈山内部一系列的因素加在一起，第五次围剿终于成功了。中国共产党经历战略性的失败，开始了战略性转移，也就是长征。在整个长征途中，就整个共产党而言，是巨大的损失，就林彪个人而言，则继续着军事上的辉煌。血战湘江，林彪带着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左右配合，把中央从虎口中捞出来。湘江一战损伤很大，但那不是林彪的错，换成别人，损伤也不会减小。

湘江之后在行军路上，更是一路充当前锋。

在林彪的第一阶段的军事实践中，最后一幕的演出是闪亮的，那就是赫赫有名的平型关大捷。

平型关战斗的规模并不大（属于忻口战役的一部分），干掉的鬼子也不多（千余人），为何会有那么重要的影响？这个答案并不难，很多人都会脱口而出，因为政治。平型关战斗的规模虽然不大，杀掉的鬼子虽然不多，但是因为是抗战以来的第一场胜利，打破了鬼子不可战胜的神话，所以需要宣传。国共两党都需要宣传。国共分裂之后，双方都想宣传自己的抗战功劳，共军赢得了天下，所以更要宣传平型关战斗。这些都是政治因素，也是事实。

但是在政治因素之外，还有军事因素。除了那句笼统的打破鬼子不可战胜的神话之外，各位神奇的专家学者们竟然没有进一步挖掘，咄咄怪事。现代人站在作战电脑旁边一拍脑袋就能想明白的事，当时在战场上混了那么久的国军就想不到？权谋大师蒋介石就想不到？

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回顾一下国民党的内战。蒋介石在东征、北伐、中原大战这一系列战争中，无往而不利。可以说是靠自己杰出的谋略消灭了陈炯明、吴佩孚、孙传芳，打败了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收服了张学良。那些军阀都是一时之人杰，也都在战场上摸爬滚打了半辈子。他们手中也有一些装备精良、训练到位、战斗力极强的王牌（如冯玉祥的十三太保之一的孙连仲在台儿庄的表现），但是蒋介石搞定了他们。但是蒋介石搞不定鬼子。以至于抗战初期，台儿庄战役之前，国军在正面战场憋足了劲，亮出全部家底，也没能赢得一个战役性质的胜利，这些原因会在蒋介石篇章里讨论。就算鬼子在装备和战斗力上占优势，国军完全有能力赢得一些局部胜利的。归根结底，是战略、战术上都有失误。

而林彪带着一一五师第一次上战场就能打赢，遇到的麻烦也不会少。那就看看林彪遇到的麻烦，还有他的应对吧。

（五）断其一指

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又经过一系列的讨价还价，终于暂时把恩怨放在一边，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国民党对共产党说，好吧，现在不围剿你们了。共产党对国民党说，行吧，打土豪分田地先停下来，尊你们为老大。

抗日政策制定之后，共产党自己在洛川开了一个会议，讨论一下之后怎么办。会议讨论了两件事：团结的一件和不团结的一件。团结的一件事：一个稳定的中央军委成立了。之前在井冈山，朱德和毛泽东关于军委问题争吵过，导致了毛泽东第一次下岗，闹得毛泽东心中老不痛快。毛泽东当军委主席，朱德和周恩来为副主席，其它人等是委员。

军委虽然稳定下来，观点却发生了分歧。当时红军刚刚改名为八路军，正要开赴前线，大家讨

论八路军开到前线之后怎么办。军委主席毛泽东发言：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能低估他，轻看他。同日本人作战，不能局限于同国民党作战那套老办法，硬打硬拼是不行的。我们的子弹和武器供应都很困难，打了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因此，我们采用的策略应该是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

毛泽东说：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特别是武装力量，因为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以后，我们还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意思很明显，八路军就那么点人，硬拼可能连老本都没了，也起不了作用。军队开出去之后要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发展实力，实力强大了再去打鬼子，要量力而行。

这个想法固然是好，但是遭到高级将领的反对，主要是彭德怀和林彪的反对。这两位也是跟国民党打仗最有心得，八路军中最有威望的指挥官。他们从军人的视角上看，抗战么，就要打鬼子。打了胜仗，就能提升八路军的威望，就能更好地发展实力。

彭德怀建议：用我军擅长的运动战打几场歼灭战。彭德怀认为：八路军只要有二十万军队，有国民党嫡系部队那样的装备，再加若干炮兵，凭险防守，机动出击，日本人是攻不进山西的。

红军时代，林彪和彭德怀是竞争关系。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想要吃掉毛泽东。彭德怀坚决支持毛泽东。林彪的态度很暧昧。长征结束之后，彭德怀成了林彪的领导，级别高过林彪了。对于日本人，两人的看法非常相似，沉默寡言的林彪甚至表现得更为激进。林彪表示：“内战时期我们可以整师整师地歼灭国民党军队，日本人有什么了不起？可以考虑以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

很明显，以八路军的实力，彭德怀和林彪的观点都不太现实。除非小日本的战斗力和国军一样。但他们都是军人，从军事的角度看问题，不能把政治家那些套路往他们身上套。这个就是洛川会议不团结的一面。

会议开了好几天，因为彭德怀和林彪的坚持，毛泽东把八路军的作战方针规定为：基本的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也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什么是有利条件呢？就看彭德怀、林彪等人的表现了。如果他们能力强，抓住战机，那就是有利条件。这是毛泽东对高级将领搞妥协。不是毛泽东喜欢妥协，没办法，彭德怀是八路军副总指挥，一直呆在前线。林彪的一一五师更是占据八路军的一半力量。如果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毛泽东还有如此胸怀，在原则性问题上适当让步，中国情况应该好很多。从这点可以看出，后来林彪搞出平型关战斗，彭德怀发起百团大战，都是有原因的。

鬼子针对中国的策略就是蒙古人和满清征服中国的结合，第一步搞定东北，然后向华北推进，

然后由北向南。卢沟桥枪声响起之后，鬼子正飞机掩护、坦克开道、钢盔钢甲洋洋得意且杀气腾腾地奔山西而来。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属于中国的中心，战略地位重要，既可以北上也可以南下。国民党也知道山西的重要性，决定来一个太原会战。太原会战的核心则是忻口战役。忻口是太原的大门。忻口以北有两个重要关隘，雁门关和平型关。

为了配合国军正面作战，贺龙的一二零师开往雁门关，林彪的一一五师开往平型关。他们的任务是骚扰敌后，破坏敌人交通线。包括一二九师奔袭明阳堡机场在内，最有代表性的一次行动便是平型关战斗。

林彪还是那个林彪，除了开会，就是整天看地图。在延安看地图，在洛川开会看地图，在山西见国军时还是看地图。一直看地图，谁也搞不清他心里想什么。终于在山西阎锡山的招待所里，他那金锁眉头下犀利的目光停留在平型关。

是的，他做了一个伟大的决定，在平型关和鬼子干一场。那个决定让他一生的光彩增加不少。

林彪带着他的先头部队三四三旅开往平型关。三四三旅，旅长为陈光。陈光生于一九零五年，年长林彪两岁，参加过北伐，湘南暴动时入队，地位高于林彪，曾救过林彪的命。陈光代理过红一军团长，林彪受伤之后，陈光代理过一一五师师长。在东北时和林彪闹了矛盾，解放后和叶剑英也有了矛盾，解放后自杀，死于高岗之前，英年早逝，多活两年至少是大将军衔。平型关战斗的主力就是三四三旅。

林彪做那样一个决定不容易，主要困难有两条。

第一条，负责正面战场的国军情况很不乐观。

第二条八路军上战场的过程中，迎来很多往回跑的士兵。他们是一群奇怪的人，说他们是军人吧，他们并不是上战场，而是从战场上往回跑。说他们是败军吧，还没有真正接触到鬼子，往回跑时还背着很多包裹、老母鸡之类的玩意。上战场是不需要带着包裹或老母鸡的，那些玩意都是抢来的。从哪里抢的？反正不是从鬼子那里抢的，也不是从长官那里抢的，只能从百姓那里抢的。他们不仅自己往回跑，还竭力劝上战场的八路军不要去送死。

第三条严格意义上说，这些人也不能称为国军。真正的国军精英也是打鬼子的好汉。他们的真实身份有一个传统的称呼——兵油子。在中共历史上，兵油子也是一种职业，一种把当兵当成混饭吃的职业。他们存在于乱世之中，却如同官僚一样狡猾，精通各种后退逃跑之诀窍。只要想跑，理由那是现成的。

八路军和兵油子的对话如下。

八路军：“你们为什么退下来？”

兵油子：“日本人有飞机坦克，炮弹比我们机关枪的子弹还多，不退下来咋办呢？”

八路军：“当兵还怕死？”

兵油子：“别吹牛皮，上去试试。”

八路军：“你们究竟打死了多少日本鬼子兵？”

兵油子：“我们还没见过鬼子兵的面哩。”

八路军：“为什么不和敌人拼一拼？”

兵油子：“找不到长官，没有人指挥，打不了哇！”

确切地说，兵油子不能算士兵，只是军阀混战的副产物、衍生品。在抗日统一民族战线之下都成了国军。日后国土陷落，他们都成了伪军。这种兵油子如果在和平时代，可胜任各种职业骗子、牛皮大王、赌鬼、皮条客等各种灰暗的职业。

林彪看到这种情况肯定很受伤。如果是自己人，直接拉去枪毙算了，偏偏兵油子的身份是“友军”，让人哭笑不得。俗话说怕神一样的对手，只怕猪一样的队友，和这种老兵油子并肩作战，呵呵，估计九条命都不够用。为了避开这些大爷传播的负面瘟疫，林彪只好让那个三四三旅择路而走。

第二个困难是领导那关不好过。站在毛泽东的角度来看，拿共产党那点人去和鬼子拼命，实在伤不起，非常不智。所以毛泽东给林彪的指示：不宜打平型关战役。这是从战略的原则出发的。但是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并不了解前线情况。前线的林彪从战术角度出发，给出了五条打的理由：

1、敌人在前进中、运动中、作战中，为我进行运动战提供了良好机会。友军目前尚有抗击敌人之力量，为能得到友军作战良好机会，现在地域为山地，乃求三战役之良好机会，倘过此时机，敌已击破友军通过城市，即较难求运动战、山地战及友军配合之作战。

2、目前军民正指望我军直接参战，如我参战兵力过少，则有失众望。

3、则不能以绝对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

4、目前打胜仗、捉俘虏，提高军民抗战信心、提高党与红军的威信，打了胜仗更容易动员群众于扩大红军。

5、目前如集中一个师以上的兵力于窄陵区域求战，担任是不妥的，但以一个师以下兵力则是需要的，用得开的。目前第一仗应该集中一个师兵力为好，待今后客观情况上失去一个师兵力运动作战之可能时，再分散做群众工作和游击。

这些理由很充分的。总之一句话，要打。

打就打呗。打仗可不是游戏，就算是游戏也是最刺激的游戏：输了，可能命都没了；赢了，对手命没了。上了战场，总有人丢掉性命，只有想办法让对手丢掉性命。

要打胜仗不容易，要打一场意义非凡的胜仗更不容易了，要和一个幻想中国几百年、经营中国几十年、入侵中国若干年而未尝败绩的对手作战更更不容易了。从更大的角度上讲，战争胜负取决于三个因素：战争性质，也就是所谓的精气神，通俗点叫士气；战斗力；指挥官对战争的计算。

从战争性质上讲，八路军也有优势，在自家国土上，大义是卫国，小义是保家。战胜固然光荣，战死亦伟大。

然而战场拼的不光是正义，还有战斗力。就当时双方的战力对比，鬼子在训练上优于八路军；装备上优于八路军；加上那种见鬼的武士道精神，精神上也不弱于八路军。可以说是八路军和林彪遇见过的最强大的敌人。

林彪知道，这是一场不能失败的战役。大道理就不说了，此战打胜，将开创抗战以来战胜日军之先例，那是无上的荣耀；若失败，之前战争中的英明也都是昨日黄花。但是林彪就是林彪，敌人越强，战意越浓。没走上战场，林彪已经把精神意志提升到顶点。

作为前敌指挥官，林彪的任务是：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在天时地利人和等所有有利因素都在自己这一方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雄鹰般的迅捷撕下猎物，然后迅速隐蔽。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超出常人的冷静，精益求精的算计，残酷无情的部署。面对同样的生命，不能有任何怜悯之心，可以有仇恨，决不能被仇恨蒙蔽了眼睛。

天时：不利也有利。

八路军是九月二十四号晚开赴预定战场埋伏的，为了隐蔽，选择了小路走。天黑，小路肯定不好走。偏偏下起了大雨，更不好走了。一九三七年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候的晋西北，到阳历九月下旬已经很冷了，物质跟不上，冷雨夜行军，肯定是艰难的。

李天佑回忆：每个人只得拽着前面同志的衣角，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前赶，一不小心，就会摔倒。行军速度慢下来了。我们希望鸣打雷闪，好趁着霎那亮光放开步子往前跑。最糟糕的是山洪暴发了，而我们却要沿着一条山溪绕过来趟过去。浪涛咆哮，水深齐胸。有几个战士急于趟过去，被水冲走了。战士们把枪和子弹吊在脖子上，手拉着手结成一条坚固的链索，向对岸趟去。九月末，这里已经降霜了，河水寒冷透骨。战士们不声不响地同山洪搏斗，趟过去趟过来，不下二十多次！许多人的牙齿碰得咯咯响，我也感到两条腿麻木了。经过大半宿的艰难行进，我们快赶到目的地时，天亮了，雨也停了。这时我才看清忍受了一夜寒冷和风雨的战士，一个个唇青嘴乌，有的因为摔跤过多，

滚得象个泥人。队伍在公路南的山沟里隐蔽下来，天还是阴沉沉的，冷风腮腮，又不许生火，战士们只有咬牙忍受。

大雨给前去打埋伏的八路军造成困难。对日军肯定也有困难。因为日军的汽车啥的多一点，在雨后的山路上行动起来也不方便。战斗一旦开打，对八路军更为有利。当时这场雨应该不在林彪的计算范围内，他不是三国演义中的诸葛孔明，没有夜观天象的本领。

地利：山地，主战场是一条十公里的山沟，对八路军有利。

八路军就是在山沟里锻炼出来的，啥环境没见过？鬼子主要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离开城市依托和先进装备就玩完。八路军占据高地，俯冲而下。鬼子只能在躲在汽车周围，伺机夺路逃命。

人和：对八路军有利。

这是中国的地盘，八路军在主场作战。想知道主场作战的优势么？李天佑回忆：一路上（行军途中），有多少事情使人激动不已啊！我们每到一地，那些拄着拐杖的老大爷、老大娘，怀抱婴儿的母亲，热血沸腾的青年男女，就悲喜交集地围拢来，询问我们是不是上前线打日本队伍。我们回答说：“我们是八路军，是上前线打日本侵略者的。”他们便转悲为喜，脸上立刻露出希望的微笑，接着便把大量的食品、香烟塞到我们手里。尤其使人感动的是那些东北流亡学生，他们一群群，一队队，冒着风雨挤在月台上，彻日彻夜地唱着悲愤的歌曲，欢送我们上前线。每逢火车进站，不等车停稳，他们便拥上车厢，拉住战士的手，哭诉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这些远离家乡、到处流浪的青年人，生活本已濒于饥寒交迫，但是他们还要把自己仅有的一件大衣、一条围巾或一副手套送给战士。有的搜尽腰包，尽其所有，买了馒头、烧饼送来，表示自己对抗日战士的一片热忱。目睹国家受辱、同胞流离失所，谁不义愤填膺啊！战士们挥舞着拳头高呼：“头可断，血可流，宁死不做亡国奴”

他们是一群热血之人，也是一群理智之人。并非只会空喊口号。比喊口号，那些兵油子比谁喊的都响。他们在高喊之余，还可以在冷雨夜走向预定战场，还能穿着一身湿衣服趴在凉风习习的高地上，一动不动等着猎物进入陷阱，然后再扑上去咬着不放。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注定在战斗中死去，依然毫无怨言。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英雄，是一个英雄的群体。

八路军经历了艰难行军，惹了一肚子火气，正准备干死鬼子，以逸待劳，出其不意。在全面抗战的氛围下，只要走上战场，就是影响。打胜了，还可以继续当英雄，当然是豁出去往死里打。战场上就是这样，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勇敢的军队存活下来的概率更高。

鬼子远道而来，没有意识到已经有人在山沟里等着，依然叽里呱啦，洋洋得意。历史上，日本长时间对中国是充满敬意的，长期跟在中国的屁股后面学东西，学很多东西，从制度设计、到文化

传承、到衣食住行。在鬼子的生活中，从文字书写到穿衣服，处处是中国人的痕迹。然而中国没落之后，鬼子想到的不是知恩图报，而是想把中国征服，去继承伟大东方文化创造者的地位。

从清末抗日援朝失败以来，日本人开始牛气哄哄。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开始看不起中国。侵占东北的成功，日本把中国设定为征服对象，然后侵蚀华北。七七卢沟桥事变以来，日本疯狂进攻中国，很快占领平津，出河北，穿过河南，直逼中国的核心地带，书写了日本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刻。这个过程中，他们没有失败过。他们也不相信失败就在眼前。

进攻平型关的鬼子，属于板垣第五师团二十一旅，一共四千余人。板垣是个中国通，基本上参与过鬼子在中国干过的、再干的、将要干的所有坏事。早在战争爆发之前，他就徒步勘察过进军路线。知道平型关一带重要，但防守薄弱。所以想要快速抢占平型关，直插太原腹背。正是因为板垣战前勘察过地形，心里有底，才会搞出来几千人的冒进。板垣以为他的对手只是晋军，他没有计算到林彪已经在极端恶劣的情况下迂回到平型关等着他。

在武器装备极端劣势的情况下，必须克服艰难条件下（冷月夜）行军，并且让部队趴在寒冷的山地整天不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做到这些比战斗本身更困难。

类似的战术，后来国共内战时，共军发挥到极致。之后又在抗美援朝中接受检验。

按照国共双方事前扯皮，平型关一战为国共联合作战。林彪带着一一五师，以陈光的三四三旅担任主攻，以徐海东的三四四旅辅助。国军方面第七十一师、新编第二师、第八独立旅一部协同作战。现在大家的印象是平型关之战是一一五师伏击鬼子的一个运输大队，实际上不是那样的。按战略计划是，国共双方约三个师伏击板垣第五师团二十一旅的那四千人（三个大队），只是后来出现了偏差。

战斗从共军阵地上打响的。

鬼子的运输大队进入那条山谷中，鬼子们还在哇哇乱叫，完全没有意识到四周阴冷的山坡上有一群潜伏了一天的中国人。所以当枪弹倾泻而下，鬼子洋洋自得的表情僵硬在脸上。原来他们并非不可战胜，并非牛气哄哄，只是没有打到要害而已。只要把他们打痛，他们也会像所有遭受打击的可怜虫一样，哇哇乱叫，仓促应战，在混乱中求生存。

板垣师团的鬼子已经习惯了中国军队的溃散。然后他们接受地盘，抢劫、强奸、放火、偷盗展现鬼子的本质。他们想不到竟然有人敢于主动伏击他们。

鬼子更想不到，给他们这盘大餐的设计者，是林彪将军。这是现在写在史书上的设计，查一查史料就能得到的。平型关之战，原本还有另外一种设计，把附近四千鬼子全部干掉。

林彪整日整夜看地图、看地图、看地图。看地图有啥妙用？还是用林彪自己的话作为解答吧。

林彪说：指挥员必须熟悉地图，要经常读地图。熟读地图可以产生见解，产生智慧，产生办法，产生决心和信心。在熟读地图的基础上，要亲自进行实地勘察，核正地图，把战场地形和敌我双方的部署都装到脑子里，做到闭上眼睛，面前就有一幅鲜明的战场图景，离开地图也能指挥作战。

据他的警卫员回忆：看地形回来，人累得不行，一躺下就睡着了。半夜醒来，发现师长还没有睡，他的眼睛紧盯着地图，锁着眉头在沉思。那一刻，我觉得师长的影子是那么巨大。

是啊，巨人之所以是巨人，不是因为高大的躯体，而是强大的精神意志。

战争开打以来，由于长时间的高度紧张，林彪睡得很少，精神衰弱，需要健脑器辅佐。林彪当时才三十岁，正值壮年，还没有受伤，精力鼎盛之时，可见压力之大。

天才，百分之九十九是汗水，这话没错。

不仅是林彪高度紧张，中间的李天佑，也是猛人。之前湘南暴动就跟着林彪，之后决战东北仍然跟着林彪。平型关前夜，依然紧张难免。他去看望林彪之前。林彪刚刚设想好战术的最后一招：用四挺重机枪封锁鬼子的退路。林彪把整个战局思考了好几遍，觉得没啥遗失部分了，才放松了一下，在炕上睡着了，健脑器都没来得及从脑袋上摘下。尽管他不喜欢睡北方的火炕。

李天佑看见领导睡着了，不打算惊动林彪。其实战术都布置差不多了。但他的脚步声还是惊醒了林彪。其实李天佑并无见林彪的必要，战术已经布置停当，无变化。但他就是心绪不宁，想见一见林彪。

林彪醒来，也没有要说的，只是说：“按照原定计划来，有变化我一定会通知你们。”

李天佑觉得心里踏实了，还回。

大战之前压力在所难免。能扛住压力的才是真英雄，被压力压垮的是狗熊。多当几次狗熊就变成了兵油子。从这个角度上看，那些兵油子并非天生就是兵油子，而是被他们的领导、那些平庸无能的军阀给领导成了兵油子。所以说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名将更难求了，因此毛泽东才会在林彪身上花费那么多心血。

李天佑走后，林彪没能入睡，又看起了地图。

不错，林彪正对着地图给鬼子烹饪大餐。他像一个烹饪大师那般把大餐当成艺术搞。只不过他的原材料不是柴米油盐，而是战场位置、战斗力、武器装备、进攻时机的选择。烹饪是一门艺术，战争是一门更高的艺术。

在战争这门艺术中，追求永无止境。林彪把平型关一战搞得很好了，战斗的大致过程和设想的基本一致，但是并不完美：有两点林彪没有想到。一个是鬼子的战斗力。鬼子虽然乱，虽然被包围

分割，成为板上鱼肉，却并没有任人宰割。如果说这个是因为对鬼子的了解不多，另外一个疏漏就显得很扎眼了。

战斗打响之后，形势对八路军非常有利。李天佑正在谷地里指挥自己的部队向鬼子进攻，突然有个参谋招呼他，说首长让你去见他。李天佑一口气从谷地跑到后方的山坡师指挥部里见到林彪。林彪看着气喘吁吁的李天佑说：“沉着些。敌人比较多，比较强，战斗不会马上结束的。”很显然，林彪把李天佑从战场召回并不是只说这些。

此时鬼子已经度过最初的惊慌，正利用汽车在公路上的有利位置顽抗，并组织兵力抢占有利地形。林彪接着说：“你们一定要冲下公路，把敌人切成几段，并以一个营抢占老爷庙。拿下了这个制高点，我们就可以居高临下，把敌人消灭在沟里。”

至于切割敌人，是事先预定好的，正在进行中。林彪是要让李天佑派一个人占领对面的老爷庙高地。为啥呢，很简单，林彪漏算了对面那个高地。因为鬼子如果抢占了对面的老爷庙高地，最坏的结果，他们也可以退守到那里，固守待援。如果战局发展到那个形势，缺乏重武器的八路军想攻下高地是非常困难的。平型关战斗必然成为一场遭遇战，说好听点是击溃一部分敌人，仅此而已。

李天佑顺着林彪的方向说：“看，有几个鬼子正在往老爷庙爬呢！”

林彪说：“是啊！你们动作要快，慢了是不行的！”

李天佑说：“明白了！”

林彪说：“好，去吧，要狠狠地打！”

高手一点就明。李天佑立马派三营冲向老爷庙。幸好鬼子不太懂山地战争，没有立马拼死去占领老爷庙高地。老爷庙落到八路军手里。等到鬼子反应过来，全力进攻老爷庙时，八路军已经在高地上架好了机枪。

整个战术布局，老爷庙是个遗漏，算是一个小小的遗憾。但是平型关还有更大的遗憾，就是国军没有出战。如果另一侧的国军出战，鬼子三个大队四千人估计走不掉几个。那样的话就变成国共联合消灭鬼子。那样就可以增加双方的相互信任。可惜的是国军没有出击。另外，如果两军足够信任，林彪完全可以改变战术设计，用一一五师歼灭那四千鬼子。

可惜，双方杀伐十年，信任只在口头上和字面上，心里没有。正因为国共双方的不信任，平型关之战才变成如今的样子，一一五师两个旅伏击并歼灭鬼子的一个运输大队，那是彼时彼刻能取得的最小战果。

——可惜！可惜啊！

甲午战争之后，鬼子之所以敢一步步挺近中国腹地，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四分五裂，内战不断，不能凝成一股绳。抗战爆发之后，名义上只有一个中央政府了，依然不能凝成一股绳。不仅国共两党戒心难消，即使国民党内部也叽叽喳喳、争吵不休。不仅国民党内部，连国民党中央军都无法统一步伐。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黄埔学生汤恩伯在黄河一边和板垣师团血战，黄河南岸的黄埔教官蒋鼎文竟然视而不见，等到鬼子绕过来，蒋老师一夜之间逃跑几百里。

如果中国能够真正做到万众一心，所谓抗战，何须八年？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遗憾，战斗还是胜利了。国军没有出兵，胜利完全属于共军。平型关之战，也成了抗战的一次经典战役。

整个平型关战斗，规模并不大，歼敌千余人，不算多；自身损失也不小，七百余人。但是结果相当积极。因为此次战斗把一个运输大队的鬼子消灭干净，是一场漂亮的歼灭战。如果说在遭遇战中打掉一千鬼子，也许算不了啥，算是伤其十指。但是把一部分鬼子给歼灭是另一回事了，属于断其一指。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或许感觉有点遗憾，但是那就是林彪的风格，稳中求胜。赌徒可以选择一时痛苦，战场统帅要为战士的生命负责。他没有拿整个一一五师去冒险。那是无数次生死之中磨练出来的谨慎。

此战的最大意义就是：告诉当时所有中国人，鬼子也他娘的肉体凡胎，可以被歼灭！

正因如此，林彪的大名一夜之间传遍华夏大地。各种恭维，各种慰问信，各种荣耀都来了。然而林彪没有因此而喜悦。他依然不去搞人际关系，依然紧皱眉头，依然在沉思。因为他体会到鬼子的战斗力，预感到接下来战争的艰难性。

——他干什么呢？写总结报告。

那份总结报告写了不少，什么提高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威望啊什么的，都是虚的，没啥实际价值。国军将领每一次战争之后也会如此写。不同的地方在于最后个人感悟的那部分。

林彪写到：在这次初步与日寇交锋的战斗中，我们更获得了不少抗战的经验。这不但值得八路军全体指战员与战斗员学习，我也愿意把它贡献于全国的抗战的“友军”与一切抗日的民众，作为对今后抗战的认识。据我个人在这次战斗中所感觉到的是：

一、一到山地战，敌人的战斗力与特长均要大大降低，甚至于没有。步兵穿着皮鞋爬山，简直不行，虽然他们已爬到半山，我们还在山脚，但结果我们还是先抢上去，给他一阵猛烈的手榴弹，他们只好像滚罗卜一样地滚下去了，炮兵则难于运动与找阵地。坦克车呢，有些地方简直使它英雄无用武之地。飞机的作用也不大。

二、敌人轻视中国军队，成了习惯，便由骄矜而疏忽，不注意侦察警戒，不爱做工事，打起仗

来，先让飞机和大炮显神通，等到猛攻时，他们的步兵连阵地也不爱占领，只荫蔽在沟内休息。这样的敌人，当然便利我们袭击，所以我们这次一切布置得妥妥当当，向他们开枪了，冲锋了，他们才知道。

三、敌人不仅是弹药要靠后方输送，连粮食都要靠日本送来。他们的后方线已扯长有千里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把他们后方线一切断，他们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可以弄得他们进退维谷。所以发展游击战在敌人后方活动是非常重要的。此次平型关战斗，我们正是派了一部分人在敌后路上阻滞其增援部队及粮食供给，最近又占了浑源、广灵等县。

四、利用敌人攻击友军阵地时，袭击敌人侧后方，这是最好的战法，比在其中和刚到阵地而未站住脚时去袭击还要好些。这次就是利用敌以全副兵力注意对付友军时，突然在他们的后方大打起来。

五、为了避免他们的炮兵和飞机，战斗开始后要迅速接近敌人，投入肉搏，连续冲锋，使敌人的炮不好放，要放就连自己的队伍也遭了殃。

六、友军在战斗中的配合，实在太差了。他们自定的出击计划，他们自己却未能遵守。你打，他旁观，他们时常吹牛说要决战，但却决而不战；或向敌人打而又不坚决打，他们的部队本来既不充实，在一个突击中，却以区区的八个团兵力分成三大路，还留了总预备队，而每路又相隔十多里或二十多里，这样不仅缺乏出击力，而且连被我们打败了而退下的敌人他们碰着了，竟不但不能消灭之，反而被这些突围的敌人冲坍了，他们的指挥真笨极了，特别不能真正了解与运用在战役上与决战的地点与时机集中绝对优于敌人的步兵、炮兵、飞机以猛攻敌人。

七、敌人实在有许多弱点可为我乘，但敌人确是有战斗力的。也可以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斗中还不曾碰到过这样强的敌人。我说的强，是说他们的步兵也有战斗力，能各自为战，虽打败负伤了，亦有不肯缴枪的。战后只见战场上敌人尸体遍野，却捉不着活的。敌人射击的准确，运动的荫蔽，部队的掌握，都颇见长。对此种敌人做战，如稍存轻敌观念，做浮躁行动必易受损失。我们的部队仍不善做疏散队形之做战，特别是把敌人打坍后，大家拢在一团，喧嚷“老乡！缴枪呀！”——其实对日本人喊“老乡缴枪”，不但他们不懂，而且他们也不是老乡——这种时候，伤亡往往很多。在“抗大”的军事教育中，特别要教育干部了解正规战斗中的战斗队形之运用。

八、日兵至死不肯缴械，一来因日本之武士道教育，法西斯教育，同时也因他们对中国军民太残暴，恐怕中国人报复，但最主要的，是过去“华北军队”对日军俘虏政策之不正确，采用野蛮的活埋、火烧、剖肚等办法。故我们今后须加紧对日本士兵的日文日语的政策宣传与优待俘虏。

九、夜袭是战胜日寇的重要作战手段。敌怕夜袭，他们的技术威力一到夜间有的竟至全无作用。我们要努力，非常努力地去学习夜战，以此为特长以战胜日寇。

十、我八路军在目前兵力与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后方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方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

十一、“中央军队”如果还是守着挨打战术，便真糟糕透了。他们对主要点应坚工固守，而不应到处守，应行决战防御与运动战，应集中优势兵力、飞机、大炮于决战点。至于他们军官的调动，政治工作的建立和对群众关系的改善，都是他们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的军事技术，特别是战斗员与班排连长的技术与战术教育，实在还须大大的努力。过去大半年，部队虽然得到了休息整顿的机会，在风纪、礼节与正规化上进步很多，但对战术训练还很差。今后应努力加强这方面的教育。

（六）一颗子弹引起的突变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五号之后，林彪名满天下，那时离他三十岁的生日还差好几天。按照当时的势头，林彪本应该在战场上大显身手。民族危机当前，林彪也想尽平生所学，多打点鬼子。然而搞笑的是，此后八年，林彪却离开了战场，再没能打鬼子。直到国共内战兴起，林彪才重新听到那熟悉的枪炮声。

林彪为啥要离开战场呢？只能说是一个误会——误会来自友军的子弹。

事情的经过大致如下：二月中旬开始，鬼子第二十师团由祁县向晋西南进攻，先后侵占介休、孝义等地，国军退向晋南和黄河西岸，吕梁部分地区成为敌后。林彪带人到灵石、孝义以西地区作战，阻止鬼子西进，并动手创建敌后根据地。二月二十六号，鬼子第二十师团一部南下占领隰县。次日，鬼子的一零九师团西进，威胁陕甘宁黄河河防，陕北、风陵渡、潼关危急。二月二十八号，毛泽东紧急指示林彪：“你率陈旅全部应即改变作战计划，迅速以一部控制大麦郊、水头、川口、石口地区，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巩固战略枢纽。主力转入隰县、午城、大宁地区，寻机作战，相机消灭该敌。”

根据这一指示，一一五师迅速向晋西南挺进。当时是春天，晋西南山区早晚多雾，云烟笼罩。当地流传民谣曰：吕梁春多雾，闻声不辨物；只听耳边响，不见眼前过。

三月二号清晨，大雾来袭。林彪率部驻扎在附近，事先已与驻扎该地的阎锡山的第十九军警戒部队取得联络。诡异的是，阎锡山部第十九军没有及时通知后面的阵地哨。战争时期，军队效率如此之低也太扯淡了。

俗话说得好：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对高手而言，强大的对手可以激发强大的战斗力；窝囊废的队友只能让你吐血。林彪对鬼子还可以应付，但他万万没想到，打鬼子的梦想会葬送在大雾中，葬送在友军手里。

当时共军的条件非常艰难，战略物资基本上靠缴获。平型关一战，共军缴获不少。部分人穿着缴获来的鬼子的军大衣，林彪也是其中一个。大雾之中，阎军哨兵隐隐约约看到一支穿着鬼子黄呢军大衣的队伍赶过来，便误以为鬼子来了。愤恨之下，直接开枪。然而他们没有想到，打中的竟然不是鬼子，而是打鬼子的英雄，林彪。

林彪骑马走在最前面，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中弹落下马来。子弹从右肋进，由左侧背穿出，伤及肺部和脊梁骨，幸未中要害。

林彪受伤的消息惊动了延安的毛泽东，他让陈光代理一一五师师长，让罗荣桓担任政委，让林彪赶紧回延安治病。蒋介石也写了亲笔慰问信，情真意切，把林彪感动一把。阎锡山是老脸丢完，队伍打鬼子不力不说，行动效率如此低下，可悲空叹。

最有趣的是卫立煌。卫立煌当时是第二战区司令兼前敌总指挥，跟共军合作，名义上还是林彪的上司。卫立煌专门去慰问林彪。行至半途，他突然下车，对部下说：“快搜搜荷包，看有没有钱？我今天忘记准备犒金了。”国军盛行有犒赏和送礼的风气。比方说打胜仗要有奖金。按当时不成文的规定，一个师长受伤，礼金通常要高至数千元。众随从把口袋搜遍，也只有六百元钱。钱太少，丢面子。后来还是秘书出主意：看望林彪时探询他需要什么。卫立煌见到林彪之后，嘘寒问暖。林彪表示他本身没有什么需要，就是部队缺弹药。卫立煌也够意思，第二天回到西安，下令拨给八路军步枪子弹一百万发，手榴弹二十五万枚。那些都是八路军紧缺的。那大概是林彪受伤给八路军带来的唯一好处了。

延安的医疗条件不怎么样，中共决定让林彪到苏联疗养。那个伤到神经，到苏联也没能痊愈。林彪在苏联相当于虚度光阴。苏联的林彪干啥呢，除了关于军事上那些不切实际的传说（如斯大林要用几个师换林彪），唯一真实的东西便是感情上的挫折。就是和张梅的感情结束，追求孙维世不成功。

等到再次回到中国，等待林彪的不是战场。当时国民党在正面消极抗战；共产党也没有力量走上正面。没有力量走向正面战场的共产党在延安搞整风运动。不管是消极抗战的国民党还是积极整风的共产党，都在保存实力，为之后做准备。

所以林彪没有机会走上战场，只能跟胡宗南谈谈，跟戴笠谈谈，代表毛泽东去延安和蒋介石谈谈。都是谈话，无聊，扯皮，毫无意义，浪费时间。这些前面都说过了。林彪就那样无所事事。也不能算无所事事，他可以去抗大罗嗦一通。当然他又重新找到一个老婆，那就是叶群，一个志大才疏、心比天高的女人。

谈判也好，罗嗦也罢，感情生活也好，对绝大多数人而言都是很美好的。对林彪也是美好的，但是林彪可以有更美好的事去做，那就是上战场。终于林彪再次走上战场，开始军人生涯的第二次

光辉耀眼的实践。只不过这次实践的对象不再是鬼子，而是之前的上司卫立煌，是黄埔师兄杜聿明，是师弟廖耀湘，是校长蒋介石。

三、决战东北

（一）历史背景

在中国历史上，东北是一块宝地，满清统治中国之后，称之为龙兴之地。

东北的传统意义，不仅只有东三省，还包括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草原，有辽东、满洲、关外等多个别称。呼伦贝尔草原上的牧民、黑土地上的农民、深山里的猎户都给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增添了丰富的笔墨。

——那是一个英雄的舞台，许多堪称人中之龙的英雄人物在那舞台上翩翩起舞。他们的舞姿就是抄起马刀往南冲，冲击南方的农耕文明。

远古时代就很多花花故事，什么匈奴、柔然、鲜卑族那些好汉们，骑着马、拿着刀敲一敲醉生梦死的中原皇帝的家门。伟大的大唐帝国之后，塞外的人杰们愈来愈强悍。

第一个惹得中央帝国惊惶不安的同志叫耶律阿保机。耶律阿保机和他英雄的子孙们走出东北苦寒之地，挺进到黄河流域，建立显赫一时的辽帝国，用自身的蛮勇冲击日益精确完整却渐渐失去活力的中华文化。随后的完颜阿骨打和他的子孙建立了大金帝国，重复了辽帝国的老路，只是更为强悍，消灭了北宋，锋芒逼近长江流域。

唐帝国之后，文官制度日益稳固，中原农耕地带尚武精神日渐式微。来自塞外的那些人，如耶律阿保机和完颜阿骨打的家人，不管他们是在黑土地上耕地，还是在深山里打猎，还是在呼伦贝尔草原放牧，生活条件都极为艰苦。冬天零下几十度，喝口水都困难。还要跟各种野兽作战，弄不好都被吃了。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极度匮乏，吃口饭还要手抓。骑着马往南去多方便啊，南方气候温和，物质丰富。而且南方的军队战斗力不强，比草原狼群深山里的猛兽温柔多了。打仗比出差还悠哉。所以中国历史的大统一，总体上都是由北向南。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进入广袤的呼伦贝尔草原之前，也不是那么强大。呼伦贝尔的水草养肥了蒙古的战马之后，成吉思汗和他的粉丝们进入无敌开挂模式，终于搞定了农耕文明。明帝国好不容易再次恢复农耕帝国文明。之前建立金帝国的女真人中，有一个叫努尔哈赤的同志再次重复了祖先的故事，骑着马，挥舞马刀，向南去。他和他的子孙们比前辈更为英勇，首先搞定了东北，趁机入关，一统天下。

冷兵器时代大概就是这样。东北总是战争的最前线，大部分的不安定因素都是从哪里起来的。在冷兵器之后，日本人崛起了。他们的崛起并不是因为自身创造了文明，而是更换了老师。跟着黄皮肤的中国老师学习了上千年之后，换成了白皮肤的欧洲老师，从那里学到了现代工业。学成之后

开始一统东亚。想要一统东亚，首先要征服中国，于是日本人变身为鬼子，来中国烧杀抢掠。蒙古和满清成了鬼子学习的榜样。鬼子首先学习满清，第一步搞定东北。通过搞死好汉张智霖，糊弄张学良之后，终于得手。接下来鬼子学习蒙古征服中国的路线而没成功，最终退回到那狭窄的岛上了。

鬼子滚蛋之后，东北成为一个黄灿灿的、香味四溢的大蜜桃，国共两党都想去摘。在此之前，不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势力都没有延伸到东北。张学良东北易帜之后，东北名义上归国民党，但实际控制者还是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张学良在东北失败之后，东北彻底落入日本人的手中。随后一连串的战役，东北军基本瓦解了。蒋介石从来没有控制过东北，远在西北的毛泽东也盯着东北。

毛泽东明白，只有搞定东北，共产党才可以真正站稳脚跟。关内的根据地虽多，但都在国民党的包围之中。而且在关内也不好跟国民党争抢，因为关内那些地方，在鬼子进来之前都是国民党实际控制的。鬼子走了，又把它们交给国民党。只有东北，是真空，而且在那里有明里不偏不倚，暗地里偏向共产党的苏联红军。

于是毛泽东使出了他的杀手锏：把林彪重新放上战场。

一九四五年十月，林彪去了东北，去到那个耶律阿保机、完颜阿骨打、努尔哈赤等人兴起的地方。但是林彪和他们完全不一样，他们是在本地闹革命，林彪则是名将出关。历史上，名将出关的故事很多：卫青、霍去病出塞外击匈奴；李靖出边关击溃突厥；蓝玉出辽东击溃北元；孙承宗、袁崇焕外出守辽东。林彪和他们还是不一样，林彪出关是闹革命。

（二）国际背景

北京就是美国和苏联，通过二战基因突变的北美野牛和北极熊。

鬼子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但是整个世界并没有因此而清静，因为中国没有清静。因为中国历史上，强势的时候，都是一个政权，一个领导，所谓天无二日。鬼子投降后的中国，有两个党派，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两个领袖，蒋介石和毛泽东，他们是有机会照耀中国的两个太阳。

不管中国人多么渴望和平，不管美苏如何斡旋，都是没有用的。那是中国数千年的文化沉淀决定的。所谓民主共存，并无多少根基和市场。想要真正的民主，必须强势之后。贫苦落后的民主，更像是自我安慰。如果中国想要重新强势，势必有一场血拼。

当时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蒋介石更为耀眼一点，所以蒋介石认为他就是中国未来的太阳，他要带领国民党压倒毛泽东带领的共产党。

鬼子投降之后，内战已经定了。但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把责任推给对方，国共两党还是上演了和谈的双簧戏。蒋委员长三番几次发电报给老对头毛泽东，说什么兄台啊过来谈一谈吧，看看这天下

究竟应该怎么办。这个场景对历史比较短暂的国家，比方说美国人，看起来比较欣喜。因为和谈成功，国共两党搞竞争，中国成为一个山寨版的美国，对美国显然非常有利，所以马歇尔先生不辞劳苦跑到中国来当和事佬。如果搞成功，将来中国大选，两党争相讨好美国，对美国太好了。

然而美国人不知道，在中国历史上，这一幕早在两千年前就上演过了。当年项羽邀请刘邦去喝酒，就是这么一出。

蒋介石在重庆没有上演项庄舞剑那一出，是有原因的。当年的项羽有主宰天下之势头，彼时的蒋介石也有主宰天下之势头。当年项羽的势头完全靠自己挣得；蒋介石的势头则需要看别人的脸色——就是北极熊苏联和北美野牛美国。

一切谈判的目的都是利益，攫取利益的基础是实力。蒋介石之所以把毛泽东叫到重庆去谈判而不是毛泽东叫蒋介石去延安，不是因为蒋介石这个人比毛泽东牛，而是因为他占据了全中国的大部分地盘，他的军队比毛泽东多，他的军队的装备比毛泽东的军队好，他想通过谈判吃掉毛泽东和共产党。

蒋介石之所以有如此优势，是因为他是中国抗战的最高领导。然而打鬼子并非中国人在搞，还有北极熊和北美野牛。要先说一说蒋介石和两头野兽的关系。

国共合作，抗战开始。当时二战还没有全面爆发。苏联第一个给中国支持，前两年就给中国大约两亿美元贷款，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那些钱都给了国民党，而非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共产党。而且派了军人帮助中国，一部分人死在中国。老奸巨猾的斯大林同志当然不是对蒋介石有啥特殊的好感，形势使然。

当时正是世界法西斯势力的鼎盛时期。希特勒在欧洲虎视眈眈，正准备东砍西杀，最终必然会扑向苏联。日本侵占东北后，一直策划进攻苏联。如果德国和日本东西两面进攻苏联，那么苏联的处境将相当不妙。战略利益考虑，苏联需要有个比较强大的中国，在远东抗衡日本。在中国境内谁能做到这一点呢？斯大林看好的是蒋介石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当时共产党未成气候，而且不是以工人为基础。斯大林看不见中共的前途。

同一时期的美国人在干吗呢？在发大财。中国八年抗战的前四年，美国人和日本人搞军火交易，不断增强对日输出废铁、汽油、棉花、橡胶等战略物资，在中国军民的鲜血和白骨上发大财。美国人的这个做法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想把日本的侵略引向北方去搞苏联。日本一开始也想搞苏联，结果碰壁了，开始南下，搞到美国头上。美国人也开始帮助蒋介石，给钱给枪给装备。

因为在欧洲战事结束之前，美国计划在日本登陆，估计会有巨大伤亡，就想借助苏联的力量搞日本。在雅尔塔会议上，北极熊和北美野牛搞了一个秘密交易，暗地里把当年沙皇在东北的特殊权

益移交给苏联，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苏联人也是那么干的，彻底摧毁了日本关东军。

蒋介石看见雅尔塔秘密协议之后，心里对北极熊和北美野牛分别骂了好几句娘希匹，脸上还要对两只野兽笑脸相迎。因为他希望北极熊能睡一会，希望从野牛那里多要点钱和装备。

这一幕重演了一战之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被德国把在山东的特权移交给日本那耻辱的一幕。但是蒋介石也没有办法，他还是得从北美野牛和北极熊中间选择一个当大哥。他选择了北美野牛。因为蒋介石要统一中国，北美野牛希望出现一个亲美的中国政府，愿意帮助蒋介石；北极熊不希望看见一个统一的中国，从抗战时期支持蒋介石转而战后支持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支持国民党，可以拖住日本。现在支持中共，可以防止中国独立统一。

在斯大林看来，一个独立统一的中国对苏联非常不利。

在斯大林看来，中共没有机会统一中国，所以他选择支持中共，耍了蒋介石。斯大林支持中共，只想中国一直处于分裂状态。一个分裂的中国对苏联是有利的。但是斯大林支持中共也是暗地里的，因为他拿了蒋介石的好处。

蒋介石看见雅尔塔秘密协定，骂了娘希匹，然后就冷静下来。冷静下来的蒋介石派他的外交部长王世杰去莫斯科交换文件，在那些以雅尔塔协定为蓝本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外蒙古问题之换文》上，逐一签了字——从此外蒙古完了。

蒋介石不想这么干，然而有心无力。正如当年袁世凯不想要二十一条一样。没有力，也就没有理。

蒋介石这么干的目的：中共即便不和苏联闹僵，苏联也受到掣肘，他尽可以放手打内战，消灭共产党之后再干别的。倘若苏联不守规矩，老大哥美国自然不会袖手旁观。蒋介石看来，美国就是保障。然而蒋介石又错了，苏联从来不想和美国闹僵，也从来没想过和他蒋某人决裂。他们只打算暗地里偷偷地帮助中共而已。他们那样做，美国也没辙。因为美国人和苏联人都是一路货色，都是那种可以为了利益不擦屁股的货色。

当时在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是美国。它在东亚掌控着话语权，是国民党和蒋介石的老大哥，美元和装备源源不断地送给小兄弟。

美国扶植国民党，却不希望蒋介石继续搞独裁。因为从抗战的时候来看，蒋介石并不是那么听话。那时候蒋介石的对面还有强大的敌人，美国人手中有蒋介石需要的战略物资。如果蒋介石一旦独裁成功，而又在失去敌人的情况下，控制起来不容易。所以他们希望国共谈判，把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留下来，作为一个棋子，一个牵制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工具。

但是共产党毕竟是倾向于苏联的，意识形态上是和苏联一路的，所以不能让共产党强大。如果共产党强大，势必也要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控制。正因如此，抗战末期，美国人在华北四处设置防火墙阻击共产党的势力，比方说马克阿瑟下令鬼子只能向国民党投降。要不然的话，以当时的局势看，整个华北都会落到共产党的手里。

因为美国人担心，共产党强大会刺激蒋介石，难免会逆反，和苏联走近什么的。所以美国人要玩一种高难度的平衡，把共产党保留下来，又限制其力量。最理想的方式是共产党在国民党领导的政府下制造杂音。

正是出于这样一个目的，所以才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威望崇高的马歇尔将军一边跑来中国呼吁和平；一边游说美国总统派船把国民党远在大西南最精锐的大兵运到东北，派飞机把国民党远在大西南最优秀的指挥官运到东北。那些人恰好是中国最精锐的部队——缅甸远征军。

既然美国人不希望蒋介石打内战消灭共产党，蒋介石怎么敢一意孤行呢？原因很简单：在中国蒋介石实力最大，美国想要一个亲美政府，除了蒋介石别无选择。这叫物以稀为贵。

但是满船满船的国民党大兵只能在秦皇岛登陆。摊开地图看看，往东北运兵的最佳落脚点是营口。从营口登陆，直接切入东北腹地，很快就能开到沈阳。其次是大连，从大连上岸要多走点路。如果营口和大连没法走，第三个选择是葫芦岛。葫芦岛已经在关内外的咽喉之地锦州以南了。要从葫芦岛切入东北腹地，必须经过锦州。秦皇岛还在葫芦岛南边，已经在关内了。可以说是最烂的一条道。从秦皇岛出发，要经过葫芦岛，过了锦州，才算进入东北大地。难道美国和国民党那些人才看不出来？当然不是。因为当时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是一群惹不起的人——苏联红军，他们刚刚歼灭了日本关东军，杀红了眼，战斗欲望还没消退，战斗力还在顶峰。

蒋介石部署好了之后，派遣以熊式辉为首的同志去接收东北地盘，结果地盘没接到，只接收到墙壁，碰得满鼻子灰。

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蒋经国，向苏军总部交涉，要求协助接收中共在东北各地建立的政权。按道理说大家已经是盟国了，雅尔塔秘密条款咱也忍辱接受了，这点忙应该帮吧。苏军玩起了高尚曰：这些政权是中国人民自己建立的，行政接收是中国内政，苏军不便于预。蒋经国提出派人到吉林、沈阳、哈尔滨视察，请苏军协助。苏军说去吉林可以，去沈阳和哈尔滨无法保证安全。

然而蒋经国他们很快就离开了，因为发现，给他们站岗的警察，竟是万毅的“东北挺进纵队”的八路军！惊骇之下赶紧脚底抹油。

蒋经国同志如此，军人杜聿明又如何呢？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八号，《双十协定》两周之后，杜聿明飞抵长春，会见苏军老大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洽谈接收东北事宜。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下回顾

了战争情义，客套一番之后干正事。

马琳诺夫斯基的蓝眼睛里笑语盈盈，说的比唱的好听：“我们苏联始终要同中国人民友好的，苏中友好关系，我深信是永久的，因为我们早就有了杰出的孙中山和列宁他们两人的友谊。杜将军带领中国军队接收东北的领土主权，苏军很欢迎，你们从海路、陆路来，我们都欢迎。”

杜聿明趁机提出，请苏军在营口（东北最佳登陆点）掩护国军登陆。马林诺夫斯基表示完全同意，不仅如此，还画了一幅苏军位置图，写明苏军营口警备司令及掩护国军登陆要旨，送给杜聿明。临别时分，马琳诺夫斯基一再表示，欢迎杜将军早日再来长春，苏中共同携手合作，两国人民过和平生活。氛围好到不能再好。

作为国家高级将领，杜聿明常常和美军打交道，美军将领的骄横跋扈深有体会，没想到这位苏联元帅如此和蔼可亲，简直是原版的山姆大叔啊。

杜聿明感慨良多，愤愤然为苏军抱不平曰：都说对苏外交棘手，扯谈！

然而六天之后，杜聿明带着马林诺夫斯基的“联络图”，乘坐老大哥美军战舰“脱罗尔号”驶进营口港后，却发现苏军已不知去向，中共已经接管营口，正在进入阵地，准备用枪炮欢迎他，杜聿明发现被耍了，咬牙切齿曰：这个姓马的俄国佬！呵呵，杜聿明先生，马琳诺夫斯基并不姓马。

营口不行还有大连。国军曾试图经大连进入东北。苏军说大连是商港，允许军队登陆就违反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国军企图在葫芦岛登陆，也同样受阻，而共军就可以从那里进入东北。最后可怜的国军去东北，营口不能走，葫芦岛不能走，大连不能走，只能走通往关东最远的一条路，秦皇岛。秦皇岛向北，一路向北，枪炮开道。那个郁闷啊，莫提了。

还有更郁闷的呢！军队还没有运完。南京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喊口号曰：“苏军必须立即撤出东北”；拉条幅越：“苏联等于德国加日本”。国民党认为苏联人一定想方设法赖在东北不走，本想借此给苏联施加压力，以便顺利接收东北。哪知道斯大林老奸巨猾，顺势突然下令苏军撤退，把国民党闪了个倒憋气。八路军则一口气填补苏军留下的真空。蒋介石又被斯大林闪了一下腰，早饭差点喷出来，只好再骂娘希匹。

杜聿明和国军将领们想不到的是，苏联人捣鬼反而成就了他们在战争初期的风光。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们指挥精锐部队从秦皇岛出发，一路北上，把林彪逼到墙角。

东北争夺战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在国民党和蒋介石看来：占领东北就可以从关外进来，南北夹击山东、华北的共产党，然后把他们压缩到西北，聚而歼之。

在共产党和毛泽东看来：占领东北就可以从关外进来，上演由北向南统一中国的传统节目。

林彪就在双方的节点上。

（三）林彪的班底

鬼子投降之后，国共开始谈判。上面谈判，下面小动作不断。

虽然经过两千年的演变，虽然没有项庄舞剑，虽然没有一系列的刀光剑影，虽然签订了《双十协议》，但中国人没有变。桌子上在谈判，下面打得不可开交。国民党进攻八路军的根据地自然不消说。共产党也没有闲着，也开始紧急部署。

一九四五年八月份开始，中共中央军委接连发布七道命令，命令晋察冀、冀热辽解放区的八路军部队向内蒙和关外进军；命令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率部迅速向辽宁进军；命令东北地区的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人各率所部进军东北城市。此外，中共中央还决定派万毅率足够组建一百个团的干部先行奔赴东北开辟地方工作。短短的十个月内，中共中央派往东北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多达二十人，大名单：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李富春、李立三、张闻天、蔡畅、林枫、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陈郁、云泽(乌兰夫)、肖劲光、万毅、吕正操、古大存。

看看这些人，个个文武全才，搞根据地建设，搞群众运动，搞经济建设，都是好手。

彭真，白区工作的标志性人物，善于和各种力量沟通，正因如此，东北局第一任一把手就是他。只因战争需要，才换成林彪。

罗荣桓，军内政工标志性人物，有他在，军内思想工作不愁搞不好。

陈云，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标志性人物，后勤工作的好手。

高岗，西北根据地建设的标志性人物，全才，能人。

李立三和张闻天，党的早期领袖，能力和威望都没得说。特别是张闻天，本是国际派的人物，有他在，和苏联沟通没有问题。

黄克诚和谭政，也是军内大名鼎鼎。黄克诚在红军时代就是红三军团的标志之一，抗日战争期间在苏北搞得也不错，全力抵制延安整风。谭政和罗荣桓的功能一样。

刘亚楼，战争能量没得说。

其他人也是能力过硬，风头正劲。这些人物出马，那意味着要大干一场。正因如此，新四军的标志性人物——陈毅对毛泽东表示愿意去东北。如果说陈毅是因为延安整风运动搞得有点情绪低落，那看看许世友吧。

许世友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海运总指挥，山东那边的八路军和战略物质都是通过许世友的手从海上运往辽西葫芦岛的。几万部队运完了，许世友本人未接到出发的命令，急得乱转。最后实在憋不住了，找到即将北上的肖华：“现在往东北运兵，看样子东北要打大仗，我求你让我跟你们一起到东北去。”肖华笑说：“你一个大司令，怎么能说走就走？”许世友立马瞪眼睛说：“那有什么！你随便给个官当当，官大官小无所谓，只要有仗打就行。”肖华劝道：“你别乱弹琴了，几万部队渡海，没有你许司令，船从哪里来？棉衣从哪里来？”许世友粗中有细，已经作了准备：“船和棉衣都安排妥当了，没有我，别人一样指挥。实话告诉你，我已经给自己准备了一套黑棉衣。”肖华见他犯了倔劲，安慰道：“我也是刚接到开赴东北的命令，没准你那套棉衣还能派上用途。”话说到这份上，许世友只好心有不甘地嘱咐道：“那好，我就耐心地等吧。”一直等到东北解放，许世友也没接到去东北的命令。

许世友没有去成，很多人去成了。比方说肖劲光、邓华、李天佑、丁盛、钟伟、黄永胜、李作鹏等四野赫赫有名的战将。那些中央委员，加上这些战将。如果在和平年代，这些人可以构建一个政府了。可惜那是战争年代，他们只能组成一个戏台，等待主角登场。

主角，自然就是自己人眼中的战争天才、敌人眼中的战争魔鬼，离开战场七年的林彪同志。抗战八年，林彪休息了七年。七年了，终于再次闻到战场的味道，终于再次听到枪炮声，那是最为动人的乐章呵。

林彪就是一个为战争而生的人。历史上有很多为战争而生的名将。当他们统兵在外独当一面之时，除了排兵布阵，都要操心很多事，粮草啊，后勤啊什么的。林彪是个例外，他只需要对着地图思索排兵布阵，其它事一概不管。因为有人替他管。

（四）一张流血的谈判桌

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非常有意思，双方领导人一边坐在一起，彼此表达尊重，互赠敬意，笑容可掬，为众人羡慕之对象。举手投足间风度翩翩，谈笑之间决定无数人的生死，乃至一个民族的命运。他们为和平坐在一起，然而在另外的地方，他们最忠实的追随者却在用最残酷的方式互相厮杀。

一个地方是不流血的战争，另一个地方则是流血的政治。在重庆没谈拢的事在东北谈。在重庆没能流的血，在四平流了。四平，国共争霸之中第一块流血之地。

最初的东北真的很乱。乱，不只是战场上那种枪炮编制的乐章，而是最庸俗的那种，乱哄哄的，说不清楚。国民党理论上从苏联人手中接管大城市，共产党人则在苏联的帮助下占领许多地方。很多地方，名义上是国民党的，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就为这事，国共双方扯不清楚。即使是《双十协

定》之后，仍然扯不清楚。既然用口水无法解决，只能用拳头咯。

蒋介石让杜聿明指挥国军从秦皇岛一路往北，去争夺地盘。毛泽东的代言人林彪自然不同意，要好好谈谈。因为他们动身去东北比较早，道路更近，而且有苏联人暗中递送方便。实际上地盘大部分落在共军手上了。

谈判的最好地方应该在三海关和锦州一代，那里是东北的大门。共军要想独占东北，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国军挡在大门之外。共军也想那么干，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共军虽然比国军早那么一点，但主要是靠十一路公交车开过去的，跑到东北两条小腿子已经发酸了。而且去东北的人虽多，还没有沟通好，配合不默契。而且最高统帅林彪已经离开战场好几年了。初来乍到，兵不知将，将不识兵。林彪想和杜聿明谈谈，也没辙。因为没资本。谈判是需要资本的。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战场，把弱肉强食推向极致。其实林彪也努力了，比方说在秀水河子和沙岭，也谈了，不成功。

杜聿明一路北上，从锦州开往沈阳，再从沈阳北上，路过铁岭，再向北，到四平。

四平位于东北平原腹地，沈阳、长春之间，位于东、西、南、北满的十字路口，咽喉要地。作为东北平原的核心地带，又是著名的粮食集散地。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要打仗先要填饱肚子，要填饱肚子就要有粮食。东北平原就是填饱肚子的保障。要控制东北，必须控制东北平原，首先必须控制四平。

四平本来被国军接收了，但不是正规军，是一些地方部队和伪军。共军去东北自然不买账。于是勇猛强悍的钟伟同志一天便拿下了。由于守敌太弱，此战并不具备参考价值。共军拿下四平之后，相当于拿下一个谈判桌，觉得可以好好谈谈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三令五申告诉林彪：要在四平好好谈谈。

共产党本来要独霸东北，有了东北相当于有了一块永久的根据地。现在国军推进到四平，东北差不多丢了一半。如果再把四平丢了，休说独霸东北，就是在东北立足都将成为一场空。所以在四平要好好谈谈。如果谈判成功，还能保住北满，然后再图发展。谈判不成功，那只能重新开始从头再来了。

四平很重要，重要得要命，要了很多人的命。

从南昌起义开始，共军就在山沟里转悠，红军时代在山沟里转悠，八路军还是在山沟里转悠，绝大部分的光辉战例都是借助山地搞的，布口袋阵，藏头露尾，迂回、伏击啥的，基本上不玩正面攻防。不是不想玩，而是没装备、没人、没技术，玩不起。然而四平，在平原上，既没有山体密林做掩护，也没有迂回穿插的余地。只能挖战壕、修碉堡，面对面地搞，仿佛之间又回到李德的时代。

那一次也是这么搞法，结果搞得很惨，险些把身家性命都搞丢了。这一次会怎么样呢？

城市攻防，拼的不再是机动灵活和智慧，而是武器装备和技术。这些恰好是共军的弱项。国军早已轻车熟路。他们在大西南，在缅甸，靠着那些美国货把鬼子给玩得哇哇乱叫。

林彪也不想四平和学长杜聿明谈判，还发过那封著名的电报：毛主席：敌人和谈是个阴谋。蒋介石企图利用和谈，在关内停战，调集精锐到关外大打，先解决东北，再像磨盘那样南北夹击我们。恐怕还是得立足于打，立足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是我对和战的根本性意见，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

林彪和毛泽东风风雨雨几十年之中，出现过多次不和，有且仅有这么一次——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

但是没办法啊，战略问题不是他说了算。打四平是战略问题，战略问题由中央和毛泽东说了算。正如第五次反围剿时，林彪也不想那么干，同样说了不算。

一九四六年四月六号，毛泽东给林彪发电：

（一）集中六个旅在四平地区歼灭敌人，非常正确，党内如有动摇情绪，那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希望你们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复肉搏战斗，歼敌北进部分的全部或大部，我军即使有数千伤亡，亦所不惜。去年邯郸战役，刘伯承、邓小平所部历时十日，伤亡八千，率获大胜，可为借鉴。

（二）本溪方面亦望集中兵力，歼灭进攻之敌一个师。

（三）上述两战如能打胜，东北局面即可好转，国民党军现有之七个军，包括九十四军及姜鹏飞伪军在内，此两部或则不全，且包括云南龙云部及其他次等部队，大有文章可做。如我能在三个月至半年内，组织多次得力战斗，歼灭进攻之敌六至九个师，即可锻炼自己，挫折敌人，开辟光明前途。为达此目的，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要有决心付出此代价，才能打得出新局面。而在当前数日内，争取四平、本溪两个胜仗，则是关键。

（四）各军区后方剿匪与发动群众斗争，一刻不能松懈，望同时严督实行。

这封电报就是战略，要搞一场流血的谈判。十二天之后，也就是四月十八号，谈判开始，一直谈到五月十八号。如果林彪坚持不谈，毛泽东也没办法。四平之所以谈了那么久，流了那么多血，是因为，在四月十八号那天，林彪的东北联军有了大的收获，攻占了长春。

长春是北满一个标志性城市。拿下长春意味着很多，意味着北满的主动权，意味着牺牲是值得的，意味着拿下大城市也是可以的。所以在四月十八号那天，林彪给中央发电报：

（一）长春攻占意义甚大。

（二）敌新一军三个师，七十一军两个师正向四平进攻，现一个师已被我大部歼灭，另一个师被我歼灭两个营，我方伤甚大（开原起义约四千人）。敌昨日已直接开始攻四平，我守军决战至最后一人。

（三）望令攻长春之杨国夫部、曹里怀部及第八旅等有战斗力的部队星夜南下，至四平急进，决不可以攻长春伤亡与疲劳而有所影响，否则对大局极不利。

（四）长春只留少数部队保卫城市。

一句话，请中央放心，这场谈判我林彪接下了。

尽管如此，谈了几天之后，林彪有发现不对路。因为谈判对手太强大了。

对手是谁呢，主要就是鼎鼎大名的新一军和新六军。如果按照战力排的话，在国民党内部，新一军和新六军绝对前五，而且很可能排进前三。这两支军队就是中国远征军的基础，在缅甸和鬼子谈判时也是不落下风，后期反攻，更是把鬼子踢得屁滚尿流。另外还有七十一军，虽然名气不如新一军和新六军那么大，绝不是善茬，特别是军长陈明仁，简直就是林彪的克星。一年之后，林彪休整完毕进攻四平，在陈明仁手下吃足苦头，这是后话。

谈判开始时，国军先出招，出动新一军和七十一军主攻四平，新六军和五十二军攻打本溪。本溪是另外一个战场，在沈阳东偏南一点。但共军主守四平，本溪是次要战场。本溪的作用是，一旦战争打响，如果国军全力攻击四平，共军可以出本溪而威胁沈阳，是四平的策应点。在阵地攻防情况下，保留一个策应点，也算是留点机动灵活的余地。

然而国军出两个拳头，一个拳头砸向本溪，而且效率惊人。由于四平共军实力较强，又有林彪亲自坐镇指挥，防守没有问题。本溪则不同。一开始面对熊式辉那位政治将军还能撑住，真正的将军杜聿明上任之后就不行了。本溪陷落，四平也就失去了策应点。剩下的就是实力说话了。

与此同时，四平也谈开了，新一军和七十一军火力更为猛烈。首先是飞机轰炸，然后是炮轰，机枪手榴弹啥的，跟老美是一种装备、一个模式。至于效果嘛。由于共军极为顽强，暂时还没啥进展。

但是林彪的日子极不好过。因为大家没有见过那种阵势。当年鬼子也没有那种阵势。而且作为土八路的过来人，没有任何对付那种阵势的经验，连修碉堡都是按照记忆中鬼子的模样修建的。之前土八路和鬼子干，主要是在华北平原。鬼子为了搞封锁，就把碉堡修得高一点，视野好一点，也不用担心被袭击。因为土八路既没有飞机也没有炮。现在土八路变成东北民主联军，修的碉堡也是高高的，没有考虑到对方的炮火。

事实无数次证明：模仿别人是要付出代价的。新一军和七十一军火力全开，炮弹是一打一个准，很少落空。

林彪一看不对劲，又给中央建议，意思是说敌人很强大，这里谈判对咱们不利，要不咱们不谈了。另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我们做东，才约杜聿明好好谈谈。

四月二十七号，毛泽东致电林彪：林彪同志：一、四平守军甚为英勇，望传令奖励；二、请考虑增加一部分守军（例如一至二个团）化四平为马德里。

马德里是啥地方？看过中学历史的都明白，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耗时最长、战况最为惨烈的城市保卫战之一。从三六年到三九年，差不多持续三年，死人车载，流血斗量。

林彪接到电报之后压力可想而知，电报翻译过来就是：林彪同志啊，谈得不错，我们在精神上支持你，谈还是要继续谈，不谈不行。

没有办法，林彪必须使出浑身解数谈下去。林彪的指挥所就在四平附近一个中学教师家：内外观看与周围民房一致。屋子里最显眼是墙上挂在一副地图，那是以四平为中心的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地图上挤挤匝匝的红绿色小旗象征着林彪的思维运转。他可以看地图，也可以观察战场情况。

林彪把毕生所学拿出来，制定了如下计划：用主力部队在四平跟郑洞国（孙立人当时不在，郑洞国率领新一军）和陈明仁死磕；派三纵去布口袋阵，去狙击新六军和五十二军。如果林彪能占优势的话，这个战术就是围点打援。现在被动挨打，只能说是不得已而为之了。至于是否凑效，那只能祈求上天保佑了。

在四平，国军可以用飞机大炮把共军轰个稀烂。但是轮到国军冲锋时，共军又从废墟里钻出来枪战或者肉搏。这一幕简直就是未来朝鲜战场的前期彩排。

战争打成这样，双方都很诧异。

共军：国军啥时候这么猛了？不解！

国军：共军不是喜欢跑着打捉迷藏吗？怎么这一次如此不要命？不解！

不解归不解，谈判还是要继续的。大家在谈判上发挥智慧。啥智慧呢，就是挖战壕。而且双方都在挖战壕。国军挖战壕，是为了迫近共军阵地，减少冲锋距离。共军挖战壕是为了阻挡国军的坦克来回晃悠。对共军来说，挖了战壕，上面盖上铁板，相当于地堡，还能阻挡国军炮火。国军虽有坦克却没法集团冲锋。

这样来来回回的拉锯中，双方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都是同胞的尸体，都是同胞的血啊！在自己的土地上，自己的同胞流血，何苦来哉？然而没办法，那是中国的传统节目。

归根结底，还是四平太重要了，大家都伤不起啊！共军想依靠四平守住满北，进而在和蒋介石的谈判桌上多争取利益，进而组建联合政府。国军想在四平摧毁共军，进而在和共产党的谈判上占据更大的主动，让共产党放弃军队。

更为伤不起的还是共军。因为国军从沈阳伸出两个拳头，四平只是一个，另一个在本溪。廖耀湘的新六军砸碎了本溪之后，杀奔锦州而来。途中需要闯过两关。

如果说第一流的统帅有啥不同，那就是局势不管有利还是不利，都不忘计算。作为共军统帅的林彪，左半脑用于在四平死磕，右半脑则在计算新六军。他本来派一个纵队去打狙击的。但是狙击却是与众不同的：在新六军前来的路上布置两个口袋阵。确切说应该是个迷魂阵。打狙击的是三纵队，指挥官为韩先楚，为林彪手下王牌。不久的将来，韩先楚的三纵将成为赫赫有名的旋风部队，横行天下，罕逢敌手。

林彪让三纵去部署两个口袋阵，实际上非常清楚，单凭一个纵队无法搞定新六军。只能延迟新六军的推进。并且在新六军推进的过程中给予打击。如果有足够的实力，一个口袋就能吃掉新六军。没有那个实力，就是想新六军突破第一个口袋时会掉以轻心，趁机咬它一口，最好把它咬疼，疼到不敢往四平推进。然而他错了，错得很严重。

在国军队伍中，新六军不但火力超强，兵源素质也是非常高。当年远征军组建时，就有很多大中学生报名参战，后来朝鲜战争也是如此。新六军的成员文化在高中以上。要知道那个年代遍地是文盲，斗大字能认一箩筐就算秀才了。一个军都是高中文化水平，那是相当不容易的。而头头更是一头狮子，廖耀湘，后面再介绍他。

五月十四号，新六军的六十五团进入林彪的口袋。战斗开始了，试探性冲锋之后。团长李定一开始指挥用优势炮火配合国军冲锋。那群高素质的国军相当勇敢。在炮火的掩护下，端着冲向前方，前面的士兵被共军打倒了，后面的踩着尸体继续冲，冲不上去时，就伏在战友的尸体后面射击，消灭对方后，再冲。

如此一通之后，六十五团打破了口袋阵。后经过审讯俘虏，廖耀湘发现六十五团击败了林彪的三纵，自然非常得意。然而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人马上联想到：按照共军的习惯，林彪在这么有利的地形上只放一个纵队，表示手上拿不出更多的兵。既然一个纵队挡不住一个团，既然拿不出更多的兵，那就表示通往四平的大门敞开了。于是廖耀湘传令全军，向四平全速前进。

五月十八号，新六军攻下四平共军防线右翼的要地——塔子山。

此时林彪明白，继续在四平谈判，除了增加流血之外不会有别的结果。谈久了，把自己的一世英名都葬送了。因为这种谈判方式是孙立人、廖耀湘、陈明仁等人擅长的，不是林彪擅长的。林彪

擅长另外的谈判方式，在野外，而非坚城之下。

此时林彪明白，要扭转不利局势，必须改变这个事态。具体方式还是先行撤退，再另选一个时间地点，邀请国军的同志们来谈。

——撤！

撤退之后，林彪给中央发电报，说不要再坚持了。毛泽东终于改变了策略。

四平谈判了一个月，共军付出了惨重代价：黄克诚之三师七旅，原为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部队，四平撤退时只剩下三千人，失去战斗力；万毅之三师，原一万三千人，只剩四五千，失去战斗力；一师梁兴初部，还剩五千人，保持战斗力；邓华部一旅伤亡相当严重，失去战斗力；二师罗华生部伤亡较大尚保持战斗力；还有三师、八旅、十旅、杨国夫部队等，都打得疲惫不堪和受到较大损失。而且，损失的绝大多数是参加抗日战争在无数次战斗中幸存的共军骨干，是共军基层官兵的精华！

加上同时期进行的本溪保卫战，损失应该在一万以上。

这些是看得见的数字。这些数字又带来一连串连锁反应。那些反应恰好决定了未来的东北局势。

（五）对手

林彪在四平失败，实际上只是一系列失败的一部分。从四平撤退之后，一路向北，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实际上共军比国军先到东北，并且得到苏军的暗中相助。国军从秦皇岛登陆之后，一路向北，一直到松花江。也就是说东北决战一开始，国军前进，共军撤退。在整个解放战争中，那都是最大规模的撤退。

撤退的原因是双方面的，一方面是共产党到东北时间短，还没有站住脚；另一方面，当时国军气势很足。他们刚在西南和鬼子较量完毕，把鬼子狠揍一顿，气势高昂。而且军队的指挥官非常牛。具体说呢，就是杜聿明、孙立人、陈明仁、廖耀湘、郑洞国，他们几个是国军少壮派，抗战和内战的中坚力量。作为战争的另一方，也应该介绍一下。

说起林彪在战场上的对手，首推杜聿明。因为东北国军最高指挥官就是杜聿明。国军最初在东北的辉煌就是在杜聿明手中取得的，从秦皇岛到锦州、到四平、到沈阳、再到松花江。那段时间，杜聿明都是最高指挥官。

前面在淮海战争中介绍过杜聿明，这里再补充一点。

毫无疑问，杜聿明也是精英，黄埔军校的代表人物。跟着蒋介石混的大部分黄埔学生中，就数胡宗南和杜聿明混得最好。杜聿明和林彪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个人都是比较纯粹的军人，都是为战争而生；都是沉默寡言，不怎么说话，而且相当斯文，堪称儒将。

和林彪一样，杜聿明也很瘦弱，一米七的个头，放到现在怎么说也得一百二十斤吧。身为国军高级将领的杜聿明才还不到一百斤。肯定不是营养缺乏的问题，而是操劳过度。和林彪一样，身体不好，进东北时就是带病之身，咬着牙挺到秀水河子，等战斗结束，就撑不住了。二月十八号，乘专机飞北平，割去左肾，未等彻底痊愈，就又匆匆飞临东北战事前线。

当时的情况是，国军在四平和本溪两个方向攻坚均不利。特别是政治将军熊式辉，亲自指挥国军攻打本溪，在优势情况下丢人现眼，赔了夫人又折兵。但熊式辉是东北老大，杜聿明也不敢对他说不行，只好劝大当家回沈阳大营休息休息。

杜聿明拖着病体到前线，听到枪炮声编织的交响乐，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对普通人而言，那是死神催眠曲，对将军而言，那是天籁之音。枪一响，上战场，啥病都不是病。

杜聿明怎么不去四平和林彪对战一场呢。原因很简单，不需要。本溪的共军实力较弱，击溃本溪共军，不仅能解除沈阳的威胁，还能抽出一个军（新六军）去增援四平，那时候四平将不战而胜。事实也确实如此。

对杜聿明而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搞定那一战之后，可以向熊式辉证明自己，让熊式辉自知之明一点，少管点军事，让他大展身手。毕竟杜聿明才是老头子主打东北的王牌，熊式辉只是老头子政治上的亲信而已。

然而对于一个统领一方的将帅而言，一城一地之得失并非是衡量其成功的标准，攻城略地那是将官的功劳。比方说攻占本溪，廖耀湘功不可没，攻占四平则是郑洞国、孙立人、陈明仁等人的功劳。对统帅杜聿明而言，关键要看战略谋划。

四平战役接近尾声，蒋介石派白崇禧去东北视察。白崇禧传达了蒋介石的意思：和平压力大，不要搞太猛。杜聿明从前方军人的视角上给出自己的看法：第一，攻击四平的目地，就是为了击败共军主力，一举收复长春、永吉（即吉林省）。如果不乘胜追击前进，必将前功尽弃。第二，停战后，我军整补，共军也会整补。而共军扩充非常迅速，我军却不能尽量扩充。鉴于从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到锦后奉命停止前进，到今年三月底为止，这四个月之间，共军兵力增加了一倍多，我军当时以两个军可以顺利打到锦州，而现在有七个多军却到处被共军牵制，尚不能顺利打下本溪、四平，说明停战是对共军有利而对我军不利。第三，现在命令已经下达了。大军作战收回成命不是那么简单的，中途变更部署也是很困难的，反而引起部队的疑虑混乱，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第四，长春为东北首府，永吉小丰满水电站为东北的动力资源，一举收复，在政治上影响很大。在军事上，可与共军隔江（松花江）对峙，形成天堑，对我军有利。在经济上，可以依靠小丰满的电力，供给长春、沈阳、鞍山等处用电，发展工业。否则，小丰满电站被共军控制，东北用电都成问题。

应该说这样一番言辞非常有见地。而且杜聿明基本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把共军赶到松花江以北，

隔江对峙。那是杜聿明一生最为得意的时候。他那面黄肌瘦的脸上泛起了红晕，如同陷入恋爱中的修道院女生。对军人而言，战场就是最好的恋人，胜利就是最优美的情书。

可是几个月之后局势就变了。杜聿明在松花江以南布防守土。林彪在江北休整之后终于亮出闪亮亮的战刀，下江南、保临平把杜聿明折腾得狼狈不堪。

此后杜聿明再次病了，那个自以为得到爱神青睐的幸运儿悲催地发现，原来那只是一个短暂的媚眼而已。从临平再往回赶，如同去时那样，只是主客移位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陈诚的插手。因为陈诚插手，松动了国军的战略部署，林彪抓住缝隙，一连串漂亮的组合拳，打得国军满地找牙。从此之后，战神就抛弃了杜聿明，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失败。东北失败了，又去整淮海战役，结果把自己整成了战俘。

杜聿明的才华是有的，要不然也不会得到蒋介石的青睐。相比之下，同一届的陈明仁成名更早，却没有杜聿明爬得快。为啥呢。说白了，很简单，杜聿明对蒋介石的意见是毫无保留的接受，不管是对还是错。

作为黄埔一期的精英，杜聿明注定在蒋介石的目光中。抗日战争中，从淞沪会战开始，杜聿明表现很不错，官阶一路上升。巅峰时期就升到新到第五军军长，第五军是当时国军中第一个机械化军。杜聿明带着那个军赢得了昆仑关大捷，名动天下。

蒋介石为了开辟国际补给线，派遣中国远征军。杜聿明的第五军就是主力。第五军里面，最著名的是戴安澜统帅的二零零师和廖耀湘的二十二师。后来由于多种原因，远征军第一期溃败。杜聿明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带着第五军往回赶，结果在野人山中白白损失数万人，包括民族英雄戴安澜。杜聿明的伤病，估计也是在野人山中落下的病根。

杜聿明带着第五军残部回国之后向蒋介石检讨说：“这次作战失败是学生指挥无能，未能完成任务，为国争光，请校长处分。”换成一般人估计大为光火。要知道第五军是当时唯一的机械化师，蒋介石的命根子，杜聿明带着残部回来相当于从老头子身上割肉。盛怒之下把杜聿明给劈了都有可能。

然而蒋介石展现了超人的政治智慧：不仅没有处分杜聿明，反而擢升他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总司令之职。在这事上可以看出蒋介石用人之手腕，和当年毛泽东安慰西征惨败的徐向前是同一个路子。这么一手之后，杜聿明对蒋介石更加死心塌地，感激涕零。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蒋介石心理的盘算竟然是：解决龙云。杜聿明真正获得蒋介石的赏识是解决云南王龙云问题上表现的忠心。抗战即将结束时，蒋介石准备通过内战方式消灭共产党。

鉴于之前围剿红军时，各派军阀在旁边出工不出力，蒋介石决定先把那些可能在后方捣乱的军

阀给解决了。其实鬼子侵略，帮助蒋介石解决了很多军阀，比方说韩复榘、石友三等等。抗战结束那会，龙云盘踞酝酿很久，外界尊称他为云南王，甚为碍眼，要除掉。

蒋介石就把昆明军区司令杜聿明秘密招到重庆，如此这般部署一番。杜聿明回去之后周密部署了几个月，然后解除龙云武装，一举控制云南。龙云乖乖地到重庆听蒋介石训话了。其实杜聿明和龙云的私人关系很不错。但为了报答蒋介石，也只有对龙云下手了。好在杜聿明比较靠谱，没有下毒手，保全了龙云一命。

龙云问题解决之后，蒋介石又把杜聿明招到重庆，把杜聿明好好安抚一番，然后亮出自己的意图。蒋介石对杜聿明说：“你解决龙云对国家立了功，可是得罪了龙云。你应该为国家背过，任劳任怨。我表面上先公布将你撤职查办的命令，以后再任你别的职务。”意思就是在龙云事件中，让杜聿明背黑锅。

杜聿明是聪明人，知道老头子会亏待他，慷慨曰：“只要于国家有利，个人不计较任何名利地位。”蒋介石非常高兴，随后发布命令：“杜聿明在云南处理失当，着即撤职查办。调任关麟征为云南警备总司令。”时间是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六号。

两天之后，也就是十月十八号，杜聿明从第五集团军和昆明军区司令职位上离开，任东北九省二市保安军司令！这事搞的也太明显了，靠，这种处罚是多多益善啊！

其他人眼睛都红了，辛苦打仗那么多年，还不如帮老头子解决一个对头，泪奔啊！

杜聿明在东北，主力军是新一军和新六军。新六军好说，就是原来第五军二十二师扩编，师长廖耀湘是自己老部下。新一军就不好折腾了。新一军军长是孙立人。杜聿明和孙立人之间不怎么来电。

孙立人在国军之中相当特别：在美国念的军校，和马歇尔是校友，在国民党一大堆派系之中，留美派只有孙立人一个。孙立人跟蒋介石私下关系一般，甚至连国民党都没有加入。当时国民党中将之中，孙立人大概是唯一一个无党派人士。孙立人能爬到新一军的位置上，主要是因为个人才华和战功。

新一军前身是六十六军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远征军开始之后，六十六军散了，只剩下孙立人的三十八师。远征军溃败，杜聿明从野人山回国时，曾让孙立人一并撤退。一系列的因素使得孙立人的三十八师和廖耀湘的二十二师西撤到印度。后来孙立人和廖耀湘两人在印度得到美国人的装备和训练，之后的演出相当华丽。

特别是孙立人，因为解救了七千英国人，获得英美同行的追捧，赢得东方隆美尔的美誉。隆美尔是谁，不用介绍了吧。关于远征军的故事，先放一放，放在蒋介石篇章里讲，这里先讲一下东北

的事。

尽管孙立人出尽风头，最后也就是从师长升为军长而已，回到国内的杜聿明升得更快。等到新一军开往东北。孙立人是军长，杜聿明已经是东北总司令了。

孙立人是林彪的对手中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孙立人是个传奇人物，在国际上大大有名。和林彪一样，孙立人也是一个纯粹的军人。很多人认为他的才华不亚于林彪。但才华那玩意是无法直观对比的，特别是孙立人和林彪。孙立人固然优秀，战场上的他，统兵也就是一个新一军。林彪可是指挥过上百万人马。

新一军开进东北时，孙立人在伦敦，正从英国女皇手中接过皇家“自由”勋章。很少有外人能从英国赢得那枚勋章。孙立人之所以赢得，除了个人才华之外，还有就是用中国人的鲜血和生命换回来的。如果不是英国佬过于自私，第一次远征军就不会失败，就不会有数万中国子弟死无葬身之地。孙立人授勋完毕，又应史迪威邀请，到美国转一圈。

大战在即，孙将军怎么会有如此闲情逸致？其实不然，蒋介石对洋墨水中泡出来的孙立人不是很信任。新一军有郑洞国指挥。郑洞国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军人，黄埔精英，淳朴、大气，和中国军人能搞得来，和英国佬以及美国同行也能搞得来，在新一军中和孙立人配合得很好。但是新一军将士比较认同孙立人，因为新一军是美式装备、美式训练、美式打法，郑洞国毕竟是中式军人。孙立人虽然也是中国人，却是在美国洋墨水里泡出来的。

四平攻坚开始，郑洞国指挥新一军攻了老半天没有攻下，名扬天下的新一军变成黑土地上的乌龟。蒋介石很着急，五月十号那天，蒋介石无法淡定了，一连数封电报给孙立人：你小子赶紧给我回来干活。

五月十三号赶往南京跟蒋介石打个招呼，十五号赶到新一军前线军部。此时四平攻坚战已经打了二十七天，还有三天就将结束。应该说孙立人回来的运气比较好，因为此时廖耀湘的新六军已经杀奔四平而来。但是孙立人的到来还是鼓舞了士气。

十六号，新 50 师从正面攻击，攻克四平东南 258 高地，第二天攻克五顶山，开始向四平制高点——塔子山——进攻，林彪指挥部队连续反击，始终无法夺回。五月十八号，新 38 师突破四平东北防线，新 30 师突破城南防线，晚上九点，林彪弃守四平。十九号，孙立人开着坦克车驶入四平。

如果说陈诚和杜聿明不和削弱了国军的战斗力，那么杜聿明和孙立人不和同样削弱国军的战斗力。新一军攻入四平，杜聿明却在报纸上说是新六军攻下四平。

（六）最沮丧的一战

四平保卫战失败，林彪从四平败走时并不是特别沮丧。因为当时的共军没有实力和国军硬拼。最重要的是，共军虽然比国军先到东北，但是共军没有时间展示独门绝艺，更没有落地生根。没有落地生根的共军，如同浮萍，战斗力是要大打折扣的。没有落地生根的共军和国军硬拼，那是拼武器装备。对面的国军更是缅甸战场下来的远征军，标准的美式装备、丰富的战场经验。在缅甸战场上，他们把鬼子揍得哇哇叫。从战术上讲，国军一直在正面打正规战。共军从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之后，都是游击战和运动战，基本上没有攻坚战。所以猛然间去固守四平，将士从脑袋和身体上都转不过弯来，失败也在情理之中，所以林彪并不沮丧。

并不沮丧的林彪一路向北，一直撤退到松花江以北。他在那里重整旗鼓。

一年之后，也就是一九四七年，林彪沮丧了，地点还是四平。

一九四六年，林彪从四平败走，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客观因素，但是还是败了，而且败得很惨很彻底。从湘南暴动之后，林彪展露才华，跟着红军、八路军、解放军一路走来，从当初的小连长到红一军团团长到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基本上是常胜将军，该打赢的战争都赢了，不该赢的也创造条件赢了。中间也有过一些失败，比方说湘江之战，损失也是非常大，但那一战保卫了中央，所以也是有意义的。但是四平保卫战算怎么说嘛，保卫一座城市，尽管战略地位重要，最终却没有保住，人员却损失惨重，变成了“保地失人，人地皆失。”

林彪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如此惨痛的失败，他当然要想办法捞回来。一年之后，经过一系列组合拳，攻防态势变了。原本主动出击的国军经过一系列战略战术失误之后，变成了被动防守。原本摆动挨打，丢盔卸甲的共军则亮出了（新长出）硕大的胸大肌。一年之前，国军攻坚四平，共军防守。现在共军攻坚，国军防守。

林彪一路向南，再一次推进到四平，时间是一九四七年六月。兵力由李天佑纵队，邓华纵队，第六纵队的十七师，还有五个独立的炮兵营，总兵力大约十万人组成四路攻城部队，由李天佑（司令）和万毅（政委）统一指挥。防守四平的国军只有陈明仁的七十一军，还是刚刚撤回来的。

从客观形式上看，对共军非常有利。林彪决定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一雪前耻。然而他万万没想到，看上去志在必得的一战，结果却是非常出乎意料。陈明仁以出人意料的坚韧和勇气顶住林彪十七天。十七天之后，林彪沮丧地撤退了。

林彪和陈明仁有两种不同的人生，而又有很多相似之处。

陈明仁，湖南人，生于一九零三年四月三号，念过私塾和新学，中学毕业后当教师混饭吃。当然乱世之中，混饭吃不容易，陈明仁最后选择投笔从戎，去广州念军校，成为黄埔一期毕业生。这

段是不是眼熟？林彪也是这般嘛。有趣的林彪投军之前差点也把教师当成饭碗。在黄埔军校，陈明仁有一个同样当过教师的同学，叫徐向前。遗憾的是，两人没来得及在战场上过招。

陈明仁去黄埔军校是一九二四年。林彪去黄埔稍微晚一点。当林彪还在黄埔军校锻炼身体时，陈明仁已经崭露头角了。当时在东征中，惠州攻坚战胜利了，蒋介石让黄埔四期的学子们讲述胜利的意义。腼腆的林彪跑到黑板上画了惠州地图，给蒋介石留下深刻的印象。惠州攻坚战的英雄恰好是陈明仁。

惠州城三面环水，城高墙厚，易守难攻，有天险之势。陈炯明依其为巢穴，经营多年，更像一条钢骨头。出于多方面的考虑，蒋介石决定舍弃炮火而攻坚。国民革命军向惠州城发起了决死冲击，遭到城内叛军的疯狂反击，爬城的战士成批成批地倒下。眼见前方将士伤亡惨重，连第四团团长刘尧宸都中弹阵亡，坐镇在后的蒋介石和周恩来忧心如焚。

说时迟那时快，透过战火硝烟，忽见城下一人，背插青天白日旗，一手持驳壳枪，一手攀云梯，凶猛如虎，迅捷如猿，冒着枪林弹雨，第一个攀上城头，击毙数名守敌，将青天白日旗插到了惠州城上！后面的奋勇队员迅速跟进，很快控制住局面。

蒋介石从望远镜里看到那英勇的身姿，兴奋地询问：“手持大旗第一个登上城头的是谁？”身边的何应钦回答，“校长，此人是四团三连连长陈明仁！”战后表彰大会，蒋介石亲自发布口令：全体信号枪手鸣枪三响，全体司号员吹号三通，向陈明仁致敬。之后，蒋介石率三军将士带头高呼口号：“向陈明仁看齐！”呼完口号，蒋介石当场宣布晋升陈明仁为三营少校营长。刚刚毕业就成了英雄，陈明仁感觉很好。打了胜仗又发现了英雄，蒋介石感觉也很好。按这个势头，陈明仁本应辉煌腾达，然而没有。

为啥呢？陈明仁虽然很勇猛，但陈明仁只是一个勇猛的军人而已。像胡宗南、何应钦、汤恩伯等人和蒋介石套近乎的方式，陈明仁不会，也不想，他只是一个军人，只想成为一个军人。当时陈明仁可谓天子门生，勇冠三军，而且仪表堂堂。惠州之役后，已经跟随在蒋介石身边的宋美龄非常看好陈明仁，决定当一把媒人，把廖仲恺文静、美貌、贤淑的女儿许配给陈明仁。陈明仁直言相告，自己在老家已经娶有妻子谢氏，在家侍奉老母，不敢停妻另娶，做不孝不义之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拉关系的机会。在当时的社会，男人换女人就像赶集一般容易，文人武将换女人太正常了。当时的国军高层将帅中，只有何应钦等少数几个人从一而终，连陈诚都休掉了糟糠之妻。如果陈明仁也学陈诚，没有人会说啥。但是陈明仁拒绝了。感情上看，陈明仁是一个淳朴的人。

陈明仁不仅不领宋美龄的好意，还敢和蒋介石对着干。一九四一年的时候，陈明仁已经是中将，率部队驻防云南昆明。当时抗战吃紧，华中华北沦陷，国民党税收断水，靠盟军从滇缅公路输血。蒋介石去昆明西山风景区游览，正碰上一些衣衫褴褛的士兵修筑工事。蒋介石见状勃然大怒，问道：

“这是谁带的兵？破破烂烂像什么话！”当然那是陈明仁的兵。蒋介石将陈明仁叫过去，劈头训斥陈明仁没有带好兵。陈明仁竟然当面顶撞蒋介石，并扯下自己的中将军衔，扔到蒋介石的办公桌上，大喊不服，还要解甲归田，气得蒋介石几乎将他军法治罪。幸好云南王龙云出面，才算平息风波。蒋介石没有责怪陈明仁，但陈明仁前途也没有了。一九四一年是中将，等到一九四九年还是中将。或许说陈明仁的顶撞让蒋介石不爽，比起林彪屡次顶撞毛泽东，也不算啥吧。

两年之后，也就是一九四三年，鬼子渡过怒江，进攻滇西。陈明仁以副军长名义指挥七十一军，主攻龙陵，惨烈无比，经过大小几十次激烈战斗，陈明仁用比攻坚惠州更英勇无畏的气概歼灭龙陵守敌，打出了远征军战记上荡气回肠的一仗。又过两年，一九四五年，陈明仁率部主攻回龙山，用智慧和出其不意的迂回，歼灭鬼子。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了解了回龙山战役之后，非常欣赏。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多次致电东北战场的指挥官林彪，对陈明仁不可轻敌，应多研究回龙山战例。龙陵和回龙山，一次强攻一次智取，两战显示了陈明仁作为一位将军的勇气和智慧。

在远征军辉煌的历史上，陈明仁写下浓浓一笔，对鬼子的作战成绩不亚于任何共军将帅。

看到了吧，这就是陈明仁，从单枪匹马冲上惠州城头，到抗战，到远征军，任何时候，陈明仁的风格都是一贯的。他的这个风格和林彪的飘忽不定、虚虚实实刚好相反。当林彪把野战和运动战那一套用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地，如果还有啥风格能克制，就是陈明仁的这种风格，不变应万变，硬碰硬。

都是中国人，很残忍，很不应该。

然而天无二日，国共争霸，注定是国共双方宿命般的对决。陈明仁和林彪，这对师出黄埔的师兄弟，纯粹的军人，注定迎来宿命般的对抗。该来的总归会来。

四平对决之前，学长陈明仁和学弟林彪都是战功赫赫，长期战争中历练出来的两种截然相反风格的军人碰面了。陈明仁经历蒋介石领导的国军各个时代的战争。林彪经历毛泽东领导的共军各个时代的战争，同是战场上的天之骄子。

六月十六号，两人对决开始，肉搏。

经过一系列计算部署之后，林彪调兵遣将完毕，把陈明仁的七十一军指挥部围住，前哨阵地距离陈明仁的核心工事只有五百米左右。从国共双方交战历史记录以及战场形势来看，陈明仁和他的七十一军已经是瓮中之鳖。

和所有时候一样，林彪部署得很好，他从四平南面迂回而来，不仅七十一军后路被切断，还设计了打援战术。东北战争史上，当年努尔哈赤和他的子孙们就用围点打援让明军苦不堪言。三天之后林彪对陈明仁发起总攻。林彪计算了一切，唯独没有计算到绝境之下的陈明仁身上那股不同于国

军将领的狠劲，也就是勇气。

残酷的巷战开始了，包围圈内的陈明仁很不好过，面临覆灭的危险。陈明仁下令用吉普车堵死房门，用粮食袋当沙袋做工事，同时严令手持冲锋枪的督战队，凡有后退者格杀勿论。他坐在核心的地下室里，浓眉下的一双眼睛布满血丝，像一头被困的猛兽。此时外围的林彪也在对着地图紧锁眉头，浓眉下的眼睛放着精光。

军部四周，到处埋着地雷，周围有一百多个明暗地堡。尽管如此，仍然不能抵挡林彪的冲击。傍晚时分，民主联军迫近军部地堡，陈明仁被卫士们半推半架转移到路东的预备指挥所。留下陈明仁的兄弟——特务团长陈明信坚守。一番苦战，军部陷落，陈明信被俘。

但是陈明仁还在，战斗还在，四平还在。陈明仁顾不上兄弟的死活，却还能顾上战斗。四平城铁路线以西全部被林彪的人占领，陈明仁把残余部队收缩到路东继续顽抗，凭屋死守，拼死一搏。

此时的四平城内正上演一幕血与火的真人版大片：音乐是无处不在的枪炮声，画面是到处的白刃肉搏，背景则是被打废掉的坦克和遍地尸体，进程则是尸体越来越多。

七十一军的直属部队陷进去了，陈明仁压上最后的本钱，把身边的卫队全部派上去，孤注一掷。他自己也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在后面督战。干这事之前，他给长官杜聿明发电报：“以身殉国，壮志成仁。”以示决死之心。同时他也做了决死的打算，在衣兜里揣着一支上了子弹的二号勃郎宁手枪，准备随时自戕。

然而故事就是这样，生死较量的战场上，上天总是眷顾勇士。就在陈明仁准备随时开枪自杀时，大片结束了：枪炮声稀疏了下来，慢慢地，阵地恢复了平静——林彪撤了！

林彪之所以选择撤退，是因为两支援军到了，战斗力超强的郑洞国的五十三军和孙立人的新一军赶来支援。林彪担心拿不下四平，使全军陷于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于是主动撤围而去。林彪手中还有筹码，林彪也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但还是撤了。从六月二十号，到三十号，林彪围住陈明仁整整十天，竟然没有拿下陈明仁，信心动摇了。

如果说前一次四平保卫战是因为客观原因和战略失误造成的，此战已经没有借口。因为至始至终林彪都以优势力量占据主动地位。也可以说是没有攻坚战经验。但是国民党在城市中，攻坚战是省不掉的。

评：四平攻坚战是林彪生涯中最糟糕的一战。此战的影响非常大。此战之后，原本就谨慎的林彪在攻坚战中表现得更为谨慎了，辽沈战役中，在沈阳和锦州之间徘徊不定就是如此。不是林彪犹豫，而是对大城市攻坚战有顾虑。若干年之后，朝鲜战争爆发，林彪反对出兵，就是对美军猛烈的炮火有所顾忌。

战后，林彪没有责备任何一个人，而是把责任全部拦下来，检讨曰：“这次四平没有打下来，不要你们负责任，完全由我负责。主要是我情况了解得不够，决心下得太快，不马上攻城，以围城打援为最好。先消灭敌人的援军再攻城，就肯定能攻下来。另外，这次攻城还暴露了我们攻坚的战术差，这也主要是我平时研究得不够。”要知道林彪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平时跟部下说话很少，能一下子检讨这么多，已经非常不容易。不得不承认的是，林彪的检讨非常英明，把低落的士气给扭转过来，不愧为名将。

此刻林彪如果推卸责任，责问李天佑和万毅，那么东北野战军一定是另外一翻模样。

林彪写给李天佑的信，可以窥视到他当初的心境。

天佑同志：

总部2日关于夏季攻势经验教训总结电，盼切勿草率看过，而应深切具体地研究，使今后思想有个标准：要把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决定于条件的原则（这个原则我同你谈过），革命的效果主义的原则，实践是正确与否的标准的原则，加以很好的认识。你是有长处的，有前途的，但思想不够实际。夏季攻势中，特别是四平战斗直至现在，从你们的电报和你们的实际行动的结果上看，表现缺乏思想，缺乏见识。为了今后战胜敌人，盼多研究经验和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凡一切主观主义的东西，无论他是美名勇敢或美名慎重，其结果都要造成损失，而得不到胜利的。正确的思想的标准，是包括实践在内的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在军事上要发挥战斗的积极性，而同时必须从能否胜利的条件出发。凡能胜利的仗，则须很艺术地组织，坚决地打；凡不能胜的仗，则断然不打，不装好汉。如不能胜的仗也打，或能胜的仗如不很好地讲究战术，则必然把部队越搞越垮，对革命是损失。以上原则，有益于进步，望深刻体会之。这些原则同时也是我正在努力加深认识的东西。

林彪

既然说到这里，就多谈谈陈明仁的遭遇。陈明仁的遭遇是诡异的。

陈明仁的成功给低迷的国军来了一针强心剂。蒋介石亲自在南京总统府召见陈明仁夫妇，第一句话就是：“有功之将，殊堪嘉奖，不愧为黄埔楷模。”并对手下感慨到：“四平大捷，陈司令创造了人间奇迹，不愧为难得将才！”还请陈明仁夫妇游玄武湖。此时的陈明仁估计又想起当年惠州城下，蒋介石亲自高呼——向陈明仁看齐——的情形。惠州之后，陈明仁得到的嘉奖和升迁。然而这一次，却是心碎了无痕，为陈明仁后来转投共产党埋下伏笔。

陈明仁成功之后，国军将领把陈明仁捧得神乎其神。国家中还弄出了一个名词，叫陈明仁防线。陈明仁能在四平坚守到最后，不仅是勇气，还有许多战术细节。最为著名的一个细节就是传说中的“撒豆成兵”。

怎么回事呢？就是东北盛产大豆，籽粒饱满，个个滚圆。眼见林彪兵临城下，陈明仁心生一计，准备了很多麻袋大豆，待林彪的人攻城，他命令士兵把大豆倒在街道上，让冲锋的民主联军战士踩在大豆上滑倒，从而遭受到重大伤亡。

说书先生可以这么说，现实中不要太当回事。战火之下的街道坑坑洼洼，撒再多黄豆也没用。而且两军巷战，双方粘在一起，即使滑倒也是一起滑倒，效果不大。但是在特定的局部却是真的很有用。

林彪指挥的民主联军向四平市中心水塔发起进攻。水塔是城里的制高点，陈明仁派精兵把守。民主联军也动了一个主力团的兵力。攻占水塔，必须经过过街天桥。在天桥上，守军预先堆放了两大麻袋黄豆，拴麻袋口的绳子由水塔里的人控制着，随时可以拉开。

一开始民主联军并没有把这两麻袋黄豆当事，太常见了嘛，在四平街垒中到处都是。冲锋的途中，接近过街天桥的时候，水塔内的守军突然拉开拴麻袋的绳子，数百斤黄豆从麻袋奔涌而出，顺着桥面立刻铺满了街道，冲锋的战士踩在上面，站不住，一个个都猝不及防地摔了下去，手中的武器也摔得老远。此时守军突然开火，冲锋者立刻倒下一大片，街道上的黄豆被鲜血浸泡，民主联军的攻势受挫。在双方旗鼓相当的情况下，便是细节决定成败。水塔争夺战，便是细节决定成败的典型。

陈诚后来部署防线时，就参照陈明仁。然而陈明仁的遭遇也是神乎其神。战后，陈诚组织参观团到四平阵地视察，参观团的美国顾问（也是愤青）看到阵地上不少工事是用美国的面粉、大米垒成，提出抗议。从南京来的一些国民党要员，都是那种介于愤青和政客之间的人物，没本事上战场，却惯于吃香喝辣，靠满嘴喷粪辅助消化之人。那些脑满肥肠的人一看美国愤青顾问发飙了，又看到这么好的黄豆被用来修工事，也跟着发飙。不仅发飙，还运用中国文人颠倒黑白的本事往陈明仁身上泼脏水。一句话，就是见不得别人好。

那些见不得别人好的人中，有一位是国民党辽北省主席、陈诚的江浙同乡刘翰东，乘机告发陈明仁“纵兵抢粮”。陈诚与陈明仁不和，逮住机会请求蒋介石查办陈明仁。蒋介石被一帮嘴皮子闹得没办法，之后把陈明仁免职。那帮嘴皮子们从来不肯用长在屁股上的脑袋想一想：四平被围的情况下，物质不拿去修战壕，难道直接送给林彪？

一年之后，林彪终于拿下四平，消灭七十一军。但是恶气并没有出来。七十一军的俘虏非常不服气，假设曰，如果陈军长还在的话……。彼时的陈明仁正在南京赋闲，凉透了心。林彪拿下了四平，消灭了七十一军，但并没有战胜陈明仁。

林彪拿下四平，陈明仁再次出山，去了武汉，在白崇禧手下上班。此时的陈明仁已经决心离开国民党。一九四八年八月一号，共军诞生的二十一年生日，陈明仁拟定了起义文稿，三天之后通

电起义，湖南和平解放。后来的政协会议上，陈明仁谈起自己的选择说出这么一番话：“我记得我在黄埔的时候，蒋介石经常对我们说：‘我是革命的，实行三民主义的，我什么时候不革命，你们应该打倒我。’我现在发现蒋介石不仅是不革命，简直是反革命，简直是人民公敌，我当然要打倒他。并且不但我要打倒他，就是凡是黄埔同学乃至全国人民都要起来打倒他的。他是我们校长，现在我便给他一个大义灭亲，我想蒋介石用不着怨恨我，应该去怨恨他自己。”蒋介石听到陈明仁的这番讲话脑袋大了一圈，连忙去找降压药。

（七）秘密

一九四六年林彪在四平溃败，一溃千里；仅仅过了一年之后，林彪就带着大队人马越过松花江向南，把国军压得喘不过气。四平的陈明仁固然英勇，而整个东北国军则是大厦将倾。一年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九四六年的国军，刚刚从西南开往东北，是国军在二战中表现最好的远征军。他们的指挥官，也是国军将领中的佼佼者。杜聿明是黄埔精英，抗日名将。下面的孙立人、廖耀湘、陈明仁、郑洞国，可以说每个都是英雄，在抗日战争中久经考验。一年之后，国军名将还是国军名将，国军精锐还是国军精锐，战斗力还在。但是一年之前摧枯拉朽的锋锐不见了，剩下的只是被动和狼狈。之所以如此，不是国军变弱了，而是共军变强了。

一九四六年国共在四平第一次流血时，双方军力相当。共军在武器装备上落后太多，用蛮力死扛。一年之后，共军虽然没能拿下四平，林彪虽然郁闷地检讨，但是一个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共军从十万人变成四十万人！而且战斗素养大幅度提升。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做到的？难道说是魔法？

看起来确实像魔法，但不是，都是有迹可循的。因为搞定这一切的，是以林彪为首的那个团队，没有人会变魔术。罗荣桓、刘亚楼、李天佑这些泥腿子将军不会魔术，陈云、高岗、彭真、李立三等政经高手也不会魔术，在他们之上的林彪更不会魔术。他们不会变魔术，但都是实干家。他们用实际行动完成了这一切。

这一切其实没有啥秘密，说出来很简单，两个主要部分：剿匪和分地。

自古以来，中国有两个地方的土匪最猖狂，东北和西南。在中国对角线上，两个地方，两个模式。西南土匪在历史上是有名的。新中国建立之后，抗美援朝都开打了，还在剿匪。西南土匪虽然猖狂，但是从来没有成气候。东北则是另一个情形。

史书上很少提及东北的土匪，那是因为东北的土匪太厉害。耶律阿保机、完颜阿骨打、努尔哈赤那些人，一开始都是土匪，只不过他们成长过于迅速，长得过于强壮，看起来比一般土匪威武雄壮，成了巨匪而已。史书上，大家只对小角色称为土匪。等土匪发育为巨匪之后，就不叫土匪了。

这些就不去纠缠了。抛开这些不谈，谈谈清末和民国时代，东北也是土匪横行，而且迎来高潮，张作霖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特别是北满，更是土匪的天下。清朝没办法剿灭，张作霖也没办法剿灭，日本鬼子更没办法剿灭，国军没去，去了估计也够呛。国军不过松花江，也有把共军交给土匪的意思。

当时的土匪称为“胡子”，一群占山为王，遵循丛林法则的人。

土匪究竟是干啥的？这个问题不用回答。发挥想像吧，你想到的土匪会干，想不到的土匪也会干。这里介绍一下土匪的组织问题。大家或许很好奇，一群无法无天的家伙，究竟是靠怎样的一种方式组织在一起的呢？其实和正常的社会组织一样，土匪的头头叫“大柜”，联络官叫“尚贤员”，作战部长名曰“总炮头”，执法官被尊为“总稽查”，看管、审讯人质的叫“秧子房”，通风报信的情报官则是“传号”，出谋划策的军师叫“搬舵的”，一般小喽罗叫“小兄弟”。看到了吗，也就是一个组织，只不过分工的名称不一样。如果说有啥特色，那就是正常的社会组织讲究权利和义务。比方说政府组织，向老百姓收税，要承担基本的社会责任。土匪组织不一样，只讲究巧取豪夺，绝不讲义务和权利。正因如此，乱世才是土匪的沃土。北满，则是乱世之中的乱世，天高政府远，土匪的世外桃源。

每个土匪组织都有一个固定的地盘（巢穴），叫“溜子”。每个“溜子”土豪都有字号，字号非常有趣，大概可以分为好几个类型：思想型（地名为主题）：“老山东”，“宝山”之类；壮胆（以威猛霸道为主题）型：“飞虎”，“猛龙”等等；想女人（调侃）型：“大闺女”，“绿林女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还有居然叫“八路军”，“中央胡子”的，让人捧腹。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有奶便是娘。但是有些土匪非常牛叉，装备野战重炮，相当拉风。

那些土匪不是正规军队，到处流窜。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行动极其隐蔽。因为他们多半都是东北人，对地形极为熟悉，比所有军队对当地的地形都熟悉。正因如此，官兵去围剿他们，基本都是得不偿失。因为代价太大，成本太高，而且效率低下。

土匪很多，而且成分极为复杂。有一部分是正宗的，原汁原味的土匪，但是另有一部分则是投降鬼子的伪军、宪兵，他们害怕被清算，拉一帮人藏匿于土匪中。此外还有小部分遗留的鬼子，满洲复国遗老等等。没办法，世界就是如此复杂，就连土匪都是鱼龙混杂。

当时鬼子在的时候，对付土匪的招数是收买。虽然招数下三烂，但是很有效，大多数土匪都卖身了。鬼子投降之后，国民政府是中央政府，当然不能玩收买这招，要换个花样。

国民政府的办法很古老，招安。比方说让“宋美人”的大柜当某县大队长，招安令颁布了，人家是否上任则是自由。有的愿意接受招安，有的留恋绿林快活。但是不管是否接受招安，在政府无

法控制大局的情况下，土匪还是土匪，该抢劫还是抢劫。不接受招安，为了继续抢劫。接受招安，只因为抢劫更方便。国民政府呢，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只管颁发招安令，反正一纸公文盖一枚印章，成本非常低廉。招安过来，至少比在那里强。

当时东北县城，有三分之二被土匪占据。他们每个人手中都有招安令。挂着中央的招牌招摇过市，而且相互指责对方是土匪，要替天行道，代表中央剿灭对方。他们当然不会关心国民党中央怎么样，只是打着中央的名号去抢劫而已。

共军退到松花江以北之后，最大的威胁就是土匪。派出去的工作人员常常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并不是被野兽吃了，而是被土匪“剿灭”了。在土匪眼中，外来的共军就是土匪，应该“剿灭”。国军为了折腾共军，自己不过松花江，却支持松花江北岸的土匪闹腾。比方说一九四六年十月份，土匪袭击依兰县城和萝北县城。他们不仅把县城内的大小商铺洗劫一空，而且血洗县委县政府。在萝北县，包括县长在内的二十日，被土匪集体枪杀。依兰县委书记的妻子，被羞辱之后上吊自杀。

共军需要建立根据地，需要自己的地盘，需要扩大地盘。唯有如此，才能东山再起。但是基本上每块地盘里都有土匪出没。

之前，共军都是被国军当成土匪围剿，现在开始要自己剿匪了。共军对土匪并不陌生，当初在延安，就常常和西北土匪打交道，有时候也吃大亏。比方说徐向前率领的西征军，就在和西北的马家军作战中吃了大亏。马家军就是西北一股巨匪。

共军决心消灭土匪，搞一个安全的根据地。一开始用大部队剿匪。但是土匪熟悉地形，又非常精明，到处都有眼线。大部队没到，土匪一溜烟溜了。部队离开，他们又回来了。这是什么情况？难道抄袭了共军的游击战术？这可把贺晋年给急坏了。

贺晋年，生于一九一零年十月一号，山西人，农民，十四岁才念高小，十八岁加入共产党。一九三二年，二十二岁的贺晋年参与暴动，从此走上军人生涯，然后就一直在陕北打游击。等到红军抵达延安，贺晋年已经是陕北根据地的青年军官了。当时西北土匪也很猖狂，周恩来外出搞统战，半道上遭遇土匪袭击，险些遇险。当时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很生气，就从前线召回一个年轻的军官去对付土匪。那军官带人和土匪兜老半天圈子之后，紧追不放，穷追不舍，终于把那帮土匪一网打尽。那军官就是贺晋年。

就是说贺晋年本来就是剿匪专家。

贺晋年是陕西人，对西北地形比较熟悉。到了东北，完全是一个陌生的环境。环境虽然变了，贺晋年没变。他剿匪的招数就是穷追不舍，咬住不放。贺晋年看着东北土匪的嚣张模样，灵感迸发，改进战术。他不再使用大部队，而是组建精干的小分队，如同特种部队（游击战中练出来的特种兵）

一样，找到土匪的行踪之后就咬住不放，如同猎狗追兔子，不管追到深山还是沼泽，一定要把土匪头子给灭了。灭了土匪头子，一群土匪就散了。再把散了的土匪编入军队，提高战斗力。

中华大地上，最可恶的一群人是谁？搞排名的话，军阀很可恶，可以上榜，但是军阀多少是承担责任的；流氓、混混也很可恶，但是他们只是小打小闹，即使上海滩巨型流氓杜月笙，也很在乎自己的形象；墨客文痞也很可恶，他们常常把狗屎描述成大饼，如此等等。但是那些人和土匪比起来，都是可爱的人。论可恶，没有人比得上土匪。

不分春夏秋冬，小分队穿梭在满北，带着大饼和咸菜，也不生火烧饭。因为生火会打草惊蛇。贺晋年的策略是有效的。把各路土匪追得哇哇乱叫。为了把土匪赶尽杀绝，贺晋年非常有觉悟，自己带头搞模范。他的坐骑是一匹纯白色的日本战马。他骑着那匹马追土匪。马累趴下，死了。他又换一匹烈性的枣红马，继续追土匪。后来那匹马滚下悬崖摔死了。贺晋年生病了，也不休养，依然在深山老林里带着大饼咸菜追击土匪。为啥这么卖命呢？贺晋年认为，像他这种铁打的汉子都撑不住了，那么土匪肯定也撑不住。双方就差一口气，就看谁能顶得住。

很多党员和战士死在黑土地上，甚至没有人记得他们是谁，但他们都是英雄。他们死在和土匪的战斗中，死在沼泽地里，还有葬身野兽肚子裡的。他们都应该被铭记。当然，也有人成了英雄，比方说杨子荣同志。

杨子荣，生于一九一七年，典型的山东大汉，高大、健壮、魁梧。因为在乱世之中，随着父母追随祖先的足迹闯关东。杨子荣加入共军的时间是一九四五年，已经二十八岁，担任炊事员。那时候，二十八岁在共军基层已经是老家伙了，比连长的年纪都大。但是杨子荣无所谓。因为干炊事员有饭吃。但是杨子荣真正的特长却是搞侦查。倒不是杨子荣接受过侦查训练，而是在闯关东的过程中积累的人生经验，对东北的风俗人情和土匪都相当熟悉。

杨子荣高大敏捷，臂力过人，腿脚飞快，翻山越岭，潜水认路，而且粗中有细，对刚进东北的共军而言，可以说是天然的侦察兵。在杨子荣的侦查下，共军搞定了许多土匪头子。最传奇的一件事是，杨子荣一个人劝降四百个土匪，比特种部队还管用。然而在一九四七年追击土匪时，杨子荣战死了，只有三十岁。也就是杨子荣当兵仅仅两年，从炊事员成了“侦查英雄”、“战斗模范”，完成生命绚丽的绽放。他的“智取威虎山”那是相当经典。经典到引起江青的注意。江青把那故事搞成样板戏，又在文革中引起一系列风波。成名的英雄需要铭记，那些无名英雄更要铭记。

如果说内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是国家民族的伤痛，那么剿匪，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在为民除害。但是也得认清这样一个情况：土匪固然可恶，但是大量的土匪中间，除了凶狠残暴的鬼子，心怀叵测的满族复国主义者，多数土匪的前身还是老百姓。

老百姓当土匪，原因固然有乱世之中人性丑恶的迸发，多半还是被逼的。要么和某人（主要是

权贵)有深仇大恨,要么被饥饿威胁。这正是土匪剿而不灭的根源。有一点必须承认:不管土匪多么可恶,但是土匪中的一部分人,非常勇猛彪悍,甚至可以成为英雄,非常有魅力。正常情况下,那些人如果不当土匪而参军的话,战场上也是一条好汉。比方说谢文东和李华堂,原本是东北抗联第八军军长和第九军军长,响当当的汉子。后来投靠鬼子当了伪军。鬼子走后当了土匪。

要剿灭鬼子,必须首先解决老百姓的生存危机。军阀时代,张作霖本来就是土匪出身,对土匪应该有足够的认知。但是张作霖的脑袋里,想的都是如何弄点武器去关内发展,至于关外土匪,不好意思,顾不上。鬼子控制东北时,原本有力量剿匪,但是他们不去剿。因为土匪的存在可以在中国人中间自造内部矛盾,所以他们选择收买土匪。国民政府一直没有真正深入东北,也就谈不上剿匪。即使国军深入东北,也不见得可以剿匪。因为他们不搞共军那一套,剿匪?难!

贺晋年剿匪固然勇猛,但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那么根本之道是啥呢?两个字,土地。这是共产党成功的秘诀,也是林彪在东北大翻身的秘诀。

其实老百姓的要求非常简单,就是生存。生存的狭义上的含义很简单:衣食住行有着落,生子养老。在这个简单的生活基础上,如果有可能,再追求品味、情调、境界啥的。然而很遗憾,中国的老百姓,很少能够安心生存。其实中国有世界上肥沃的土地,有美丽的山川河流,有辽阔的草原,足够中国人生存。但是中国人的生存环境不好,归根到底,是社会资源分配的问题。

当时的中国和现在不一样,各种工厂都没有,啥东西都不能生产。对穷人而言,想吃顿饺子都得等过年。即使是富人家的小姐,搞点化妆品啥的都得从国外买(那玩意放在今天说不好都是劣等的)。那么中国有啥可以分呢?看起来没啥可以分的。但是中国人能在这片土地上生存数千年,靠的不是别的,就是土地本身。

农民就像野草,落地就能生根,就能生存繁衍。农民可以在土地上种五谷杂粮,那是从神农时代传下来的生存法宝。只要五谷在,中国人就在。只要每个中国人手上有土地,那么中国人就是不可战胜的。这么简单的道理之前怎么就没人明白呢?原因很多,在后面的篇章再追述吧。

当时东北是啥情况呢?按照中国传统,少数地主拥有多数土地,说得更直接点,就是少数人占有了大多数的财富。这个和现在的中国一样,也是少数人拥有多数财富。区别只在于,现在仅仅占有少数财富的多数人还有馒头、大米可以吃,之前占有少数财富的多数人只能饿肚子而已。所以今天有馒头和大米可以吃的多数人只要求改革,减少贫富差距。那个只能饿肚子的时代,多数老百姓想要改革减少贫富差距,只能把土地抢过来分掉。

东北的情况更为复杂。原本地主就占据多数土地,鬼子占领东北之后大肆移民,建立所谓的东北开拓团。实际上就是抢中国人的土地,把中国人赶走,正如当年欧洲人在美洲新大陆抢印第安人的土地一样。鬼子在东北搞了那么久,客观上讲,给东北留下了相当的工业基础。农民可以进城打

工，也可以去农场当雇工，当然前提是以低等人的身份被压榨。

这样一来，东北农民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呢？在城市和鬼子的农场，被当作低等人看待，是牛马；在地主老爷那里，被当成下等人看待，是牛马；在土匪眼中，则是羔羊。他们是沉默的，是冷漠的，但是他们是大多数，他们那沉默而冷漠的外表下是怒火和坚韧，因为人类天生的尊严被践踏的怒火，因为求得生存而忍辱负重的坚韧。一旦有组织唤醒他们的精神意志，那么他们将成为不可阻挡的力量。

国民党以中央政府的身分开进东北之后干啥呢？基本上啥也没干。有很多军人和乡绅富人结亲，有很多吃饭拉关系。一开始阶段，多数官兵也算尽职尽责。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都没有触及到那个庞大的群体，那个冷漠而沉默的人群。当然，以熊式辉（东北第一任老大）为首的国民党大员也说了很多好听的话，什么政府关心大家，什么政府要改善大家的生存环境，什么政府永远和老百姓一条心，如此等等，很甜很蜜，也就仅此而已。这样的甜言蜜语大家已经听够了，之前的张作霖就说了很多甜言蜜语，结果使东北越搞越乱。鬼子西来，口号也更动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结果建立了鬼子的共荣圈和中国人的地狱圈。即使无恶不作的土匪，旗号也是“劫富济贫，保境安民”，结果老百姓被他们越劫越贫，越劫越乱。

正是因为这类口号太多，老百姓听得麻木了，沉默了。

共产党呢，共产党也说很多甜言蜜语。但是共产党说甜言蜜语的时候不是衣冠楚楚的贴告示，而是和老百姓一样甩开膀子，说了就干。不管是中央大员彭真、陈云、高岗、李立三，还是下面的小兵，都是穿着土布衣服，走街串巷。他们用简单的方式丈量土地，再用简单的方式分给那些沉默的人群。于是人群沸腾了。

大家有了土地，土匪也没了藏身之地，剿匪也就事半功倍。所以横行多年的东北土匪，历经清朝末年、张作霖时代、鬼子时代而不灭的土匪彻底成了无水之鱼。

共产党就是通过土地政策赢得了农民。农民占据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无论何时何地任何组织，只要能赢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就能赢得胜利。道理就是如此简单。

鬼子撤退以后，共产党光着脚往东北跑，实际上就是想要抢先一步实行土地政策。有了土地政策，就有了东北。有了东北，就有了共产党的立身之地。然而国军也不慢，一路北上。毛泽东让林彪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四平，实际上是退而求其次，希望在四平以北得到喘息的世界，实行土地政策，一方面和国民政府谈判，另一方面还是想在东北生根。林彪主动放弃四平一路向北跑，跑得新一军和新六军的机械化部队都追不上，实际上也就是跑到北方，落地生根，然后再南下。毛泽东和林彪，纵然在选择上有差别，但本质上是一致的，就是要落地生根。只不过毛泽东远在千里之外的延安，对着地图遥控指挥，不了解当时的情况，所以想“化四平为马德里”；林彪在前线，知道要在东北

生根，不见得非要守住四平。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现象：国共争夺天下从争夺东北开始，林彪成了争夺东北的最大筹码。林彪在东北的成功是从满北土改开始。土改成功，土匪没有了，他们成了战士。老百姓活了，有了源源不断的兵员。

但是土改中也出现一系列的过火行为，比方说出现了斩草除根的现象。出现那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不少人思想左倾，宁左勿右，认为越做越革命；公报私仇。当时的阶级矛盾非常尖锐，所谓富人地主，基本上都有欺负穷人的。如果在革命中间，那些人落到当初被欺负的人手上，结果可想而知。但这些都是局部问题，大局走向对共产党非常有利。

农民有了土地，共产党就有了根。共产党带着从精神到身体都武装起来的农民开始反攻了。

所以一九四六年的林彪从四平一路往北跑，带着前所未有的狼狈。仅仅一年之后，林彪则雄心壮志地往南进，带着数十万人马。尽管攻坚四平不理想，但是没有关系。东北的天平已经倾斜，林彪继续壮大，不久之后，他将成为百万雄兵的统帅。

东北大地上的那些大老爷们，原本饱受军阀、鬼子、地主的欺压，共产党来了，一把火，大家有了土地。很多人根本就不敢相信自己会拥有土地，半夜醒来都会亲身到自家分到的几亩田里走一走，确定一下是不是在做梦。当确信那一切都是真的之后，他们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去守住那些土地。因为土地就是命，有了土地就有了命根。

守住土地的唯一、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参军，拿起武器把那个不愿意把土地分给老百姓的国民政府打垮。每个村子抽点年轻小伙子，累加起来就是一支庞大的军队。反观此时的国军，还在到处收编伪军、土匪、拉壮丁。抛开信仰不谈，抛开政府组织能力不谈，抛开统帅战术水平不谈，仅仅从兵员上看，国民党已经完败。

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收编伪军和土匪是浪费粮食和编制。共军剿匪过程也收编一部分土匪，但那是打散之后安插到各个队伍中。国军则不同，他们把收编的那些杂乱的队伍编制成杂牌军，让他们当炮灰。

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保卫乡土的农民是最可靠的士兵。以戚继光为例。当初戚继光到东南剿倭时，拿出全部本事去练兵。练了很久之后，觉得差不多了，上战场和倭寇交战，结果那些大爷们还没交战就往后跑，差点让戚继光成为烈士。不是戚继光无能，而是因为那些人本身就是兵油子，和国军收编的那些人一个德行。后来的戚家军很牛叉，并不是戚继光一夜之间懂得了神奇的魔法，而是找到兵员，义乌的农民。当时义乌的农民也是被逼得不行了，拿起锄头啥的对抗恶棍。戚继光用同样的训练方法，把他们练成戚家军。

再看另一个例子，李成梁训练的辽东铁骑，实际上也是辽东农民。李成梁就是利用他们保护乡土的心思训练了那个时代堪称战斗力最强的骑兵，即使面对满清八旗也不落下风。

由此可见，当农民翻身有了土地，再组建为军队，是多么强悍。若干年后，在鸭绿江的另一边，也就是那帮有了土地的农民，顶住了世界上最为猛烈的炮火。

土地问题解决了，对林彪而言，考验才刚刚开始。在林彪的第一阶段的军事实践中，也算辉煌。但是指挥人马有限。即使在红军鼎盛时代，红一军团也就几万人马。也就是说去东北之前，林彪从来没有掌控过十万人以上的队伍。两千年前韩信和刘邦的那番对话还在耳边。考验一个统帅，最基本的就是统兵能力。有些人只能带十万人，给他二十万，就会乱。

（八）大练兵

林彪拿出平生本领，大练兵。

短短时间内，军队一下子多出来那么多士兵，搞不好会出乱子的。这些没有难倒林彪，他完成得非常漂亮，比任何一场战役都漂亮。所谓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说得更直白一点，应该是一流统帅将兵多多益善。大家很少理解这话的意思，就是如何多多益善，“善”字何解？

说白了也就是如何把那些士兵组织起来。历史上每一只战斗力超强的队伍，都有自己的组织。比方说岳家军，比方说戚家军。把视野开阔一点，看一看古希腊时代的马其顿方阵和罗马时代的罗马军团。那些队伍都有基本的组织单位。

在国共内战时代，林彪训练出来的东北野战军，战斗力非常强悍。但是东北野战军和历史上著名的战斗军团不一样。比方说戚家军或者辽东铁骑，或者马其顿方阵和罗马军团，在各种时代在武器装备方面都是领先对手的。林彪训练的东北野战军不一样，从武器装备上看，和从缅甸归国的远征军的美式装备没得比。那么林彪通过什么方式，确保以数量上的优势压倒对方呢？

所谓练兵，也就是以某种方式把士兵们组织起来，再在组织框架内教授士兵们作战技能。林彪能以文弱之身赢得对手的畏惧，赢得同事的尊重，赢得下层将帅的拥护，靠的不是口号，而是那些组织手段。林彪平时很少说话，也很少和别人来往，但是涉及到战术问题，则有一个响亮的绰号，婆婆嘴。这个绰号不需要介绍了吧。那么一向惜墨如金的林彪，为何会化身为婆婆嘴呢？下面介绍一下婆婆嘴里吐出来的内容：

三三制：这个是最基本的组织形式。一般人印象中，队伍最小单位是班。实际上大多数队伍，确实是以班为作战单位的。但是还可以更细，在班内分得更细，就是三三制。把一个班划分为三个（也有四个）小组，每个小组三个（或四个）人，再挑选素养高的担任小组长。小组长作为战斗核心。作战时，可以根据形势需要散开或集中，但是要以班长为核心，不得超过班长口令指挥范围

以外。这样分工更为细致，比班长一个人指挥全班分工更为合理。在行军或作战时更为灵活。所以共军作战时，漫山遍野往前冲，看似乱得杂草一样，但是战斗力却一点也不损失。门外汉以为那是人海战术，但是同样很多人，国军在战场上就玩不转，归结起来就是最基本的战术问题。三三制保证了共军无论如何冲锋，甚至是败退逃走，可以保证形散而神聚，就像是一片高明的散文。

一点两面：这个用林彪的原话讲，就是：所谓一点，就是说要集中优势兵力於主要的攻击点上，反对在各点上平分兵力的办法。所谓两面，就是说必须采取勇敢包围办法，防止敌人突围逃走：两面是指至少两面，兵力多时也可以是三面四面。一点的精神在於保证一定打垮敌人，整个的精神在於使打垮的敌人不致跑掉。大意就是如此，是针对我们干部不肯彻底集中兵力和不敢追行勇敢迂回的毛病而规定的。

这个是啥意思呢，分析起来就是重点突破，围歼破敌。进攻的根本要领在于突破，冷兵器时代，最优秀的骑兵将领总是精于寻找突破口。拿破仑使用炮兵，也有一个原则，就是集中火力打破突破口，再从突破口把对手击溃。现代战争中的装甲洪流，实际上也就是钢铁骑兵，主要功能也是打开突破口。纳粹闪电战，就是依赖于钢铁装甲快速切开对手的阵地突破口。这些共同点，都是突破。唯有突破才能给对手杀伤。林彪的一点，就是突破。这是所有一流统帅的共同点。所谓两面，就是在突破之后发挥数量上的优势，尽可能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如果人手足够，也可以一点N面。

“三三制”和“一点两面”是最基本的。其中前者属于基本组织，后者是战术进攻，最关键的是那“一点”的突破。突破不了，两面、三面还是十面都没用。那么如何实现重点突破就至关重要。要突破，需要军人的勇气。共军里面，是翻了身拿到土地的农民，他们想保护自己得到的土地，是不缺乏勇气的。如何展现勇气则是另一套战术，三猛战术。

三猛战术：猛打，猛冲，猛追。

所谓猛打，就是把各种武器装备适当配置，在合适的时间向合适的地方猛烈开火。至于啥时候是合适的时间，哪里是合适的地方，那是名将的工作。

所谓猛冲，就是一阵猛打之后，趁敌人魂不守舍之际，突然发起进攻。表现在共军那里，就是拿着手榴弹往上扔，抄起大刀去砍，或者挥舞拳头砸他丫的。

所谓猛追，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即可。

但是只有勇气的队伍是莽夫，战斗力强悍的队伍都是有勇有谋的。三猛战术诠释了队伍的勇气，那么如何才能有勇有谋呢，请看下面。

三种情况三种打法：两军对阵，一阵猛打猛冲之，大致会出现三种情况：如果敌人退了，那就猛追，没啥好说的。第二种情况是，敌人想要退却没有退，即有退却的迹象，准备好了再打，敌人

会跑掉，不准备就打，又会被碰下来，这时应先将敌人围起来，围而不攻，或围而小攻，用一部分和他们打，抓住他，使他走不脱，然后准备好再打。敌人继续坚守，没有被打垮，这种情况下就要重新组织进攻力量，调动火力继续，让他们动摇。

三种情况三种打法是强调一点两面的突破进攻的。那么战斗前后应该怎么行动呢？有另外一套战术，曰，四快一慢。

寻找目标，接近目标，一快。

追上敌人，勘察地形，部署战斗，二快。

扩大战果，三快。

敌人溃逃，拼老命追击，四快。

一慢是啥呢？就是沉住气，准备好了再打仗，选择时机不莽撞。

概括起来，就是四快一慢。

那么在部队运转时，该如何相互支援呢，还有最后一套战术，四组一队。

四组：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支援组。行动时，四组相互支援，故曰一队。这一套是刘亚楼总结出来的，算是对林彪的补充。

这些条令生动活泼，形象具体，农民都听得懂，掌握起来容易。如果换成苏军或美军的作战条令，同样的意思，能罗嗦出一大堆抽象的言语。

这些简单明了的战斗言语，构成了林彪的军事系统。

按照一般守则，写某位统帅的军事系统非常复杂，一条，两条，一百条，罗列出来一本书都说不完。林彪在中国战争史上的地位足够高，如果罗列一百条，也可以，也可以专门写一本书，那样就不再是林彪，也不见得能如此有效率。

当林彪沉默的时候，军事方面的东西肯定想很多。因为他就是为战争而生，基本上不考虑俗世，不考虑人际关系，甚至对部下都很少说话。对部下做的最过分的事，也无非就是在撤退时心里不爽，掀了黄永胜喝酒的桌子。平常情况下，林彪一直在沉思默想，如同苦行僧一样。当他集中心思思考时，即使有虱子爬过额头，他也不愿意动手抓下来的。他想了很多，多半都是跟军事有关的。

但是说出来的东西并不多，就那么简单的几条。虽然反复重复，但是就那么一点点。这就是林彪了不起的地方。他可以通过深思熟虑，把一系列的战斗思想化繁为简，简化为每一个士兵都能轻易掌握。

人们常说，战争是一门深奥的艺术。在那门艺术里，能够精通一些窍门就可以打仗了。能掌握一个大概，把该做的事情做好，那是统帅需要干的事。

至于林彪的境界，即化繁为简，让所有士兵能够充分掌握战场技巧，那是超一流的境界。在那个境界上，可以套用那句古话，林彪用兵，多多益善。

不论多少士兵，都可以按照三三制去编排，可以按照一点两面去战斗，可以用三猛战术去进攻，可以四快一慢去运作。在那些简单的规则下，人数越多，战斗力越强。

正因如此，一九四六年，林彪带着一帮残部向北逃窜，转眼一年，就可以大兵南下。又过两年，当年的残部发展为百万大军，横扫千军如卷席。根源在于，土改赢得了兵员，林彪的大练兵，把那些吃苦耐劳的农民训练成战无不胜的军人。

（九）对手的配合

林彪可以在东北走向人生之巅，除了中共土地政策和林彪本人的军事才华，还有另一个原因同样重要，就是对手的配合。

国军的最高领导在东北一共三任四个人，第一任为熊式辉和杜聿明，第二任为陈诚，第三任为卫立煌。最为辉煌的时代是由熊式辉和杜聿明创造的，他们抓住共军早期的失误，狠狠踢了林彪的屁股。陈诚上台之后基本上是吃瘪的。卫立煌呢，就是送死的。陈诚的吃瘪和卫立煌送死又不一样。陈诚吃瘪是自找的。卫立煌有能耐，但已经是大厦将倾之中的独木，除了被折断已经没有其它选择。

四个人中间，杜聿明和卫立煌是将军，熊式辉和陈诚也是将军，但是，是政治将军。表面上看起来，政治将军是搞政工的，和共军内部的政委差不多，实则相差十万八千里。政治将军的标志是从军人转行玩政治：用军人的身份去忽悠政客，转过身又用政客的伎俩忽悠职业军人。熊式辉和陈诚就是这类人中的代表。从东北战场的表现来看，熊式辉和陈诚不像林彪的对手，更像林彪的帮手。正是这两人高超的政治手腕加速了国军在东北战场的失败。

熊式辉，江西人，学历比较高，在中国念完军校之后又到日本陆军大学镀金，一呆就是三年。而且还有个笔名，叫雪松主人。堂堂一个军人搞出这样一个笔名，托物言志还是要当军旅作家？这个答案后面将揭晓。

熊式辉仪表堂堂，玉树临风，英俊潇洒，换成现在，或许会成为偶像型的人物。

作为一个海归军人，熊式辉干得不错，有点成绩，升官很快，一九二八年成为淞沪警备司令，一个肥到流油的职位，爽翻天。此时的熊将军展示了玩政治的潜能，和蒋介石的关系搞得不错。回想起当将军的辛苦，玩政治的爽，决定转行玩政治，成了一个跨行业多功能人才。在中国，顶尖的

天才经常在领导的制约下郁闷不行，能忽悠的人常常风生水起，吃香喝辣。原因很简单，他们不会威胁到领导。一九三零年，熊式辉任江浙皖三省“剿匪”总指挥，当然不咋样，一年之后成为江西省政府主席，彻底成为一方大员。

井冈山就在江西，熊式辉境内，越玩越大。但熊式辉的日子过得很爽，一边提倡“清廉政治”，要求下属“简单朴素”，而他自己呢，却在庐山搞了一栋超级豪华别墅。豪华到啥程度呢，让前去做客的宋美龄羡慕不已！蒋介石在庐山开重要会议，都借熊式辉的家当会场。

尽管红军在熊式辉的地盘越闹越凶，丝毫没有影响到熊式辉的前途。熊式辉继续经营江西达十年之久。非但如此，蒋介石还派蒋经国去江西和熊式辉学习从政经验。不得不佩服，熊式辉转行相当成功啊。

日本投降后，当时外界很大一部分声音要求张学良复出接管东北。蒋介石当然不可能放张学良，想去东北的大有人在，比方说同样转行的陈诚，怎么轮到熊式辉呢？原来熊式辉以和蒋介石的亲密关系率先进言：以九省二市加外交策略进行接收的建议。

一九四五年九月一号，国民政府：辽宁省、安东省、辽北省、吉林省、松江省、合江省、黑龙江省、嫩江省、兴安省，另设哈尔滨、大连两市，并任命熊式辉为军事委员会东北行营主任，辅以杜聿明为军事长官。这个架构和中共初期以彭真为东北局书记、林彪为东北联军司令是一样的。

从政治角度上看，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手腕旗鼓相当。这点在淮海战役的班子构建上再一次显示出来。然而随着战争的深入，毛泽东把林彪扶正，蒋介石就没有那么多勇气了。所以杜聿明在东北搞的是虎头蛇尾。林彪和彭真不和时把彭真冷在一边。杜聿明一直受到熊式辉的牵制。随后的淮海战役，又受到刘峙的牵制。毛泽东为了让粟裕放手去干而挪动陈毅时，杜聿明还要跟刘峙商量战斗问题。

那么九省二市的总老大在东北干了啥呢？确切地说，很难说清楚干了啥。一开始带着蒋经国去接收，吓得跑回来。这也没啥。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在于他是蒋介石的资深幕僚的身份，在于最高级别的那个头衔，那层身份恰好把他放在杜聿明和蒋介石之间。从政治角度上看，领袖把一个还算合格的政客放在将军的身边，除了可以监视、牵制将军不会瞎搞之外，还能起到沟通和协调的作用。因为作为一个比较纯粹的将军，在人事沟通方面可能有所欠缺，不可能像政客那般面面俱到。一开始，国共双方没有撕破脸皮，用一个玩政治的当一把手忽悠国人可以理解。这个可以参照共产党这一方。

共产党当初为了和谈，选择彭真当一把手，林彪在东北局说不上话。加上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失误，造成共产党一路后撤，一直撤退到松花江边，不仅丢光了大部分抢到的地盘，而且关内的骨干力量损失惨重。撕破脸皮之后，林彪立马顶上，彭真干他的本行，搞后方建设去了。

如果在和平年代，用政客挟持将军不失为好棋。战争年代，呵呵，只能自食其果。熊式辉最大的伤害不是他的所作所为，而是他的存在。他的存在就损害了杜聿明的功能。

此时的蒋介石还沉浸在熊式辉和杜聿明搭档的甜头中。要知道作为军人的杜聿明，大的战略问题要跟熊式辉协商请示，熊式辉本身并不是一个出色的军人，又不愿意承担责任，只能汇报蒋介石，再请示。蒋介石就算比熊式辉高明，却不在前线，如何能做出最有利的判断？这样一来二去，战机就耽误了。

熊式辉的另一个功能是贯彻蒋介石的决策。要知道后方的蒋介石并不是所有策略都对。但是玩政治的熊式辉可不管这些，他要和老领导蒋介石保持一致。损害了杜聿明的意愿，不过是损害了一个杰出的将军的战略效果。损害了蒋介石的意愿那是跟自己的前途过不去，那个是老婆的首饰，孩子的前途，自己的老脸。

战争中的铁律：战争期间，就算领袖没有把权力完全放给统帅，也不能在中间安插一个玩政治的。历史的反面事例太多了，著名的例子有，宋高宗把他和岳飞之间放一个秦桧，明熹宗把他和孙承宗之间放一个魏忠贤。

第一次四平攻坚，熊式辉几次三番让杜聿明去他身边商量大事。幸好杜聿明坚持下来，成功了。熊式辉倒不是想怎么样，他担心杜聿明出了差错，少几根毫毛，自己到老头子那里不好交代，因为杜聿明也是老头子的心腹。

国军初到东北出现一个奇观：沈阳、长春这些大城市的人想找靠山，争相把女儿嫁给军人。特别是号称天下第一军的新一军，官兵成了抢手货。军官可以找到小老婆，大兵可以找到小媳妇。在敌人没有清除的情况下，如此行为肯定要损失战斗力。作为东北总老大的熊式辉没能很好处理这个问题，能逃得了干系？

如果说熊式辉还没怎么过分，还见证了国军在东北的辉煌。那么陈诚完全是帮倒忙了。国军内部有很多派系，杂牌军就不说了，强大的派系就有李宗仁、阎锡山等人。在中央军内部，也是派系林立，陈诚就是中央军内一个大派，号称土木派，以原来的十一（土）师和三十八（木）军为基础建立的。

那么陈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能人，也是一个悲剧。

比起熊式辉，陈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全面超越。在国民党内部，陈诚都是一个少有的能人，工作能力出色，生活作风也不错（相比他的国民党同僚）。熊式辉有的，比如蒋介石的信任，比方说资历，比方说政治资源，陈诚都有。熊式辉没有的，陈诚也有，比方说在军方的资源。熊式辉要经营东北，得靠杜聿明打仗，陈诚代替熊式辉，顺便把杜聿明也给代替了。

陈诚，生于相当热门的年头，一九九八年，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均生于那一年。生日不能给他带来什么，但出生地的优势就明显了，浙江人，是蒋介石的老乡。国民党的内部派系中每个老大都有老乡情节。比方说孔祥熙，就喜欢用陕西老乡搞财政。蒋介石也喜欢用他的老乡。

陈诚的学历也不错，因为老爸是前清秀才的关系，重视教育，虽然家庭条件不是很好，也念到师范毕业，又念过军校，很不赖。军校毕业，陈诚跟着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去广东搞革命，时间是一九二三年。一年之后，黄埔军校成立，陈诚成了一个小官佐，和聂荣臻等人成为同事。但是被何应钦为首的士官系压制。但是陈诚命硬，经过北伐和东征，陈诚有所升迁，任十一师师长和三十八军军长，兼娶了蒋介石的干女儿之后，事业一帆风顺。

陈诚和的蒋介石结缘很有戏剧性。当初蒋介石雄心勃勃，一心想干一番事业，但他能指望的一亩三分地也就是黄埔军校。所以蒋介石即使没时间照顾老婆孩子，也得好好照顾黄埔军校。天蒙蒙亮就到操场跑步。休息时间过后还要去宿舍查寝，看看有没有捣蛋鬼不按时休息。某日，陈诚访友归来，没有睡意，深夜找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研读。蒋介石查寝至此，本来很生气，一看是在读《三民主义》，欣慰异常，当下拷问陈诚。陈诚对答如流。临别时，蒋介石：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你努力吧。”两人心理喜滋滋的。蒋介石心想，发现一个人才。陈诚则念叨，前途有望了。所谓缘分就是如此吧。缘分不仅是男女之间，男人和男人之间有时候更为效果非凡。当年毛泽东无意之中发现林彪念叨武装割据，也可理解为缘分使然。

陈诚很快脱颖而出，国共决裂时，陈诚已经是师长。陈诚真正发迹于中原大战。一九三零年那场内耗惨重的中原大战中，陈诚任讨逆军第二军副军长，率十一师进攻济南，立下战功。此后陈诚升任十八军上将军长，成为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王牌军。日后的土木系骨干多来自十八军。

陈诚能得到蒋介石的青睐，除了机缘巧合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就是陈诚的为人。陈诚虽然出身不怎么样，辉煌腾达之后，并没像其他人那般吃蜜蘸白糖（如熊式辉）、享受腐化生活（如刘峙），而是保持着清廉简朴的作风。在那个精于出入朱门喝酒吃肉的国民党高层圈圈里，陈诚简直是一朵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是那么地耀眼和招人喜爱，连美国人都对他赞赏有加。由此可见，陈诚是一个有追求的人，一个想干一番事业的人。

陈诚和蒋介石的缘分还不仅仅是老乡、不仅仅是偶遇、不仅仅是追求一致，还有一层很铁很铁的关系：一起坐过牢。西安事变，陈诚和蒋介石一起被扣押。从此之后，陈诚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成为蒋介石团队的核心成员，常常和蒋介石共商军国大计。

抗战之前，陈诚竟然有机会提出战略性的构想：牵制日军主力，使敌自东而西，不使其由北而南的战略。这个层次就高于黄埔出身的其他人。淞沪会战之际，陈诚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第十五集团军司令，死守昆山一线，表现不俗。此后抗战中，陈诚常常有所进言，并无大的战功。

很显然，陈诚是有才的，然而陈诚的才华既不是冲锋陷阵的将才，如孙立人、陈明仁、张灵甫，也不是帅才，如白崇禧、卫立煌、杜聿明，他最好的职位应该是高级参谋，如同叶剑英在共军的角色。他可以提出一些战略构想，但需要其他人把战略构想付诸实践。实际上国共开战之初，白崇禧是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就是陈诚。

然而陈诚没有足够的觉悟。他不但没能安安分分干好高级参谋那份有前途的职业，反而脚踏两只船，既要在军界出风头，还要去政界表演一番。抗战之后，和共产党这边一样，国民党那边也是很多眼睛盯着东北那块肥肉——其中的一双眼睛就是陈诚。

陈诚和共军作战，那是有传统的，如同一个倒霉的赌徒，只见输不见赢，一直输，从井冈山围剿红军时就输，进攻陕北还是输，在东北还是输，输到台湾。好歹不错，凭借和蒋介石的关系，最后还是干出一番业绩。

一个人身居高位，有权有势，却能做到相对清廉，他想干啥？只有一个目的：建立一番功勋。当时整个关内，共产党虽然有根据地，看起来还没有大气象。倒是关外，国民党中央，或者说蒋介石，从来没有真正掌控过。即使张学良改旗易帜的年代，蒋介石也管不了。如果能把东北拿下来，那么将是一个大大的功勋。熊式辉捷足先登之后，陈诚在等待机会。

陈诚和熊式辉本来就不和，在围剿红军时就不和。等到一九四七年，熊式辉和杜聿明的组合经过一系列的辉煌之后，已经渐渐力不从心。战略上由攻变守。蒋介石认为，一个政客（熊式辉）带着一个将军（杜聿明）是玩不转了，应该改变一下了。

经过一番口水游说、利益替换之后，陈诚成功去了东北，成为新一任老大。就能力上讲，陈诚在军事和政治上都强于熊式辉。

如果仅仅用陈诚代替熊式辉，局势应该有好转。然而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国民党在东北的基石是杜聿明。杜聿明和陈诚本来没有啥过节。但是杜聿明跟着熊式辉在东北搭档，就和熊式辉绑在一条战车上。陈诚要代替熊式辉。熊式辉当然要反击，却不会一个人反击，而是拉同一辆战车上的杜聿明一起反击。这样杜聿明就成了陈诚的对头。在中央军中，陈诚有自己的派系。杜聿明虽然地位没有陈诚高，却也有一个小派系。陈诚上任，自然要用自己派系的人。这样杜聿明就得靠边站。

杜聿明靠边站，国军在东北的基础就动摇。所以说陈诚虽然比熊式辉更有才，但是他去东北之后，国军力量不升反降。

陈诚本来是个优秀的参谋，出谋划策还是不错的，在参谋总长的位置上可以干得不错。然而现在这个参谋总长变成了一方统帅，奈何！想一想，如果拿叶剑英取代林彪，东北肯定不会那么顺利。

陈诚去东北，志向是远大的，扬言半年恢复东北局势。也许陈诚不知道，大约四百年前，袁崇焕去东北，扬言五年解决东北问题，结果身败名裂。他会比袁崇焕干得更好吗？要知道袁崇焕的对手只是努尔哈赤的后人，努尔哈赤本人死在袁崇焕手中。陈诚面对的对手是一个远比游牧民族的组织精密的敌人，有自己的信仰，能发动最基层的农民。而且更为要命的是他是那个交战二十年，陈诚基本上没有赢过的对手。

陈诚凭啥相信能够半年解决问题？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不应该去东北，因为他不是一个合格的统帅，特别是对手是林彪的时候，他没有赢的希望。但是陈诚还是去了东北，成了国民党新一任黑土地之王。

新官上任三把火，陈诚的三把火分别是：正军，治吏，调整战略。

整军：整顿军纪，将正规军扩充到十四个军。

治吏：就是大力整顿贪官污吏。

所谓整军治吏都是快刀斩乱麻，那些贪官污吏撤的撤，抓的抓，一时间人心振奋。大家觉得陈诚有决心，党国有希望。

站在参谋总长的角度上看，这么做是对的，而且从理论上可以严肃军纪，增加凝聚力，提升战斗力；而且还可以通过整风整人的方式更换人事，安插自己人。然而那只是理论上，只是自以为。要知道凡是都要有个度。本来就在打仗，乱哄哄的，那些条例根本就没用，谁该整谁不该整？那个度在哪里？恰恰是那个度，把陈诚推向深渊。

具体事例就是陈明仁。陈明仁在四平辛辛苦苦打了一个胜仗，给师弟林彪上了人生中最为惨痛的一课。结果怎么样？成了陈诚整风的牺牲品！而加在陈明仁身上的那些理由根本就不是理由。当然陈诚整风迎来了一片喝彩。

然而陈诚不明白，所谓整风啥的只是政治仗。政治仗打得再好，再多的喝彩声都不能帮助他抵挡林彪，而陈明仁可以。因为林彪玩的是军事，陈明仁也是玩军事的，而且玩得好。这就是参谋总长和统帅的区别。当年同是在辽东，孙承宗拼尽全力把犯了大错的袁崇焕保下，最后得到丰厚回报。如果陈诚是一个合格的统帅，就应该把陈明仁给保下，何况陈明仁本没大错。如果喝彩声可以解决问题，蒋委员长可以开动全国的宣传机器去喝彩，也不会要他陈诚出马。陈明仁的离职，使得其他将领等着看陈诚的笑话。

陈诚的第三把火是调整战略。如果还是参谋总长，他要进攻，对杜聿明的保守策略不满，但是也就是说说，没有实际权力。现在他成了统帅，说干就干。怎么办呢，彻底整顿杜聿明的防守部署，然后提出一个战略计划：“确保北宁路，打通锦承路，维护中长路和保护海口。”说得很好听，话还

没有转变成实际行动，林彪来了，一番砍杀，杀得国军人仰马翻。

当然陈诚可以指责林彪乘人之危，没有等自己摆开架势就开战。林彪当然会不屑一顾，他的眼睛盯着陈诚，等着陈诚的破绽。你给了缝隙，人家见缝插针，何错之有？

林彪的一通砍杀，把陈诚的精锐部队新五军给剁成肉泥，连军长都给活捉了。此战之中，陈诚的老脸可谓丢尽。连蒋介石都坐不住了，从南京赶过去，把一干大员召集起来，首先骂一句娘希匹，然后再问嘛回事。

蒋介石责问廖耀湘和李涛为啥见死不救。廖耀湘和李涛则是站得笔直，话也说得笔直：没接到救援的命令。这下可闪到了陈诚的腰。没有办法，自己的失误要自己扛。于是陈诚也站得笔直：新五军被歼是我指挥无方，请总裁按党纪国法惩办我。

东北局势接连恶化，那些和陈诚关系不怎么样的人（很多，比方说白崇禧）高喊：杀陈诚以谢天下。

不久，陈诚就干不下去了，只能生病了。

其实这些地方可以看出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用人差别。

共产党当初为啥选择彭真当一把手，无非也是考虑到和平谈判。当时毛泽东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临走之前把彭真补进中央政治局。刘少奇在延安代理一把手的工作，选择彭真去东北。彭真是白区出身，有很多优点，比方说口才好啊，精明啊，善于沟通接洽啊啥的。但也有两个很大的缺点：一，没有独当一面搞根据地的经验；二，军事不怎么在行。因为根据地建设和红军发展的黄金时期，彭真在监狱里坚持读书学习呢。派彭真去东北当老大，显然不是让他指挥千军万马，而是让他和平谈判的。当时共产党希望和国民党讲和，在联合政府里分一杯羹。而且彭真和当时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很容易沟通。

彭真和林彪的配置，跟熊式辉和杜聿明的配置一样，都是一文一武，文为老大，武为第二。由此可以看成，开始阶段国共两党思路相当，政治手腕也差不多。

不仅如此，熊式辉担心杜聿明惹麻烦，看似双方不和。共产党这边更严重。

彭真和林彪不和。一开始林彪甚至不是东北局的成员。东北局开会，民主联军总司令只能列席旁听。彭真试图抓住一部分人，比方说陈光，排挤林彪。最要命的是，当时林彪根本就不认为有和平可言，主张去中小城市搞根据地建设。当时中央政策（以刘少奇为主，彭真为执行者）还是争取和平。即使和平不成功，也要有武力占据一部分土地（参照毛泽东“化四平为马德里”的战略）。也就是说当时林彪的主张不仅跟彭真不和，跟整个中央都不和。这么分析下来，很明显就能看出，共产党这边的麻烦和裂痕比国民党多。

但是当局势转变，双方都进行了调整。共产党这边选择扶正林彪，让林彪成为党政军一把手。国民党那边呢，基本上没动。一年之后，国军形势恶化，国军调整的方式，是让陈诚代替熊式辉和杜聿明。林彪成为一把手，在东北横扫千军如卷席。陈诚去东北，相当于临阵换帅。陈诚根本就没起作用，甚至是起了负作用。

有趣的是，国军，国民党，蒋介石并没有因此吸取教训。同样的一幕发生在淮海战役。淮海战役中，蒋介石让刘峙为最高指挥官。毛泽东让邓小平为最高指挥官。国军内部，刘峙并不是最好的统帅，但是蒋介石信任的人。共军内部，邓小平不是最好的统帅，但是毛泽东信任的人。也就是说政治安排上，国民党和共产党，或者说蒋介石和毛泽东基本上一个路子，旗鼓相当。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就不一样了。毛泽东让粟裕放手去干，邓小平决不去干扰粟裕。蒋介石却让杜聿明（又是他）束手束脚。刘峙帮助蒋介石对杜聿明进行束手束脚。

国军，国民党，或者说蒋介石，输，就输在用人上。

（十）进攻

处于行文需要，很多地方要简略一点。现在简述一下林彪在东北的军事行动。

林彪撤退松花江之后，喘口气，开始进攻了，一系列的组合拳。

第一拳是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当时的杜聿明正在战争的顶峰，他根据蒋介石的意思停在了松花江以南，想要先搞定南满境内的共军，然后再过江向北，所谓先南后北战略。林彪跑到江北之后喘口气，决定在临江和杜聿明过招。结果就是林彪立马伸出巴掌，啪啪几下子，消灭了国军几万人，前后也就几个月的时间。那几巴掌虽然扇得很漂亮，总体上还是防守反击，共产党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搞根据地建设上。

那三个月时间，算是东北战局攻防移势的时候，从国攻共守到双方战略对峙。

也就是在那三个月之后，国共东北对峙局面宣告结束。林彪开始了所谓的夏季攻势，一路向南推进，把国军赶到四平，便有了第二次四平血战。黄埔一期的学长在四平让四期的学弟林彪郁闷半个月。

四平血战之后，陈诚成为东北行政长官，打算收拾东北民心。在对东北队伍无法绝对掌控的情况下调整杜聿明的防线，而且下决心把打了胜仗的陈明仁罢官调走，结果导致了一个致命的后果：民心未收，军心却丢，相当于把一个巨大的破绽摆在林彪面前。

林彪是那种在战场上明察秋毫，一丝细微缝隙都不会放过，没有缝隙也会制造缝隙的人。面对天赐良机，林彪一扫四平攻坚不利之郁闷，立马抓住机会，发动秋季攻势。此战前后七周，共损耗

国军将近七万人，积累了战争经验，林彪的战术得到充分发挥。重要的是共产党这边解放区又扩大了将近四万平方公里，又多了很多资源。那些资源中，最重要的是两百多万老百姓。不用多久，两百多万老百姓中，又可以练出很多精兵。

那一拨攻势之中，身为第八纵队司令员的黄永胜（东北民主联军改为东北野战军，黄永胜为第六纵队司令员）作战勇敢，在辽西三战三捷，给陈诚当头一棒。此前陈诚还迷恋于政治治军，收拾民心，对黄永胜还不太了解。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黄永胜在共军之中崭露头角，日渐受到林彪的重视。正是那个时候，黄永胜和林彪的关系逐渐巩固，为日后的四大金刚地位奠定基石。

此消彼长的情况下，国军伤及筋骨，从此被孤立，困守于锦州、沈阳、四平、长春、吉林等二十多座城市，被迫战略防御。陈诚改变战略计划，把兵力集中布置在沈阳和锦州铁路段两侧，在沈阳和铁岭集结重兵，另配置了几个师的机动部队应急。

然而别的不说，那几十万张嘴巴每天吃多少粮食？就算林彪不动，国军也要坐吃山空。当时的国民政府并不富裕，国军正在全面开战，消耗巨大。正因为消耗巨大，才导致国统区经济失衡，最后崩溃。然而林彪并没有闲着，直接发起新一波进攻，冬季攻势。

一九三七年底，林彪全线出击，集中兵力进攻国军侧翼。十二月十五号，第二纵队与第十纵队包围法库。林彪包围法库的同时，让第一、三、六纵队分别向新民、法库、铁岭、沈阳间前进，准备阻击由沈阳出援的国民党军，第四纵队逼近沈阳。林彪这一手让陈诚相当吃惊。法库离沈阳不到两百里，急行军的话，一天就到。拿下法库，就能威胁沈阳。但是林彪的目的并不是拿下法库，而是包围法库，打击援军，就是共军所谓的经典战术——围点打援。这个战术也是东北黑土地上的经典战术，当年努尔哈赤和大明帝国作战时，就经常用这一招，很管用。陈诚没办法，就让新六军的二十二师去法库解围。

新六军战斗力相当强悍，国军王牌，和新一军一样，一度让林彪没办法。但是战场形势变了，林彪抓住机会消灭二十二师一个团，顺带消灭一帮其他相干人等（如四十九军的七十九师）。与此同时，第四纵队逼近皇姑屯去引诱国军。但不是很成功，因为国军不动弹。因为共军优势在野战，国军优势在武器。如果国军不动，当时共军还没有攻坚水平。几个月之前的四平攻坚战还历历在目。没办法，只好隐蔽主力，用小股部队穿插奔袭，诱惑国军。国军以为共军主力分散，抽调十五个师出击，时间是四八年元旦。刚出来就发现上当了，原来光溜溜的地面上隐蔽了大量共军。很快，新编第五军就被共军包围。共军一发狠，歼灭国军两万多人。

共军围困法库，国军沈阳主力被牵制。共军主力趁机向南推进。经过一系列激战，又歼灭国军一部分，策反收编国军一部分，而且打下两个地方：四平和营口。

四平——国共双方的光荣和耻辱，浸透鲜血和汗水的地方。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三号，当四平再次落到共军手中，对经营四平将近两年的国军而言，相当于一记重拳打在心窝上。尽管并不致命，但眼前也黑了几秒钟。更为致命的则是营口。营口是东北最佳登陆港，国军的后防补给可以从上海水运到营口。营口陷落，意味着国军的后防补给难度大增。国军的生存空间再一次被压缩。事已至此，陈诚在东北彻底失败。没办法，只好生病了。接替他的卫立煌相当于进入一片死地。

冬季攻势结束之后，共产党已经控制了东北绝大多数的土地和人口。东北的几十万国军被压缩在锦州、沈阳、长春几个大城市，而且是彼此孤立的。战略态势上看，国军败局已定，只是在做困兽之斗。但是从共军方面看，一切没有那么容易。

站在马后炮的立场上看，共军英勇无比，用蚂蚁啃大象的方式把国军啃得干干净净。实际情况是，在辽沈决战开打之前，共军人数虽然有野战部队七十多万，别的各种武装力量加在一起可能接近百万。但是共军还没有攻坚经验。

共军从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开始，经过短暂的正规接触，实际上就转为游击战了。朱毛没有会师之前，朱德已经带着人马在山沟里转悠了很长时间，对怎么打怎么跑都运用得很熟练了。井冈山会师之后，更是把游击战列为主打。日后在博古的支持下，李德指挥共军打过一段时间的正规战，结果很明显，就是第五次反围剿惨败，被迫长征。

即使在抗日战争中，指导思想也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在适当的时候结合正规战，比方说百团大战。但那种时候很少。国共争霸开始，第一场正规战应该是四平保卫战，结果前面已经说了，林彪吃了大亏。接下来的四平攻坚战，在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依然没能拿下。相对而言，四平只是小城市，长春、锦州、沈阳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坚固很多，守军力量都要强大很多，火力也要凶猛许多。

林彪作为共军老牌将领，经过共军各个时期的战争，从最初的小排长上升为红一军团长，日后担任一一五师师长，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东北野战军，他很清楚眼前的困难。

共军的优势在于野战，在野战中消灭对手。因为共军在战术上机动灵活，战术纪律和执行能力胜过国军，可以随心所欲地大范围穿插、分割、转移。如果陷入阵地攻坚，那么就要拼炮火装备，这方面是国军的强项。国军在东北虽然只有五十多万人了，而且被压缩，但都是精锐部队，战斗力是久经考验的。之前在四平两次交手，共军就是吃了这方面的亏。濒临绝境的野兽往往是最凶猛的。所以兵法上说，围师必阙，就是要给被困者留点念想，不至于下定破釜沉舟的信念。

所以林彪看着东北大地上那几座城市，如鲠在喉，脊梁上冷汗直流。他还是犹豫徘徊，思想不定。不是林彪优柔寡断，而是他明白面临的困境。因为他经历过一切，分析过一切，思考过一切，所以难以决定。

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则是非常干脆，把目光锁定在锦州。从地理位置上看，锦州犹如一条打扁担，一头是关外，一条是关内。可以说锦州是关内和关外的咽喉。锦州的重要性并不是现在才有的，早在明朝末年，努尔哈赤及其子孙们就在那里和大明帝国反复纠缠。但是努尔哈赤及其子孙们的实践也证明了锦州是难啃的骨头，因为知道他们入主中原都没能从正面攻破锦州关隘。

熟读历史，且深具战略眼光的毛泽东当然明白锦州的重要性，所以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锦州，林彪则在犹豫。后来很多人写东西，以此证明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和林彪优柔寡断。实际上都是事后诸葛亮。毛泽东在战略方面的果断，那是对的。作为统帅，战略方面含含糊糊的，只会葬送大好前景——那正是蒋介石的缺点。

林彪作为前敌指挥官，必须仔细思考各个方面。想得多了，总比后面准备不足要好。而且就算统帅的战略眼光是对的，也不见得就一定能够实现。当年红军西征，战略目标就没有实现，保卫四平，战略也没有实现。是西征军统帅徐向前无能么？四平保卫战的林彪很无能么？当然不是。那是因为战略目标难以落实，甚至不切实际。

所以林彪看起来很犹豫，想打长春下不来决心，去锦州的路上又想回去打长春。尽管事后看起来却是犹豫多了一点，但那就是林彪的风格，必要的风格。正是那种风格保证了林彪的成功。林彪的犹豫和毛泽东的果断造成了一大奇观：电报战争。

林彪意见：我军和打铁岭或抚顺本溪或新民，敌均能立即组织三个师以上的兵力守，而集中十个师以上的兵力增援。敌增援距离甚近，又因辽河、太子河的妨碍，我军攻城打援皆不便。本溪与铁岭两点，如我军主力向该方向前追时，敌甚至可能暂时撤退，让我军扑空；如我军主力向义县前进，义县之敌必然自动撤至锦州；如我军攻锦州，则所遇敌人比长春强大；如我军等候敌人打通锦沈辽，则不知要等到何时，且即令敌人出来打通，但我主力一向锦沈线前进时，而敌必自动收缩，使我军扑空；如我军向锦州，唐山之线或东或平绥前进时，在敌目前采取放弃次要据点，其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则必到处扑空，或遇四五个师兵力守备的城市。且大军进到那些小地区，衣服弹药军费皆无法解决。同时，东北战士入关，经长途跋涉，士气必降，逃跑必发生，在我主力南下情况，长春之敌必能乘虚撤至沈阳，打通沈锦线。如我军以很多兵力(如三个纵队)入关，沿途仍不易求小仗打，遇大的战斗(又攻占又打援)则又吃不消。而留在东北的部队，既不能打仗，又无小仗可打，陷于无用之池。故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

毛泽东意见：此次如攻长春，我们拟以新老八个纵队直接投入攻城，以两个纵队阻援。我攻城兵力与守城兵力对比，不到三与一之比，但即三与一之比，打援兵力则绝对是悬殊，故要攻城则不能同时打援。如敌不增援，我军在攻域中逐个争夺，消耗必大。能否维持消耗到底，而获得解决战斗的结局，尚无把握。有可能消耗到战斗末期，连队人数太少，无力续攻，使战斗出现僵持局面。

届时敌增援，则可能与守敌会合。打掉长春，就会打掉蒋介石的一个包袱，为他打出退向关内的决心，从而保住一个比较完整的战略集团。这对共产党的通盘棋局是不利的。

从冬季攻势结束，到辽沈战役开打，中间大约半年的时间。半年时间里，毛泽东给林彪发了七十多封电报，大意就是打吧，把锦州打下，在东北关门打狗。林彪也给毛泽东恢复了大致相当的电报，大意就是有困难，还有别的办法。

双方就这样你来我往，大战了一百多天。而整个辽沈战役也才打了五十来天。经过一系列扯皮口水之后，总算决定开打了。

决战，开始了。决战前的对峙死一般宁静。

共军：

在东北有 12 个步兵纵队、1 个炮兵纵队、1 个铁道纵队、15 个独立师、3 个骑兵师，共 54 个师 70 万人。

司令部成员：

司令员林彪（代号 101），日后元帅；

政治委员罗荣桓（代号 102），日后元帅

参谋长刘亚楼（代号 103），日后上将；

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谭政，日后大将；

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后来转行政了；

作战处处长，苏静，日后中将

第一兵团领导成员：

司令，肖劲光，日后大将

副司令员，陈伯钧，日后上将

政委，肖华，日后上将

政治部主任，唐天际，日后中将

参谋长，解方，日后少将

副参谋长，潘朔，日后少将

第二兵团领导成员

司令，程子华（无军衔）

政委，黄克诚，日后大将

各纵队领导成员

第1纵队（后改38军）司令李天佑，，日后上将，政委，梁必业，日后中将；

第2纵队（39军）司令，刘震，日后上将，政委，吴法宪中将，参谋长，吴信泉，日后中将；

第3纵队（40军）司令，韩先楚，日后上将，政委，罗舜初，日后中将；

第4纵队（41军）司令，吴克华，日后中将，政委，莫文骅，日后中将，副司令，胡奇才，日后中将；

第5纵队（42军）司令，万毅，日后中将，副司令，吴瑞林，日后中将，政委，刘兴元，日后中将；

第6纵队（43军）司令，黄永胜，日后上将，副司令员，杨国夫，日后中将，李作鹏，日后中将，政委，赖传珠，日后上将，参谋长，，日后黄一平少将；

第7纵队（44军）司令，邓华，日后上将，政委，吴富善，日后中将；

第8纵队（45军）司令，段苏权，日后少将，政委，邱会作，日后中将；

第9纵队（46军）司令，詹才芳，日后中将，政委，李中权，日后少将；

第10纵队（47军）司令，梁兴初，日后中将，政委，周赤萍，日后中将；

第11纵队（48军）司令，贺晋年，日后少将，政委，陈仁麒，日后中将；

第12纵队（49军）司令，钟伟，日后少将，副司令员，熊伯涛，日后少将，政委，袁升平，日后中将；

炮兵纵队司令朱瑞（第一任，义县战斗中触雷牺牲），苏进，日后少将（第二任）。

以上各纵队均有3个师，另外还有17个独立师。

国军：

国民党于此地部队仅有55万人，卫立煌正规军仅48万人。

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国民党二级上将）

所属部队：

第一兵团

司令：郑洞国，辖新编第 7 军和第 60 军。

新编第 7 军：军长李鸿

——该军辖新编第 38 师、253 师和 290 师，后放下武器，投诚。

第 60 军：军长曾泽生

——该军辖 182 师、265 师和 286 师，后起义。

第八兵团

司令周福成：辖第 53 军和第 6 军。

第 53 军：军长周福成

——该军辖 116 师、130 师和 270 师

第 6 军：军长罗又伦，后由赵家骧接任

——该军辖第 207 师、195 师（后该师改隶第 49 军）

第九兵团

司令廖耀湘，辖新编第 1 军、新编第 3 军、新编第 6 军、第 49 军、第 71 军和第 52 军以及骑兵司令部。

新编第 1 军：军长潘裕昆

——该军辖新编第 30 师、50 师和 287 师

新编第 3 军：军长龙天武

——该军辖第 14 师、54 师和 292 师

新编第 6 军：军长李涛

——该军辖新编第 22 师、169 师和 296 师（后改隶第 52 军）

第 49 军：军长郑庭笈

——该军辖第 79 师和 105 师

第 71 军：军长向凤武

——该军辖第 87 师和 91 师

第 52 军，军长刘玉章

——该军辖第 2 师和 25 师

骑兵司令部：司令徐梁

——辖骑兵第 1、2、3 旅

锦州指挥所（驻锦州）：司令范汉杰，辖 第六兵团、新编第 5 军和新编第 8 军，第 54 军一度归其指挥。

第六兵团

司令卢浚泉：辖第 93 军和第 184 师。

第 93 军：军长盛家兴

——该军辖第 263 师、264 师和 266 师

新编第 5 军：军长刘云瀚

——该军辖第 26 师、293 师和 284 师

新编第 8 军：军长沈向奎

——该军辖第 288 师、289 师和 88 师

第 54 军：军长阙汉騫

——该军辖第 8 师、36 师和 198 师

（十一）林彪的部署

当犹豫的林彪下定决心，那便是雷霆万钧之势。

所有的大战基本上都要分为几个步骤，第一，前期战略部署；第二，要害之地战略攻坚，撕开裂口；第三步及其之后，吃肉。如果走了七八步、乃至十步开外，不好意思，这仗就算没有搞砸锅，也打成了持久战，没啥好说的了。新军阀内战时巅峰之作——中原大战如此，稍后一点的淮海决战也是如此，辽沈战役也一样。

林彪的第一步是这么部署的，留下部分主力继续围困长春的郑洞国。

郑洞国，湖南石门人，生于一九零三年，比林彪年长四岁。郑洞国出身农家，但家境不错，受教育也不错，五四运动时便是积极分子。

他相貌憨厚，性格耿直且善于机变。黄埔军校开办，郑洞国顶替别人入学，并且加入国民党，开启了军事生涯。国军之中关系复杂、党派林立，要想出人头地需要特殊的机缘，如陈诚、汤恩伯、胡宗南等。但也有另类，凭借战功，一步一个脚印成为高级将领，陈明仁算一个，郑洞国也算一个。

郑洞国并不起眼，但是不起眼的郑洞国参与了蒋介石起家的历次战争，东征结束后升为营长。然后北伐，结束后升为团长。然后又通过中原大战和各种平叛升为旅长，随即又升为第二师师长。这段时间，郑洞国提升并不慢。在黄埔学生里，也算是佼佼者。但是郑洞国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派系，主要原因是，他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军人。在国军的中央军里面，郑洞国是最早和鬼子交手的将领，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郑洞国就带着第二师在古老的长城上和鬼子血战八昼夜，相当强悍。抗战爆发，郑洞国参加保定保卫战，并且在徐州会战中，成功地缓解了台儿庄战役的压力，为后来的台儿庄大捷赢得战机。尽管郑洞国的仗打得很漂亮，但是在第二师长的位置上一干好几年，没得升迁。这期间，陈诚、汤恩伯等人已经升为集团军的头头了。郑洞国算是被蒋介石冷落了，因为西安事变时郑洞国听了何应钦的话，何应钦要武力讨伐西安，陷蒋介石于不利境地。

郑洞国虽然升迁慢，却并不影响他的战斗力。郑洞国参与昆仑关大捷，参与第二次长沙会战，打得都很不错。因为打得不错，得到机会加入远征军。在远征军中，郑洞国最高光的时刻则是指挥远征军攻占密支那，赢得赫赫荣耀。那一战是远征军的标志性一战。那一战奠定了他的抗日名将的地位。限于篇幅，就不多说了。

评，抗日战场上，郑洞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民族英雄。不论发生了什么，他的人生价值已经实现，仰不愧天。

抗战胜利后，郑洞国去了东北。当杜聿明生病回后方时，郑洞国成为东北保安军代司令。

郑洞国在东北经历整个全部战争，国军的荣辱他都参与过。一九三八年初，林彪的冬季攻势结束，郑洞国被压缩在长春。郑洞国建议国军放弃长春。如果那样的话，相当于放弃整个东北退守锦州。蒋介石觉得党国丢不起那脸面。国民党之前丢过一次东北，把蒋介石逼得下野，再丢一次，后方肯定是口水满天飞。新任主帅卫立煌，想要全盘经营东北，也不同意郑洞国的计划。郑洞国在长春的话，林彪就有顾忌，不能全部力量攻打沈阳或锦州。没办法郑洞国只能死守孤城。林彪也不客气，把长春死死地围起来。

辽沈战役开始时郑洞国为东北副司令，兼第一兵团总司令，下辖第一军和第六十军。林彪虽然围了长春，却一直围而不攻。因为林彪是了解这位学长的，知道这家伙和陈明仁一样不是省油的灯。陈明仁在四平让林彪印象深刻，所以林彪一直犹豫不决。林彪和毛泽东的那一番电报战争，主要也

是因为郑洞国。林彪想打郑洞国，下不了决心，南下打锦州，又觉得郑洞国会从后边上来。犹豫之中的林彪把郑洞国围在长春，主力南下，进攻锦州。其中六个纵队和三个独立师奔袭锦州；四个纵队在部署在锦州以北监视沈阳卫立煌本部；然后一个纵队和六个独立师围困长春。

这一切部署好之后，林彪用了一个障眼法，继续高喊：练好兵，打长春！因为从大练兵时代就开始喊那口号了，就一直喊下去，结果最后成了一个迷惑对手的口号。

按照一般发展，如此大规模调动军队，应该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但是共军不同于其它队伍，他们极为灵活，而且精于隐蔽。日后在朝鲜战场上，美军也吃了这方面的亏。其实国军的飞机还是侦察到共军的动向，情报汇集到国军沈阳总部，说共军向南调动大部队了。总部侦查机构成员一瞪眼，拿出自己的证据：共军电台都在原地未动，你们为啥不相信科学？

第一步，林彪很快走完，从九月十二号到二十四号，十多天时间里，几十万大军隐蔽在战场上，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对手完全找不到点。很漂亮。在说第二步之前，先说说林彪的对手，卫立煌将军。

（十二）卫立煌将军

国军之中，卫立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

首先是籍贯问题。卫立煌是安徽人。国军之中，皖系人物几乎没有，能排得上号的没几个。实际上在近代战争中，安徽出过很多军人。比方说鼎鼎大名的淮军，李鸿章和刘铭传都是优秀代表。比方说北洋军阀中，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也曾风光一时。正是因为李鸿章和段祺瑞的英雄，皖系旧军人很多，国军之中则很少。卫立煌可以说是国军之中唯一的高级皖系将领。当然戴安澜也很不错，只是英年早逝。

再看卫立煌的年龄，生于一八九七年，比蒋介石的五虎上将都年轻。但是在国军内部，卫立煌却是一个老牌军人，资格比何应钦都老。

第三点特殊之处在于，蒋介石掌控大局之后，重用黄埔系，对老派军人不给好脸色，甚至把许崇智（蒋介石的义兄）都给驱逐了。但是卫立煌却神奇地存活下来。不仅存活，而且越活越重要。

所有这些都证明一点，卫立煌很强悍。有多强悍呢？一九一二年，李烈钧讨伐袁世凯，江西独立之后，安徽也宣布独立。此时的卫立煌才十五岁小屁孩，瘦弱，个头不高，而且身患疥疮，看起来自身难保。但是他跟着大哥一起去当兵。军队不要他，他就在军中给别人代班站岗。直到军事失败之后才回老家。两年之后，卫立煌去武汉投亲，碰见湖南军队在武汉招学兵，立刻报名参加，学得军事知识，为日后腾飞奠定基石。随后年轻的卫立煌南下广东，在粤军中混日子。作为一个外人，卫立煌竟然在粤军中混到旅长，而且不到二十岁。为了装老成，他特意留胡须唬人。

当然这一切要感谢吴忠信。吴忠信是蒋介石的义兄，又和孙中山的关系不错。因为吴忠信，卫立煌和蒋介石很早就认识。孙中山回到广东搞护法运动，吴忠信又把他推荐给孙中山当警卫。孙中山失败后，卫立煌跟着许崇智（也是蒋介石的义兄）混。然后又经历一系列战争。日后蒋介石建立黄埔军校，组建领导班子，却没有找卫立煌。因为卫立煌没有学历，而且在粤军中混得不错，不可能完全听命蒋介石。然后第一次东征陈炯明，卫立煌作战勇敢，孙中山表示很欣慰，还给予奖励——赠送照片一张。孙中山死后，卫立煌成了何应钦的手下。没办法，当时蒋介石是老大，他只信任黄埔系统的人。

接下来的北伐战争中，刘峙、顾祝同都升为军长了，老资格且战功赫赫的卫立煌才是副军长。把卫立煌气得直接旷工，跑上海修养去了。国军将领都是这样，只要心里不爽，就会旷工去上海修养，何应钦、白崇禧都精于此招。卫立煌最后还是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虽然不是心腹嫡系那种信任，却也强于一般杂牌军。原因是卫立煌在十年内战中表现非常强悍。

中原大战之后，得意洋洋的蒋介石拿红军没办法，心腹将领如陈诚、汤恩伯被揍得鼻青眼肿。而卫立煌呢，却在围剿红四方面军时立下战功。当时蒋介石调集大队人马进攻鄂豫皖根据地行政中心金家寨。各路将领畏缩不前，彼此观望，希望别人当替死鬼。蒋介石急得大骂娘希匹。此时不算嫡系、不被信任的卫立煌却精心策划，带着一个师抄小路翻山过去，直扑金家寨。此时红军主力不在，卫立煌一通砍杀，让金家寨血流成河。

蒋介石一看卫立煌如此勇猛，立下如此奇功，杀掉如此多同胞，大喜过望，亲自探望慰问卫立煌，而且送去大笔奖金。更牛的是，为了奖励卫立煌激励士气，把安徽西部的六安、霍山、霍的和河南的固始、商城五县的部分地区专门划出来，以金家寨为中心建立一个新的县城，命名为“立煌县”。要知道在此之前，国民党以人物命名的地名只有一个，叫“中山县”，纪念孙中山的。这个“立煌县”，面积比“中山县”还大。尽管这个“立煌县”是同胞，主要是老百姓的血肉，建成的。但也可以看出卫立煌的强悍。要知道之前不久，汤恩伯兴高采烈地去围剿鄂豫皖，被一战击溃。

卫立煌的表现征服了蒋介石。

随后李济深和蔡廷锴以十九路军为基础，在福建组建反对蒋介石的新政府，卫立煌就被任命为第五路军总指挥，指挥包括宋希濂、汤恩伯在内的蒋介石嫡系。正是在卫立煌的强悍的指挥下，十九路军被包围在福建泉州。十九路军也是一只王牌队伍，之前在上海和鬼子打得那叫一个惨烈。如果一味蛮干，毫无疑问，两军血拼之后将是两败俱伤。卫立煌包围了第十九路军之后停了下来，派人去谈判。谈判结果非常之好：十九路军接受中央改编。

这一手让后方的蒋介石非常满意。卫立煌再次得到提升，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并加封为陆军上将。从原本不被蒋介石信任，短短几年内赢得蒋介石的青睐，卫立煌的一切都是他自己一手挣

来的，没有靠任何关系。尽管他学历不高，也不是黄埔出身，但是他以自身的强悍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随后西安事变中，卫立煌和蒋介石一起被张学良扣押在西安，无疑又加重了他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分量。即使不及陈诚、胡宗南等人受宠，但是至少是一个可靠的人，一个可靠的军人。在蒋介石心中，可靠的军人并不多。嫡系将领之外，也就卫立煌、薛岳等寥寥几个。

卫立煌的强悍不仅表现在对内，更表现在对外。内战之中的卫立煌固然足够强悍，但是真正奠基其地位的则是抗日战场。抗日战场上的卫立煌，表现堪称国军的脊梁骨。

卢沟桥事变之后，鬼子全面进攻。正面国军因为种种原因节节败退。因为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的刘峙同志从内战时代的常胜将军蜕变为抗战中的飞毛腿，十天之内溃退千里，保定、石家庄等地迅速陷落，鬼子很快从北平南下推进到中国腹地，突破河北，兵锋指向山西。

土皇帝阎锡山在山西经营几十年，蒋介石费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曾让他挪窝，这一次真的急了。面对鬼子逼近自家老巢，急得哇哇乱叫，天天催促死敌蒋介石来救命。蒋介石就把卫立煌派去山西，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

卫立煌也没辜负信任，组织并指挥了忻口战役。忻口战役虽然不如台儿庄战役那般耀眼，却也打出了中国军人的风骨。卫立煌在此次会战中体现出一位优秀统帅的素质。因为他指挥的人马不仅是国民党中央军，还有晋军。晋军虽然也是国军，却是一个独立的体系，而且经常跟着阎锡山造中央的反，之前中原大战，晋军让中央军吃过苦头。而且此前，从来没有中央军将领指挥过晋军作战。现在鬼子进村，国家危难，大家求同存异，但是指挥起来终究不顺手。不仅是晋军，更难搞的是八路军。国共协同抗战，共产党虽然归尊国民党为大哥，但是共军有独立的指挥权，只是协同国军作战，并不接受国军指挥。

卫立煌初次上任，就必须指挥三支几乎完全独立、且长时间敌对、缺乏信任基础的队伍作战，简直是指挥联合国队伍，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卫立煌干得很好，他很好地和阎锡山沟通合作，和共军总司令朱德开诚布公。阎锡山虽然老奸巨猾，但是鬼子进攻太原相当于抄他老家，没有选择余地。朱德当时是共军总司令，当时在共产党内威望并不输毛泽东，也是一个顾大局讲大意的人。在整个忻口战役中，共军虽然不受国军节制，表现并不差，林彪带着一一五师一部在平型关伏击鬼子成功，表现不错。刘伯承的一二九师一部，在陈锡联带领下夜袭鬼子明阳堡机场，也完成任务。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忻口战役打得相当激烈。双方血战几十天，最后虽然没有保住太原，中国军人已经尽力，阎锡山、卫立煌、朱德、傅作义、林彪、刘伯承等人也已经尽力，每一个大兵都已经尽力。如果大家一直那么合作，那么打，抗战肯定是另一种局面。

忻口会战之后，卫立煌在河南呆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里，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没有太多值得说的。但是鉴于河南那个地方比较特殊，还是要说一说。在卫立煌之前，刘峙在河南呆了一阵子，把河南搞得民怨很大。卫立煌之后，汤恩伯把河南搞得民怨更大。唯独夹在刘峙和汤恩伯之间的卫立煌，倒没有太多扰民，在河南呆几年，即没有像刘峙那样拉一帮父老乡亲去河南当官捞钱，也没有像汤恩伯那般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纵兵抢老百姓。尽管他既没有刘峙的保定军校毕业证，也没有汤恩伯的士官学校毕业证。

那么卫立煌接下来干啥去了呢？离开了中国。虽然离开中国，却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鬼子。卫立煌去了缅甸，职位是远征军统帅，那是整个抗战史上最光荣的一支军队。

整个二战，中国人表现很英勇，承受了很大牺牲，但是从军事角度上看，做得并不够好。比方说正面的国军完全可以表现得更好，不是说他们不够勇敢，仅仅一点，撤退时完全可以做得更好，节省更多的兵员。比方说淞沪会战后撤，很多嫡系队伍在撤退过程中成了散兵游勇，非常可惜且不智。但是在整个国军系列中，有一只队伍堪称闪亮，那就是中国远征军。

历史上的中国，长时间都是超级大国，小弟众多，常常派兵出国门为小弟打理事务。直到近代被外国鬼佬欺负，依然维持那个传统。直到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前夜，中国依然往朝鲜派兵。随着甲午战争的惨败，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再也没有向国门之外派兵，直到抗日战争的开始。

鉴于过去将近一百年中国军队的表现都不给力，全世界都不拿中国军人当回事。特别是英美人，面对中国军队更是一副高贵冷艳的样子。然而随着英国被德日两国折腾得喘不过气，美国被日本偷袭珍珠港，他们才意识到这么多年来，中国抵抗日本的不容易，放下身段要求中国蒋委员长出兵相救。尽管自己处境很不妙，蒋介石还是派出了一支军队，就是中国远征军。

中国远征军一共两期，第一期十万人，以杜聿明的第五军前行，戴安澜的二零零师为先导。时间是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六号。二十天之后，戴安澜带领二零零师抵达同古。又过九天，也就是三月十七号，和鬼子交手。这是四十八年之前，叶志超从平壤败退之后，中日两军首次在中国以外的地方交手。四十八年之前，叶志超一夜飞奔五百里时，象征着大清帝国的衰败。四十八过去了，中日两国的军人再一次在境外交手。这一次是戴安澜。

戴安澜，安徽无为人，生于一九零四年。无为离合肥不远，那是叶志超的老家。一切仿佛是冥冥之中的定数，以两个老乡身上显示一个民族的悲哀和荣耀。

戴安澜身材高大，作风勇猛，行动迅捷，黄埔精英中的精英。虽然走出国门，也不客气。鬼子来轰炸，戴安澜也不怕场，指挥自己的队伍施展平生所学，和鬼子一招一式较量。血战十天之后，二零零师弹尽粮绝，无救兵支援。在鬼子行将包围同古之际，戴安澜并不烦乱，带领二零零师弟兄从容突围，从容撤退，留给鬼子一个空城。

此战史称同古保卫战中。二零零师虽然损失两千好汉，却消灭鬼子五千，把鬼子第五十五师团打到吐血。可惜天妒英才，在日后的撤退中，戴安澜将军负伤没得医治，和五万中华男儿长眠于野人山，年仅三十八岁。戴安澜不死，不会比孙立人和廖耀湘差。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也正是因为他的早逝，避免了日后内战中的尴尬。

只可惜倭寇未尽身先死。他的遗憾将由同志们来完成，他的骁勇将由另外的战友发扬。孙立人，戴安澜的另一个老乡，共同的战友，亮出了同样耀眼的成绩单。在仁安羌大捷中，孙立人带人成功解救了高贵冷艳的七千英国人，一时间名扬天下。

第一期远征军本应取得更大的成就，因为英国军队对中国军队的不信任，中国领导人长期的恐日情绪，导致杜聿明带着大队人马从野人山后撤，结果五万英雄葬身在原始森林里。那可是最精锐的五万人马，五万男子汉。

第一任远征军司令原本是卫立煌。卫立煌没能到任，杜聿明代理指挥。杜聿明的指挥能力也不差，但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绝对服从蒋介石。蒋介石让杜聿明带人穿过原始森林。杜聿明明知道危险重重，依然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反倒是孙立人抗拒命令，带着三十八师向西撤向印度，度过了危机，为日后反击积蓄力量，然后才有名动天下的新一军。

如果当时远征军统帅卫立煌在任，他敢抗拒蒋介石命令带着人马向西撤退么？从之前和之后的事情上，他干得出来。如果卫立煌把那五万人撤到西边，那么他们将会让好好招待鬼子的。然而这只是如果。卫立煌最后还是坐到远征军司令位置上，但那已经是第二期了。

第一期远征军结束之后，孙立人的三十八师西撤到印度，后组建为新一军，军长郑洞国。新一军还有另外一部分人马，就是廖耀湘的二十二师。二十二师原是杜聿明的第五军。杜聿明带着他们从野人山被撤，结果七千人马折损一半，四个团长都死了。随后廖耀湘带着三千残部去了印度。兵败野人山，是远征军最大的耻辱。洗刷耻辱的方式，就是让敌人流血。在第二期远征军途中，他们做到了。

现在谈起中日战争，都是鬼子如何行，国人如何不行。因为这个观点，汉奸遍地丛生。因为在汉奸眼中，国人不行，鬼子行。汪精卫、陈公博之流就是他们中间的杰出代表。确实，从甲午战争以来，凡是中日交战，基本上都是鬼子胜，国军败。九一八前后，鬼子小部分兵力搞定东北。即使当时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对鬼子能忍则忍。济南时就忍，九一八事变又忍，华北还是在忍。直到忍不住了，才开打。即使在正面，国军在淞沪会战，在徐州会战，在武汉会战，打得相当英勇，最后还是失败了。

因为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人在战场上没能战胜鬼子。中国人战胜鬼子最近的历史，也是三百年前，李如松的抗日援朝。那时候中国还在明朝时期，那个记忆太遥远了。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国人

不行，鬼子行。事实上是一个误区。

不是国人不行，鬼子行。而是鬼子的装备、训练、战术行，国人的装备、训练、战术不行。训练不行，直接导致战力不行。装备和战术，中国是从冷兵器时代刚刚过来，就算有一部分军队装备还行，但是没有经过实践。如果说国人也有相当水平的训练、装备、战术，那么也可以把鬼子揍得哇哇乱叫。

第一期远征军一部分在印度训练。他们得到完整的训练。史迪威将军按照美英军队训练方式训练中国军队。这样一来，国军就弥补了训练上的差距。装备也由美国人提供，美式装备，武器上也不再吃亏，而且有了空中炮火支援，战术上也得到弥补。

训练结束后的中国国军，加上日后又有三十个师空运到印度接受训练。这样，第二期远征军人数上占优势，训练、装备、战术上也不再落后，那么战争的结果已经注定了。他们开始反攻，再次进入野人山，占领胡康河谷、于帮、下孟关等等，一系列荣耀扑面而来。

他们强渡怒江。

他们血战腾冲。

他们攻克猛拉。

他们围剿松山。

他们……

鬼子嚣张的气焰不见了，哇啦哇啦地乱叫，龟缩在要塞了，等待死神的来临。他们很可怜、很无辜、很无奈，但是活该，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群畜生。用人性去怜悯畜生，那是对人性的污蔑。如果抗战结束之际，蒋介石和他的国民政府能够对罪恶的鬼子进行大规模的清洗，那么他可能还可以坚持到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往往是人性泛滥，常常是菩萨心肠而忘却霹雳手段。

其实中国远征军的最大意义并不在于消灭了多少鬼子。而是在消灭鬼子的过程中证明了：不是“鬼子行，国人不行”。在装备对等，战术训练得当的情况下，鬼子在国人面前讨不到便宜。这样的時候我们可以回顾历史。回顾戚继光抗倭，回顾李如松抗日援朝。甚至可以把思维延伸，回到唐帝国时代。那时候，国人和鬼子的装备是对等的，战术和训练也不落后。正是在那些时候，鬼子不仅不敢嚣张，也没有自称先进人，而是客客气气的，看看能不能过来抄袭一点先进的东东。

抚今追昔，在当今和平年代，就要好好练兵，好好生产武器装备，好好专研战术。在训练、装备、战术对等的情况下，没有人能拿中国人怎么样，何况日本人？

跑题呢，言归正传。对于那支远征军队伍，蒋介石当然是相当重视。所以他想让陈诚当总司令。

但是很不巧，陈诚生病了，卫立煌顶上。顶替陈诚的卫立煌赢得了人生巨大的荣耀。

胜利来临时刻，卫立煌说：“今天是我们会师东京的开始。”他“食言”了，因为鬼子搞无条件投降。所以国人没能会师东京，只能以参加东京审判代替。

四年之后，陈诚在东北，再次生病了，卫立煌再次顶替陈诚。陈诚和卫立煌的关系就这么有趣。然而时局已经变了。国军在东北已经陷入了死地。陈诚被林彪折腾得头疼。说实话，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中，陈诚算是比较出色了，军政两栖，都干得不错。比为官清廉指数，陈诚远胜刘峙和顾祝同。比对蒋介石的忠诚，陈诚又胜过何应钦和白崇禧。比政治头脑，陈诚胜过胡宗南和汤恩伯。不仅如此，陈诚还和蒋介石有亲戚关系。陈诚的老婆喊宋美龄为干妈。那么宋美龄也可以算陈诚的干妈。那么蒋介石也可以算是陈诚的干爹。所以不管何时何地，陈诚总能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当陈诚在东北干不下去了，她老婆就去找干妈，干妈就去找干爹。干爹就想，不能让忠心耿耿且有才华的陈诚毁掉东北。

遗憾的是，找不到代替者。资历够的五虎上将（何应钦还在美国）在能力上已经破产。胡宗南在西北，抽不开身。杜聿明吧，刚刚被挤走。找来找去，只能是不是心腹，但能力可靠的卫立煌了。

卫立煌也不是傻瓜，知道东北局势不容乐观。但还是去了，原因有三个：一，各路大员游说，这条可以忽略，因为他们没法逼迫卫立煌；二，老蒋亲自发话，这点很重要。老蒋是老大，大家都靠他混饭吃。但决定性的原因是第三条：卫立煌自己。

卫立煌是一个杰出的统帅。而他的一切成就都是靠自己争取来的，从早年从军，到担任孙中山侍卫，从国军基层一步步爬上来，没有落下任何一级。从一开始不被蒋介石信任，数年得不到升迁，到军事行动之中征服蒋介石。特别是攻下鄂豫皖根据地的核心金家寨，大出风头。再通过抗战中的种种表现，他的地位和能力都得到证明。

一个一流统帅，总是想要在战场上再立新功。如果和蒋老大的关系好，当然可以优先考虑。比方说，在东北情形还好的时候，杜聿明先上。因为杜聿明是蒋校长最忠实的学生。忠实地执行校长的命令从野人山撤退，又忠实地帮助校长除掉龙云。所以得到去东北建功立业的机会。当然，杜聿明干得不错。当东北情况不是太好时，是陈诚军政一把抓。只有情况实在恶化了，嫡系不愿意去，才能轮到卫立煌那种人。

军人么，本来就是火中取栗。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卫立煌是强悍的。强悍的人物内心总是骄傲的。卫立煌愿意去东北，是因为他认为东北还有所为。他的依据主要是，东北那几十万人，是国军精英，他们都是久经考验的精锐部队。卫立煌亲自指挥过那些部队，明白他们的战斗力。另一个依据是国际援助。卫立煌指挥远征军时，和美国人的关系不错，纯粹的军人，彼此敬重。卫立煌在美国同行那里口碑也不错。

卫立煌认为，如果有足够的援助，凭借东北国军的素质，有一番做为也说不定。所以卫立煌跟蒋介石说，要我去可以，给我权柄。蒋介石给了。

那么卫立煌有何策略呢？其实很简单，守。

应该说，这个思想虽然简单，却是击中要害的。当年努尔哈赤崛起之后，明军在野战中全然不是对手。后来孙承宗走马上任，没有像之前的明军统帅那样去进攻，而是依托坚城利炮主防。失去野战优势的努尔哈赤没有办法，彪悍的八旗军也是干瞪眼。后来袁崇焕继承了这个思路，八旗军也没办法。直到清军入关，都没能从锦州突破。

国共在东北的态势和当年的明清有点类似。当时明军占据大部分领土，但是内忧外患。外有清，内有饥饿的老百姓。国民政府虽然占据了大部分地盘。但是关内也是各路共军。尤其是粟裕指挥的队伍，破坏力度堪比李自成当年。只不过当年明的内忧外患是一家，国民政府的全部威胁都来自共产党而已。

经过杜聿明的北进和陈诚的战略调整之后，国军全面被动，已经没有力量进攻了。因为共军在野战中的战术已经出神入化，惟一的弱点就是装备还不如国军，攻坚战上还没啥经验。所以卫立煌决定依托锦州、沈阳、长春坚守，拼装备和炮火，正如陈明仁在四平做的那样。

（十三）小九九

卫立煌的策略，只能成为绝望中的坚持。为何说是绝望呢，因为他的对手是林彪。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林彪已经决定行动。从林彪的部署看，林彪在最北方的长春包围了郑洞国。同时部署兵力监视沈阳的卫立煌。当卫立煌在沈阳思考如何对付林彪时，真实的林彪已经游弋到锦州去咬住他的喉咙。

在卫立煌的部署中，最弱的一环原本是长春。因为长春地处最北端，四面都是共军。共军甚至不需要攻城，直接把长春围起来，等到郑洞国弹尽粮绝时自然玩完。但是毛泽东直接把目光钉在锦州。

在卫立煌的防守环节中，沈阳固然是核心，但锦州并不薄弱。因为沈阳离锦州并不遥远，沈阳大规模的队伍在必要时可以支援锦州。而且锦州是关内外的咽喉要道。所谓咽喉，就是可以直通嘴巴，也可以直达胃。关外的沈阳可以支援锦州，关内同样可以支援锦州。关内的傅作义集团坐镇华北，几十万人马。对于傅作义那帮人，华北的聂荣臻都没有办法，啃不动。如果卫立煌和傅作义齐心协力保卫锦州的话，东野想要拿下锦州也没有那么容易。不仅如此，国军还可以通过海空优势进行补给增援。如果打锦州失败，那么共军无论往哪个方向撤退，都将遭受围追堵截，重演刚到东北那一幕。

正因如此，林彪原本没有打锦州的决心。毛泽东逼着林彪下决心。

相比之下，卫立煌就没有林彪幸运。卫立煌和后台老板蒋介石发生了冲突。蒋介石在东北的战略，就是没战略，或者说是犹豫不定的战略。

国军刚到东北，形势大好时犹豫不定，坐失进攻良机，导致共军翻身做大。

在共军反过来进攻时，国军本应战略放手。蒋介石却又让陈诚去东北军政一把抓，调整防守为进攻，结果输到只剩裤衩。

等到东北基本上没救了，又让卫立煌去救命。

其实找卫立煌时，蒋介石或许已经意识到东北没救了。但是国民政府、国民政府的领袖蒋介石，都没办法承担再次失去东北三省的责任。

当初九一八事变之前，蒋介石刚刚赢得中原大战，基本上搞定了党内新军阀，把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逼到走投无路。日本人搞出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不仅没能解决掉新军阀，反而把自己逼下野了。当时在蒋介石前面还有一个巨大的挡箭牌，就是张学良。当时张学良是国军海陆空副司令，理论上国军的二号人物。有二号人物挡在前面，蒋介石还是被迫下野。这一次，张学良已经没有了，能挡在前面的只有卫立煌。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三省丢失，责任肯定是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但是张学良当时比较信任蒋介石，顺着蒋介石的意思（也有张学良自己的意思）撤退到关内。这一次呢，蒋介石想要再次把当初的事情重演一遍，让卫立煌撤向关内。

从战略上看，东北已经守不住了。撤向关内，把关外那几十万精锐和傅作义联合在一起，守住锦州到山海关一线，共军还真不好打。虽然东北丢了，但国军力量还在。到时候把“作战不力”的责任推给卫立煌，就算国民政府内部口水滔天，只要把卫立煌撤职了事即可。

但问题是——卫立煌不愿意做张学良第二，不愿意替蒋介石背黑锅。蒋介石和卫立煌的关系，并不是心腹或嫡系，而是基于军事能力上的合作。蒋介石用卫立煌，那是信任卫立煌的军事能力。卫立煌跟着蒋介石，是想要建功立业。

所以说懂得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的人是个天才。

所谓战略思想的背后，常常隐藏着个人利益。

卫立煌绝对不会无条件服从蒋介石。当年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任命卫立煌为第一纵队指挥官。卫立煌就不满意，直接撂挑子跑了。幸好卫立煌的老婆多方周旋，让卫立煌去医院呆几天（生病请假，不是故意旷工），才化险为夷。抗战期间，蒋介石的心腹将领（如顾祝同）都和

共军划清界限，唯独卫立煌和共军开诚合作。

林彪对毛泽东不满，也只是在战略中拖延。卫立煌比林彪强悍、直接多了，直接给蒋介石顶回去。蒋介石让他从长春和沈阳南撤，然后回到关内背黑锅。卫立煌偏不撤退。

蒋介石飞到锦州召集大家开会：“形势的发展，实在出乎吾人所料。锦州是东北我军的咽喉，势在必保，我此次来沈，是来救你们出去的，过去你们要找共匪主力找不到，现在已其中在辽西走廊，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好机会，只要大家以革命精神下定决心，坚决服从命令，我想一定可以成功。今日惟有死中求生，如此战失败，则与各位再无相见之期矣！以往的失败，就在于不听我的话哟！”

蒋介石又说：“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死了没什么，可你们还年轻，再不听我的话，一个个都让共产党把你们抓了去！”苦口婆心如此，还能说什么呢。

应该说在这事上，蒋介石很有先见之明，许多人确实被共产党抓了去。

但卫立煌就是不撤。好听点说，认为东北还有可为。难听点，就是不想背黑锅嘛。

蒋介石也明白这一点，所以才让绝对听话的杜聿明先来东北，再让绝对听话的陈诚再次来东北。让卫立煌去东北，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卫立煌不愿意背黑锅，只能绝望地坚守。当然卫立煌也不是完全绝望，他认为美国人反苏反共，不会坐视共军拿下东北，甚至整个中国。

看到卫立煌如此不上路，蒋介石当然要骂娘希匹。林彪不想进攻锦州，毛泽东可以强压他去进攻。卫立煌不想撤退，蒋介石却没法压他撤退。这些许差别，造就了国共两军，甚至国共两党的命运。蒋介石还想要临阵换将，已经晚了。因为林彪已经咬住了锦州。

就在蒋介石和卫立煌的矛盾相持不下时，锦州的范汉杰可是坐不住了。

范汉杰，生于一八九六年，广东人，黄埔一期。

但是范汉杰和其它黄埔学生不一样，他是理科出身，在广东陆军大学进修过，而且去过德国陆军大学。那个时候，德军在世界上的威望强于日军，所以范汉杰绝对算高学历人才。不仅如此，范汉杰的军事实践也是相当了得，在粤军中也是风生水起，逐级上升。所以当范汉杰加入黄埔军校时，黄埔一期之中唯一有将军衔的学员。甚至可以说已经是成品军官，实践经验远胜很多教官（如钱大钧、蒋鼎文）。文凭比刘峙、顾祝同还高。

范汉杰之所以没成为黄埔教官，不是不够格，而是他的粤军背景。众所周知，蒋介石和粤军不对路。之前好不容易把粤军老大许崇智赶走，随后又和李济深等人闹得鸡犬不宁。但范汉杰表现很不错，成为黄埔学员中第一个达到营长的人，第一个达到团长的人，第一个达到师长的人，之后就

被胡宗南超越了。原因还是粤军。范汉杰毕业之后，回到粤军系统上班。当初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新政府对抗蒋介石，范汉杰就深陷其中。

等到十九路军被卫立煌收编，范汉杰原本光辉的前景就没了。不仅胡宗南超过了他，杜聿明也超过了他，还有不少学弟也超过了他。既然如此，锦州如此重要的任务怎么会落到范汉杰头上呢？那是因为在福建事变之后，范汉杰领悟到了中央军将领的绝学：凡事只听蒋介石一个人的话，凡事只向蒋介石一个人负责。

但是坐镇锦州的范汉杰很明白，自己坐在火炉子上面，眼前就是一个火坑，屁股已经被烤焦了，搞不好真的如蒋校长所说的：被共产党抓了去……

不行，一定要逃离火坑。

范汉杰首先找蒋介石辞职，不准。

范汉杰再找老长官顾祝同辞职，不准。

范汉杰又找到卫立煌，想要撂挑子，还是不准。

没办法，只能坐在火炉子上面烤了。

（十四）咽喉

国共开战，关键在于东北。

国军胜，将可以从东北出发，把共军从华北和山东压缩到西北。共军胜，首先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可以从东北出发，上演由北向南的历史连续剧。

东北的关键在于锦州。锦州是山海关前面的战略要地。锦州在，山海关在。锦州失，山海关也将不保。

毛泽东用了半年的功夫，让林彪下定决心攻打锦州。如果打下锦州，共军将切断国军关内外的连线。东北国军将成为孤军。国军的优势是装备，对后勤补给依赖性很高。如果成了孤军，失去后勤补给，成了瓮中之鳖，基本上就完蛋了。东北也就完蛋了。如果共军打不下锦州，那么还是山东一块，华北一块，东北一块，西北一块，零零碎碎，谈不上战略主动。指望华北的聂荣臻消灭傅作义从关内打通山海关，那是不现实的。

战场摆开之后，就是林彪对范汉杰，还是黄埔四期学弟对阵黄埔一期师兄。

东北战场上，杜聿明、陈明仁、范汉杰，都是黄埔一期，都是林彪的学长，都拿学弟没办法。其中原因有很多，比方说林彪为战争而生啊，民心向背啊，什么的。杜聿明被林彪折腾走了，陈明

仁被折腾走了，现在轮到范汉杰。

范汉杰手上有十几万人。林彪呢，可用人手更多，二十多万。但是在装备上，范汉杰占优势，那也是国军优势。林彪的优势也就是共军的优势，机动灵活，纪律性极强，进攻时看似一盘散沙，实际上极有章法。战略态势上看，还是范汉杰占优势。

锦州之所以被称为咽喉要地，只因为地理位置独特。锦州位于辽西走廊最东边，南邻渤海湾，北依松岭山脉。以共军当时的装备情况，绝对不可能从水面进攻的（有那水平，台湾早解放了）。国军可以利用有利地势修建防御工事依托，和共军拼消耗。而那正是共军的弱项（相对）。因为共军的攻坚实力不足。林彪正是在长春进攻郑洞国未果，才南下去锦州的。而且国军还有两个优势，就是沈阳的卫立煌和华北的傅作义都可以支援，还有桂永清的海军和王书明的空军。从账面上看，国军还是占优势的。

林彪虽然部署了军队监视沈阳的卫立煌。如果卫立煌真的下定决心南进，林彪还真不好办。因为共军虽然实战能力优于国军，但是都是集中兵力形成局部优势。不到万不得已情况下，绝对不会陷于劣势从而两面战争。那是傻瓜才干的事。林彪不是傻瓜，所以不会干。如果傅作义真的要下定决心从华北向锦州挺进，共军同样陷入两面作战。卫立煌之所以不愿意南进，他的道理是锦州的事应该交给关内。傅作义一开始也不怎么上心，他的道理是锦州的事应该交给关外。

大家也许搞不明白，既然都是国军，打着同样的旗号（青天白日旗），遵循同一个精神导师（孙中山），听一个领袖的号令（蒋介石），怎么能彼此推诿呢？这个说来话长，就长话短说。卫立煌虽然不是蒋介石的心腹，但是他指挥的那些队伍都是蒋介石的嫡系。傅作义是晋军出身，阎锡山那一派系的。

阎锡山和蒋介石是一对老冤家，斗了一辈子。阎锡山表面上尊蒋介石老大，实际上对蒋介石非常警惕。蒋介石也一样，恨不得把阎锡山一口吃了。那种情况下，傅作义当然希望卫立煌去摆平锦州。因为那是要死人的。死了卫立煌的人，相当于削弱了蒋介石。如果傅作义全力救援，死人是一回事。如果救援不成功，还要被蒋介石抓住小辫子，搞点舆论说傅作义出工不出力，那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双方这般推诿扯皮时，林彪可没功夫等他们。

林彪首先指挥人马迅速歼灭北宁路国军，逼近锦州。北宁路是南北交通大动脉。其次，林彪要干两件事，也就是他的绝学，围点和打援。当时围点是清楚的，就是锦州，打援还不甚明了，究竟是打北边来的卫立煌还是西边来的傅作义不是特别明朗，所以他做了两手准备。尽管他没有必胜的把握，但是准备工作一定要周全。只有准备周全，才能增加取胜的概率。

那是一场恶战。恶战中的恶战则是塔山狙击战。

国共关键在东北。东北关键在锦州。锦州关键在塔山。

（十五）血与肉

塔山并不是山，只是一个小农庄而已，一百多户人家，世代打渔。村子周边地势低洼平坦。东临锦州湾，西边和白台山（两百来米，唯一制高点）相接。山与海之间最狭窄的一段，十二公里宽，依次东低西高。每当潮水来了，东北只有一个土包在上面，老百姓在那土包上打鱼，称为钓鱼岛。

如果不是那场鲜血淋漓的战争，没有人会在意那样一个村子。但是它的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在锦州和锦西之间，距离锦州大约三十公里，离锦西十五公里。当国军发现共军打锦州的意图之后决定增援。增援部队从锦西到锦州，必须经过塔山。

共军的战术，还是那个经典战术，围住一个点，另一帮人打狙击。战术中心究竟是中心那个消灭那“点”还是外围增援之敌，那要视情况而定。比方说前面围住法库，就是围点打援，引诱对手出来，在野战中消灭。由于共军打援太过强悍，以至于国军每次出动总是战战兢兢的。但是共军有时候也会突然把那个“点”坚决消灭，比方说粟裕在山东消灭张灵甫，就是虎口拔牙的典范。这一次林彪也来这一手，要拔掉锦州。拔掉锦州，就要坚决打阻击。

塔山，那个原本平凡的小村庄，注定要经过血与火的洗礼。

林彪把塔山阻击战的任务交给第四纵队。第四纵队的基础是罗荣桓从山东带到东北的人马，底子过硬。和所有纵队一样，第四纵队经历了早期失败，然后一步步走向成熟。在最初的四平保卫战中，四纵狙击本溪方向的新六军未果，丢了一把人，导致领导层变动，胡奇才出任纵队司令员。胡奇才，生于一九一四年，湖北人，出身于红四方面军，抗战后去了山东，随后跟着罗荣桓去了东北。他的名字叫奇才，他本人也是奇才，战场上的奇才，十五岁参加红军，身经百战，逐级上升。

接手四纵之后，胡奇才带领四纵在四保临江中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荣誉。特别是新开岭一战，全歼号称美式装备的二十五师，开创一次作战歼敌整师的记录，扭转了共军在东北的颓势。此战消灭国军八千，俘虏国军六千。不仅如此，胡奇才还带着六千俘虏一路作战，堪称奇观。塔山狙击战开打之时，胡奇才三十四岁，正奔向中年，精神和身体处于巅峰。东野总部命令胡奇才亲临塔山指挥。

但是塔山狙击战并不好打，因为他们将面临猛烈的炮火。当初四纵阻击新六军失败，就是挡不住炮火的袭击。此次的塔山，甚至无险可守。面对猛烈的炮火，在无险可守的情况下，门外汉都知道任务是何等艰巨。但是上了战场就没有回头路，要么是胜，要么是败。如果败了，不仅死亡概率大，而且会牵一发动全身。

胡奇才多次观察之后改变部署：一开始的部署仅仅防御旁边的那个两百来米的白塔山。胡奇才

认为那样不行，又在村落中构筑防御体系，坚守村庄，并且控制村边通道。事实证明他的改变是有效果的。只是可怜那村子里的百姓遭受战火洗礼，家园毁于一旦。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号凌晨，塔山之战打响，蒋介石在葫芦岛说，要在十四号之前拿下塔山。而且是对国军海陆空三军说的。因为蒋介石明白，共军就要向锦州发起进攻了。他绝对不想让张灵甫在山东的悲剧重演。何况锦州远比张灵甫那个队伍重要。

话说得虽然好听，实际行动起来却大打折扣。国军进攻之前，对炮火的准备和共军的部署并不是特别清楚。所以他们的火力虽猛，杀伤力并不理想。以至于他们集结冲锋时，共军阵地上还有大量的地堡和铁丝网。共军可以依托防御工事反击。

就在十月十号当天，国军分别向白台山阵地进行了七次冲锋，向塔山阵地进行了九次冲锋，没有丝毫进展。每一次冲锋都是血肉横飞，都要血流满地。一次次冲锋，不仅仅是大兵们肉体的损失，还有精神上的折磨。因为在战场上，士气非常重要。每一次失败，对士气都是打击。

国军战史中，从孙中山首次闹革命算起，已经半个世纪了。从武昌起义算起，也有将近四十年。从蒋介石黄埔建军算起，也有二十四年。那些年中，国军经历过各种情况，各种危机和荣耀，也算是见多识广。但是在那些年中，国军很少经历攻坚战。早期那些就不说了，政治价值大于军事价值。从蒋介石北伐开始，国军气势很少攻坚，不管是西路的武汉和南昌，还是东北的上海与南京，都没有经历攻坚战。国军打得最惨烈的是抗日战场。正面抗战中，国军基本上在防守，很少战略进攻。

也就是说，在攻坚这一块，共军不擅长，国军也不擅长。但是国军有远征军。在抗战末期的战略反攻中，远征军还是打出了攻坚水平。正因如此，国共在东北初次交手时，国军展现出更高水平的攻坚。特别是两次四平战役。第一次国军攻坚，攻下了。第二次共军攻坚，没攻下。但是在那一系列攻坚中，战略意义没有一次可以和此次相比。塔山拿不下，锦州就要完蛋。锦州完蛋，整个东北国军就要完蛋。整个东北完蛋，东北共军入关，华北就很难守住。

正因为如此重要，所以蒋介石老毛病又犯了，亲自插手。国军打得最漂亮的远征军的战史上，蒋介石是没有插手的。蒋介石直接插手的战役中，通常都是悲壮一番之后撤退。此次能例外么？

进攻第二天，国军仍然没有太大变动，还是老一套，只是加强了炮火力量。在关键时刻，国军拿出了罕见的血性。国军利用夜袭夺取高地。而且四五一团的正副团长带头冲锋上阵，并且战死在阵前。从早晨打到天黑，除了伤亡之外，没有任何进展。如此这般冲锋，已经是国军的极限了。即使在抗日战场上，正副团长带头冲锋并战死的状况也是非常少见的。

连续两天的冲锋，导致国军的五十四军和六十二军损失惨重。

此时坚守在塔山的共军也是咬紧牙关。共军虽然在思想纪律方面强于国军，吃苦耐劳方面也强

于国军，长时间以来和国军作战中处于优势地位，但终究也还是血肉之躯。国军那炮火可是实打实的。而且共军阵地也无险可守。当国军不要命冲锋时，共军也很吃力，伤亡逐渐增加。

一连两天，国共双方的将士们在塔山那不起眼的地方，想尽一切办法置对方于死地。他们都是中国人，指挥官中很多人师出同门（黄埔军校），大兵之中很多人甚至是老乡。同胞之义在战火中被践踏。虽然说上了战场就要遵守战场的规矩，但是看见国人流血，心中总不是滋味。

第三天双方休整。大家喘口气，都在为未来的恶战做准备。

高峰在第四天到来。按照蒋介石的命令，要在十四号之前拿下塔山。再晚的话，拿下塔山也就没有意义了。根据后来共军作战的时刻表，从十四号开始全力进攻锦州。所以整个塔山之战，十月十三号是最为血腥的一天——正如黎明前最为黑暗。

战斗照例在拂晓打响。凌晨四点半，炮声想起。国军用最猛烈的炮火轰炸共军阵地。共军借助堡垒抵抗。此战血腥程度，给予共军空前的洗礼。在抗美援朝之前，对共军而言，塔山狙击战绝对是炮火最为猛烈的时刻之一。但是共军生存了下来。他们必须生存下来。如果他们沒有生存下来，就不会有日后的种种。

十二号休战时，共军没有停下，而是忙碌修筑防御工事。这就是共军最大的优势，他们似乎永远不需要休息，总是比对手更大的耐心。那大概就是中国农民最大的特长吧。要知道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为坚韧的群体，吃苦耐劳精神无与伦比。他们可是在君主专制的体制下生存了数千年。

国军炮火之后又开始冲锋，而且是密集冲锋。如果说战场上存在人海战术，那么密集冲锋就是典型的人海战术。国军常常埋怨共军使用人海战术。绝命时刻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能用的招数都使用了，时间不等人，那就赶鸭子上架吧。打到你死我活的阶段，便是本能冲撞了。各种武器，只要能杀伤对手的招数统统用上。大家都明白，塔山关系锦州安危，锦州关系东北安危，东北关系全国安危。

但是国军玩人海战术显然不行。因为他们和共军不一样，他们的队伍和战争结果没有直接利益关系。共军打胜仗，大家都有土地分，因此共军可以赢得广大老百姓的支持。国军呢，死了就是死了。就算冲锋时有奖金，但是命冲没了，啥也没了。大兵如此，那么将呢，国军将领也不错，但是总是在各种派系中争斗。关键的统帅部分，卫立煌也不错，问题是他刚刚上任不久，而且和领袖蒋介石不和。共军统帅林彪已经站稳了脚跟，赢得官兵绝对支持，还有领袖毛泽东的绝对信任。

林彪有各种战术，可以把看似一盘散沙的战场凝聚起来，形散而神聚。国军不行，散就是散。如果把战场比喻成文章，林彪那叫散文。国军那叫杂记。因此国家搞密集冲锋时，直接是人潮往上冲，而前面是机枪。可以想象那个血肉翻滚的情景。太阳照在坚硬的大地上，反光都是红的。

那些死者都有自己的家庭，都是儿子、丈夫、父亲。但是就死了，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姓名。有的人口袋里还有大把的钱财，那是冲锋之前发放的奖金。当然每个生命都要死去，但最合理的死法应该是自然死亡，而不是死在同胞的枪口下。

残忍的冲锋持续了将近三天，在十五号的时候国军消停了。不是他们愿意消停，而是没有继续的意义了。因为共军从十四号十点开始，共军全力进攻锦州。在炮火掩护下，共军很快突破城防，后续梯队涌入。共军第二纵队和第七纵队通过十八小时的激战攻下锦州指挥所和第六兵团司令部，俘虏包括范汉杰在内的官军九万人。看看这个数字就知道国军气数已尽。锦州一共才十多万人，结果九万多人投降，相当于不战而降。这仗还打啥？

锦州沦陷，整个东北也将完蛋了。蒋介石向北方看一眼，黯然离开。在他主导中国局势之后，再一次失去整个东北，而且是最残忍的方式。耻辱萦绕在他的心头，但是他没有心思去想那些，因为前面还有更大的困难等着他。粟裕在中原地带神出鬼没、横冲直撞，已经成了他心窝里的尖刀。彭德怀在西北已经狠狠地扇了他好几个耳光。原本相对稳定的华北，现在因为东北的沦陷也变得岌岌可危。情形比抗战时代还要危险。蒋介石很惆怅。但是他的困局都是自找的。

看看塔山之战，东进兵团的指挥官为侯镜如。侯镜如是黄埔一期，但也是共产党，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最后和组织失去联系而脱党的。有趣的是，侯镜如原本不愿意去指挥，还是被蒋介石赶鸭子上架的。虽然在塔山之战中，没有发现侯镜如和共产党怎么样，事后看起来却非常诡异。实际指挥官阙汉骞倒是一个猛将，但级别太低，指挥不动其他人。比方说海军的桂永清，抗战之前可是御林军老大，装备很牛的。可惜抗战之中赔光了老本。尽管他不懂海军，但是当了海军老大，也不会拿师弟阙汉骞（黄埔四期）当盘菜。

所谓海陆空三军作战，根本就是一个笑话。

反观共军这一方，罗荣桓主动让参谋长苏静前去协助指挥作战。苏静坐在那里，反复重复总部的意思：死守塔山，叫敌人尸骨成山，血流成河，不能前进一步。比起范汉杰带着九万人投降，这样的战争意志，差别……

（十六）伤痛

共军拿下锦州之后，东北基本上就结束了，国军成了代罪羔羊，接下来也没啥好说的。但是到此结束又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对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来说，战争都是一种巨大的伤痛。政治能体现伤痛的，不是双方领袖，不是双方统帅，甚至不是战场上的大兵，而是老百姓。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民族的任何伤害，受伤的总是老百姓。

决战东北也是一样，受到伤害的也是老百姓，典型便是长春围城，惨痛而残酷。

长春位于东北腹地，松辽平原中央，是东北铁路交通枢纽，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很早就有人类生存繁衍，汗时为国，唐时为府。在辽、金、后金时代，长春都是重镇。可以说在整个东北历史上，长春都是相当重要。

特别是鬼子进中国之后，更是苦心经营长春。九一八事变后，满洲国建都于长春。

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鬼子前后经营十四年。在这十四年的时间里，长春取代沈阳成为东北核心。鬼子是把长春当成永久性基地建设的。不仅有大量的日本拓荒团，关东军本部也迁往长春。关东军在长春大规模修筑永久防御工事，意图长治久安。

在鬼子的苦心经营下，长春人口从沦陷前大约十五万人膨胀到七十万。鬼子投降之后，一部分日本人返回东瀛，长春人口大概五十多万。国军开进长春，又加强了工事。

当国共开战之际，长春有数量众多的永久性碉堡和地堡，就连市中心建筑和街道都有地下坑道相接，构成核心守备。与此同时，外围设有宽三米深两米的外壕，有纵射火力及铁丝网、地雷、绊索、鹿砦、陷阱等工事。那时的长春已是一坚固防御之大城，其坚固程度在全国都是数得着的。

国军在东北几年由盛到衰。共军恰好相反，由衰到胜。共军衰的时候，国军乘胜夺取长春，并以此为依托和共军作战。但是经过早期的国军战略失误，中期陈诚的一番折腾之后，形势逆转。共军渐渐壮大，占据优势。当卫立煌到达东北，国军已经岌岌可危，但是长春依然坚固。林彪一直想打下长春。因为打下长春，就可以把整个中北部全部拿下。所以林彪在大练兵时就高喊：练好兵，打长春。

但是他在长春城下徘徊很久，直到最后也没能“打”下长春。

林彪虽然没能打下长春，并不是说他没有任何作为。林彪指挥千军万马，一番横冲直撞之后，让长春成了一座孤城。打不下，那就不打。即使不打，也有折磨对手的办法。

长春的郑洞国原本就是一个狠角色，再加上坚固的防御体系，硬攻绝对不是好办法。林彪就把长春给围起来。时间是一九四八年三月份，冬季攻势结束之后。

也就是说辽沈战役开打之前，长春围城就开始了。两个月之后，共军逼近长春，切断城内外来往。现代城市看似功能强大，实际上相当脆弱，一旦被围困，那就啥也没有了。

当初国共开战之际，老百姓也分成两帮。城市人，有钱有势有地位的人，基本上跟着国军了，跟国军结亲啊、拉关系啊之类的，希望能保住富贵。因为国军负责保卫他们的财产。但他们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广大农民跟了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有土地政策，可以赢得安身立命的根本。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一部分人，那就是广大市民。其实市民很现实，反正都是上班，谁来了都一样。当年鬼子在，给鬼子上班。国民党来了，给国民党上班。共产党如果能来，也可以给共产党上班。

问题是共产党要来，国民党不让来。国民党不让共产党进城，共产党就围城，把城市围得水泄不通。城内的国军也不退让。虽然共军围城，但国军自己有战略储备，一时片刻不见得挨饿。这下就苦了那些市民。城市虽然高档，终究没办法生产五谷杂粮，瓜果蔬菜啥的，需要城外广大土地的支持，也就是接地气。隔离之后，就啥也没了。

困守长春的国军为郑洞国指挥的第一兵团，主力是新七军和六十军，大约六万人。其中新七军为蒋介石嫡系，全美式装备。六十军为滇军，战斗力次之。此外还有大约四万地方部队，加在一起十万人。按照当时的局势，那些人在野战中不够林彪吃的，但是在长春城内，林彪难奈他们何。

等到六月底，共军部署完毕，长春城内对外的一切就完全断绝了。共军部署了一个圆形，以长春为核心，以周围四十五公里为半径，全面封锁。共军不仅封锁了长春城，还占领了机场。国军赖以生存的空军资源也就没有了。十万大军只能靠空投补给。但是飞机在进入长春上空之后，正好成为共军的靶子，不敢离太近。大多数物质仍不到城里面，白白送给共军。共军心里表示感谢下，手头的枪弹照打不误。

共军为了瓦解国军，决定攻心，对着阵地喊话，发传单，说父老乡亲们，咱们都是自家人。自家人不打自家人，过来吧。共军这边有很多“投诚”人士。他们为了立功，就使劲往里面喊话，兄弟们过来吧，这边风景很好。另外共军的地下党工作效率也非常高，特别是针对六十军。他们本来就是旁系杂牌，按照国军的光辉传统，一旦战争开打，杂牌军的功能就是在前面当炮灰。

国军那边呢，后勤补给困难之后，开始实行粮食管制。为了保证军需，他们制定了一个红头文件，给市民只留下三个月的粮食。而且仅仅是市民，长春城内还有很多难民，他们都没人管，没有粮食，自生自灭。即使是市民，理论上有三个月粮食，执行起来是要打折扣的。仅仅是粮食，蔬菜、水果啥的都没有。

所以从围城开始，城内注定不安全。因为难民不可能等着饿死，挨饿的时候就要去偷去抢，人类本能之需求嘛。而且守军也会在城内抢夺粮食。他们抢夺粮食干嘛呢，说出来很搞笑，有人想要投机倒把，囤积奇货，大赚一笔；有人可以用粮食去换取生理必须品，比如女人。这一幕和淮海战役末期非常相似，都大难临头了，还想着放纵，还想着最后的疯狂。

最后导致什么情况呢，就是市民有粮食也不敢做饭，担心遭来横祸。城内物价飞涨，原有的钞票已经不够买粮食了。国民党中央银行长春分行适应市场需求，印发大面额钱币，几十万一张，几千万一张，几亿一张，几十亿一张，几百亿一张，直追上坟焚烧的冥币。如果那些玩意现在还在，估计能让很多冥币工厂都要破产。

一段时间之后，难民变成饥民，市民也变成饥民。整个城市变成饥饿之城。饥民饿得不行了去抢军队粮食，结果可想而知。

原本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放饥民出城。共军一开始也有放饥民出城。但是很不幸，有一帮齷齪的军人。什么叫齷齪的军人呢。军人上战场，就应该遵循战场的规则，要么使出全部的智慧 and 武力去和对手干，战死或者当英雄，都是军人的本分；或者干脆装孙子投降。但是有一部分人不是，既不愿意跟着国军当英雄，也不愿意投降共军当孙子，而是混在难民中间，企图混出去。共军遇到这种情况，就不再放人。国军呢，也不愿意饥民再回到城市。

于是一大批饥民，老百姓，国人，国军和共军的共同同胞，困在国军和共军的关卡中间的缓冲地带，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对他们来说，前后左右都是同胞，自己却生活在地狱中，由同胞自造的地狱中。他们饿死，一批一批地饿死，成堆的尸体。

对两边的军人而言，或许他们也心痛，但是他们表示无能为力。因为对国共双方的军人而言，到了生死时刻，考验意志的时候。从大的角度上看，他们坚持人间正道。共军想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国军则要捍卫三民主义。小的方面来讲，关系自身的生死存亡。夹在中间的饥民则啥都不算。对共军而言，如果国军混在饥民中逃走，功亏一篑。对于国军而言，饥民回到城里只会制造事端。所谓人间正道是沧桑，大概也就是这意思吧。

彼时彼刻还能说什么呢。乱世，人命不如狗。别说是狗，连尘埃都不如。

（十七）最后的决战

国共开战三年，局势天翻地覆。很多人死了，很多人成了俘虏，很多人葬送了一世英名。作为主角，林彪好像没啥变化。他还是那个精瘦的样子，看起来弱不禁风。他还是很少说话，很少搞关系，整天看着地图。形势不利的时候，他那样。形势有利，还是那样。

拿下锦州，活捉范汉杰，其他人（如刘亚楼）高兴得跳起来，林彪只是点点头，嗯了一声。

锦州围困，郑洞国支持不住了，投降，林彪仍然只是点点头，嗯一声。

如此巨大的胜利，怎么也得表示一下啊。不然怎么能对得起观众？是他在耍酷么，当然不是，风格。他的风格就是这样。红军开始，林彪就是沉默寡言，很少说话。除了看地图和沉思之外，他的唯一爱好就是看随身携带的那个小本子。那里记录着他的战功。是他自己记录的。平型关大捷之后，举国欢庆，林彪没有露出任何笑容，开始写军事总结。那个总结可以说是抗日战争最好的手记之一。

所以大家都习惯了，习惯于他的独特，习惯于他的与众不同。尽管他看起来文弱，说起话来也不严厉，但是没有人敢犯他的威严。

点完头，嗯完之后，林彪又陷入了沉思。他在想什么，在想那一座座血城？再想连天的炮火？

还是在想那些在战火中受难的老百姓？都不是！他在想一个人，一个绝对不能忘记的人，就是一代名将廖耀湘。

廖耀湘何德何能让林彪如此记挂？不是廖耀湘怎么样，而是廖耀湘带领的那支军队，就是新一军和新六军，那是国军王牌中的王牌，久经考验的。如果不趁势歼灭掉，他日别处相遇，那两支军队绝对可以给共军造成致命的杀伤。

林彪在东北最初的屈辱，多半来自新一军和新六军。当初四平惨败，一路北逃，狼狈不堪。孙立人和廖耀湘更是如影随形。随后孙立人和主帅杜聿明不和被调走，新一军便由廖耀湘指挥。

廖耀湘，湖南人，生于一九零六年，比林彪年长一岁。其家境也和林彪差不多，有点薄产。因此受到的教育也和林彪相当，念过传统的私塾和不传统的现代教育。更为有趣的是，两人都去了黄埔军校。林彪十七岁去黄埔。廖耀湘十九岁才去。因此，廖耀湘虽然年长林彪一岁，在黄埔军校却低两届。早期黄埔军校一届半年。林彪第四期，廖耀湘为第六期。东北战场上，廖耀湘估计是林彪碰到的唯一的黄埔学弟。

黄埔精英，主要集中在前四期。因为蒋介石人生腾飞于一九二四年。东征和北伐，是蒋介石成功的基础。东征学生军就是黄埔一期的学生。毕业生在日后国共双方均非常显要，国军方面如胡宗南和杜聿明，共军方面如徐向前和陈赓。一九二六年蒋介石北伐时，黄埔四期也毕业了，赶上了蒋介石腾飞的最后一班车。等到蒋介石北伐结束，军内系统已经饱和，重要位置被占完了。林彪就是因为没有赶上北伐的蒋介石，才由聂荣臻安排，加入共军的。

黄埔四期之后，最有名的大概是戴笠，也是六期的。但是戴笠的名头不是在战场上取得的。真正在战场上取得荣耀的，是廖耀湘。像廖耀湘那种资历很浅（没赶上东征，没参加北伐，在中原大战中没有建功）能爬上兵团司令的位置相当罕见。同时也证明，廖耀湘非常有才。

廖耀湘毕业时，蒋介石已经完成了北伐（第六期学时变长了），想要打造一支现代化的陆军，派遣军官出国进修。一千个年轻军官参加考试，录取四十人。考试成绩，廖耀湘名列第三。但是名列第三的廖耀湘却没有得到留学资格，理由很搞笑，廖耀湘个头不高，长相不帅，而且脸上还有伤疤，担心影响国人形象。廖耀湘很来火，直接去找蒋介石，质问究竟是选拔军官还是选女婿（够胆）。蒋介石一看这情况，非但没有发火，而且表示很欣慰。因为蒋介石当年要去保定军校，因为年龄差几个月被拒绝，也是通过大闹一场才去的。蒋介石看见初生牛犊，仿佛看见了自己，就特批廖耀湘前往法国，理由：该生系难得军事干才，学成归国后委以重任。蒋介石就是不简单，开后门都如此艺术。

廖耀湘则成了那批人中最有出息的。

廖耀湘在法国一直呆到一九三六年，已经三十岁，还没有怎么接触过战场，回国就面临鬼子进村的问题。与此同时，他未来的对手林彪在战场上已经磨练了将近十年，已经是红一军团长，号称红军之鹰。那么作为军人的廖耀湘是什么样的呢？标准的军人：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既不逢迎上级，也不搞人际关系。家中来客人，六菜一汤（国军中很节约了），吃饭时每人斟酒一杯，就一杯。

按道理说，这样一个人在国军中是很难爬上去的。但当时是乱世，鬼子来势凶猛，是考验大家成色的时候，而非比赛拉关系的手段。廖耀湘回国之后，也算是高学历的海归人才，又有黄埔背景，所以谋到第一份工作，少校连长。抗战开始升为中校营长。他参加的第一次战役，则是耻辱的南京保卫战。

那一战是国军的耻辱。原因不是因为丢了首都，而是战略举棋不定，战术上犹豫不决，导致没有进攻也没有防守。数万国军将士成为鬼子的俘虏，惨死于屠刀之下。身为下级军官的廖耀湘被困在城内。他的主要责任并不是要消灭敌人，而是保住小命。廖耀湘脱掉军装，混入难民营，最后在一个老和尚的帮助下逃脱虎口。十九岁进入军校，学习军事十年，第一战就如此窝囊，廖耀湘感觉很受伤，同时也得到洗礼。

向西撤退的国军痛定思痛，决定逐渐机械化部队，就是国军的第一支机械化队伍，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机械化队伍，新编二零零师。由此可见中国军队和列强的差距，列强已经是钢铁洪流了。廖耀湘因为在法国主修机械化骑兵，所以加入了。随后二零零师扩编为第五军，杜聿明为老大，邱清泉为二二师长，廖耀湘为副师长。昆仑山一战，第五军立功，邱清泉升为第五军副军长，廖耀湘为二二师长。

廖耀湘真正绽放光芒是在缅甸战场。第一次远征军，因为各方面失误，兵败野人山，戴安澜殉国。廖耀湘带着残部撤向印度。在印度，二十二师经过整编休整，加入了第二期军事行动。在反攻缅甸的过程中，廖耀湘的二十二师和孙立人的三十八师密切配合，赢得一系列荣耀。抗战后期，三十八师和二十二师分别成为新一军和新六军的基石。

经过残酷的战火洗礼之后，新一军和新六军成了国军训练最好、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几个队伍之一。内战开始之前，他们又同时开往东北战场。东北的廖耀湘是第一次踏入内战战场。国共第一期对决十年，廖耀湘还在学习呢。初上内战的廖耀湘表现不俗，在第一次四平战斗中，他指挥的新六军在解决本溪之后，从本溪方向杀奔四平，中间击溃了攻击第四纵队的狙击，使得林彪决心放弃四平，一路北撤。

然后孙立人和杜聿明闹别扭被调走，新一军也落到廖耀湘手上。孙立人在国军中是个异数。而廖耀湘是杜聿明的铁杆（第五军系统）。所以杜聿明把新一军交给廖耀湘很放心。廖耀湘升为第九

兵团司令。除了新一军和新六军，还有新三军、新七十一军、新十四九军，大约十万人。整个国军中间，第九兵团也算是战斗力最强的兵团。这样一个兵团却在辽沈战役中死得不明不白，基本上没有发挥任何作用。除了林彪很牛，当时的东北野战军很强大，还有运气也占很大成分。

锦州之战开打之际，第九军团在沈阳附近。蒋介石和卫立煌不和。国军又犯老毛病，战略上举棋不定，战术上犹豫不决。蒋介石让大家撤吧。卫立煌让大家继续守。蒋介石是领袖，黄埔校长，廖耀湘尊重他。另外一个杜聿明，廖耀湘老上司。最后一个就是卫立煌，也是上司。廖耀湘也在蒋介石和卫立煌之间左右摇摆。国军之中，廖耀湘最信任三个人。廖耀湘的思想斗争还没有结束，锦州的范汉杰被生擒了，然后长春的郑洞国又投降了。此时廖耀湘意识到真正的危机来了。

不仅是他自己，整个第九兵团的危机都来了。那么如何来摆脱即将到来的危机呢？蒋介石和卫立煌都开出了药方，但廖耀湘认为，都没有用。

蒋介石给出的药方：夺回锦州。

廖耀湘有所行动，但是在黑山和大虎山，他遇到了猛人梁兴初。梁兴初带着第十纵队挡住了廖耀湘。梁兴初何许人也，就不用多说了吧。两年之后，梁兴初带着三十八军（第一纵队改编）向美国佬证明了中华民族的钢筋铁骨。此次狙击廖耀湘的美式装备的人马，全当提前练练手，累积经验。廖耀湘被梁兴初狙击，不丢人。廖耀湘一看对面那位如此凶猛，知道领袖蒋介石的药方是不能用了。

其实廖耀湘不认同蒋介石的药方。虽然蒋介石比廖耀湘年纪大，过的桥比廖耀湘走路多。虽然蒋介石比廖耀湘威望高，足以载入史册，廖耀湘只是个军人。虽然两人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但是抛开一切政治、资历、威望因素，仅仅讨论战场情况的话，身为将军的蒋介石并不比身为将军的廖耀湘强。身为将军的廖耀湘已经看到夺回锦州不现实。很多身份的蒋介石却幻想着把不现实变成现实。所以廖耀湘不认同。

卫立煌的药方：让廖耀湘退回沈阳，静待变化。

廖耀湘虽然客客气气地应付了卫立煌，心中却在骂这位曾经尊重无比的老上司。卫立煌的药方对不起他的名头。按照卫立煌的药方，退缩沈阳的话，下场无非是长春第二。郑洞国的悲剧就在眼前，还想让老子送死，不干。

如果说一代名将卫立煌在进入东北之际，还想在东北有一番作为，不当张学良第二，还想依赖大城市防守，等待时局转变，比方说国共再次谈判，或者美国老大哥介入。在锦州沦陷，东北大门关闭，在长春不堪围困而投降之后，还幻想着那一套，显然是不现实。比蒋介石幻想夺回锦州还不现实。那么从小就泡在战场上，给孙中山当过卫队长，参与过国军各个时期的战争，在国军各个级别上都干过，全凭战功赢得蒋介石信任的卫立煌连那点战略眼光都没有？别扯了。

只能说卫立煌已经动摇了。当时摆在卫立煌面前有两条路，带着残兵败将逃走。那样的话，回到国统区也将遭受审判。前面的陈诚，仅仅吃到几场败仗，就被调回后方，被一帮人骂了好一段时间。要不是蒋介石撑着，结果会很惨。但是陈诚是蒋介石的心腹，老蒋一手发现、提拔、培养的，又是老蒋的干女婿。蒋介石当然是力保。那么卫立煌呢，本来就不是蒋介石嫡系，用他，是想要他的战争能力。如今打了败仗，丢了东北，正好是背黑锅的好材料。日后国共争霸，不论胜败，卫立煌都不会有好结果。如果国军失败了，他将作为祸首，迎接满天脏水。即使国军胜利，他也将成为反面教材。所以卫立煌宁愿呆在东北，多呆一天算一天。何况在他面前还有另外一条路，共产党那边。

卫立煌和共产党也有很大的仇恨。国共第一期内战，卫立煌可是在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痛下杀手的，直接杀出了一个“立煌县”。正因如此，蒋介石才敢把不算心腹嫡系的卫立煌放在东北。但是对共产党而言，是另外一个情形。卫立煌杀共产党越多，共产党越是要争取他。争取到卫立煌，并且善待卫立煌，是政治宣传的好材料。看看，卫立煌如此大仇，我都能容纳。国军同胞们，不要跟着虚伪冷酷的蒋介石了，投入我们伟大领袖温暖的怀抱来吧。

所以卫立煌在犹豫。虽然他的信仰和共产党不一样，但都是想拯救中国呗。如果在国民党那里全部是黑暗，在共产党这边则有一丝光明。所以犹豫之中的卫立煌动摇了。他想把廖耀湘忽悠到沈阳，增加自己的筹码。究竟怎么做，他并没有犹豫很久。

廖耀湘呢，此刻还是纯粹的军人，还想想办法带着弟兄们逃生。因为那支队伍就是他的生命线，是他军人的荣耀。没了队伍的将军，好比是没了躯体的游魂，孤魂野鬼一般。既然从军事的角度上看，领袖的药方和统帅的药方都不能用，那就相信自己好了。

廖耀湘自己的药方是出营口。既然领袖的判断不再正确，统帅的心思不再纯正，为了十万弟兄，只能相信自己了。

十月二十五号晚，廖耀湘往营口方向撤退。那也是毛泽东和林彪最担心的事。如果廖耀湘带着他的人马从营口逃脱，那无疑是东北战场一大败笔。但此时的廖耀湘军团已经是惊弓之鸟，完全没有了往日的自信。

廖耀湘撤退到台安附近，离营口仅仅一百多公里，正常行军的话，两天时间。偏偏是没有那两天了。廖耀湘遭到独立第二师的狙击。如果他坚持往前走，第二师是没有办法挡住他的。但是廖耀湘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他错误地判断那是共军主力，又调头向东，打算按照卫立煌的药方吃药。然而东边才是天罗地网！

于是就出现这样一个景观，国军五大主力：新一军，第五军，新六军，第十八军，新编七十四师（编制一个军），战斗力都是极为强悍，在抗日战场中，堪称精华中的精华。国共内战，这五大

主力都被共军消灭了。但是灭亡的方式各不相同。

最先被灭的是新编七十四师。在孟良崮绝地，外援不给力，缺水断粮，重武器不能施展的情况下，面对数倍于己的对手（不含打援部队）依然坚守三天三夜，在那种情况下已经是部队的极限。败于谋略，而非败于战力。

第十八军是陈诚系的骨干，胡璉也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淮海战役开始，由黄维指挥。十八军被困在双堆集，让刘邓的第二野战军啃了十几天，依然没啃动。最后还是三野支援了炮火才拿下。虽不是绝地，孤军支持那么久，也到了极限。

第五军是杜聿明的家底，中国军事史上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淮海战役的最后阶段，被困在陈官庄四十天，绝境之下灰飞烟灭，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唯有廖耀湘指挥的新一军和新六军，失败到稀里糊涂，战斗力完全没有展开。论才华和学历，廖耀湘比张灵甫、邱清泉、黄维都不差。论战绩，新一军和新六军也不比第五军、十八军、新编七十四师差。论装备，大家都是半斤八两。

但是廖耀湘兵团真的很窝囊。窝囊的原因是因为一个人，韩先楚。

韩先楚，生于一九一三年，湖北人，贫民，当过放牛娃，编过竹篮子，活不下去了，参与黄麻起义，成长于红四方面军，和猛将陈锡联、陈再道、许世友等人是战友。但是和那些勇猛的战友们不一样的是，韩先楚长征之后被编入原红一方面军，后一直在一一五师发展，在徐海东的领导下工作。解放后去了东北。

东北的韩先楚一开始担任第四纵队副司令，经历过开始的失败和中期的转折，并且参与指挥过新开岭战役。韩先楚的才华得到真正释放，是在走上第三纵队司令员岗位之后。共军的特色就是机动灵活性，行动起来速度很快，常常在对手意料不到的地方出现，达到攻其不备的效果。而这种风格被韩先楚发挥到极致，因此赢得旋风司令的美称。

辽沈战役不仅把共军推向高潮，也把共军将领韩先楚推向人生的巅峰。

巅峰就是冲击廖耀湘。韩先楚和廖耀湘作为国共双方的高级将领，虽然都是出身社会底层，但是经历却是天壤之别。廖耀湘从一九二六年进入黄埔军校，到一九三六年从法国进修完毕回国，整整十年都在军校学习。即使整个国军之中，如此长时间的军事学习经历都是相当罕见。韩先楚恰好是另外一种人。

韩先楚基本上没有念过书，更没念过正规军校，他的一切都是在实践中得来的，都是经验积累，量变到质变。当廖耀湘在黄埔军校时，韩先楚正在大别山区东躲西藏，打游击。当廖耀湘在法国进修装甲知识时，韩先楚正在长征。不同的经历，造就了他们对战场的不同理解。

廖耀湘的长处就是国军的长处，拉开阵势，一招一式的正规战。这种招数在装备齐全、训练到位、后勤有保障的情况下非常有效，比方说缅甸反攻。韩先楚的长处就是共军的长处，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有利的方式打击对手，不管处于什么样的情况，都可以应对。

如果把两个人的位置对调一下，结果估计非常有趣：韩先楚可能对着油光发亮的坦克茫然，廖耀湘可能对着装备简陋的共军摇头。

辽沈战役的最后阶段，两位分别代表国共特色的将领交手了。从态势上共军已经完全占优势。所以韩先楚更加肆无忌惮，充分发挥旋风司令的本色，指挥第三纵队横冲直撞。结果战争刚刚开打三个小时，韩先楚的队伍就打掉了廖耀湘的兵团指挥部和新一军、新六军、新三军的军部。那是韩先楚人生中最为光辉的时刻，尽管有点运气成分。

廖耀湘兵团群龙无首，一下子全乱了，变成一窝失去巢穴的马蜂到处乱撞。林彪当然不会错过机会，他下了一道命令，以乱对乱。国军是玩正规战的，乱了之后就啥也没了。共军乱了，只是队形散了而已，战斗力还在。日后在朝鲜战场，美国人也会体验到那种感觉。

很快，廖耀湘兵团被消灭干净，廖耀湘本人被活捉。辽沈战役结束了，林彪的军人生涯也接近了尾声。林彪的形象却高大起来，成为共军的代言人。

（十八）奇怪的战场

林彪带着百万大军入关，他那瘦小的身影看起来是那么高大粗壮。当四野虎狼之师闯过山海关，震撼指数堪比三百年前多尔衮带着八旗雄兵来袭。

国共双方的天平已经倾斜了。

东北丢失，华北危急。而华北的傅作义并不是蒋介石的死忠，绝不会为了蒋介石拼命。当然，就算傅作义不是蒋介石的死忠，不会为了蒋介石拼命，也不意味着他会放弃。

实际上蒋介石并不是想要傅作义去打，而是让傅作义撤。因为淮海战役已经开打。比起丢失关外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才是致命的。因为淮海战役实际上是一场中原战役。不仅因为战场覆盖中原地带，更因为一旦淮海战役战败，整个长江以北的半壁江山统统完蛋。不仅如此，国军精锐都在江北，一旦江北陷落，江南也守不住。所以说淮海战役是一战定天下。

蒋介石想让傅作义撤离华北，把军队投入到淮海战场。如果打赢淮海战役，那么将扭转局势，再和已经入关的林彪在华北大打一仗。但是傅作义可不是那么想的。傅作义要为老领导阎锡山负责，也要为自己负责。对阎锡山而言，华北丢了，山西老家注定不保，只能当流浪汉去了。对傅作义而言，如果能保住华北，那么他就是一方大员。如果放弃，除了虚位之外，将一无所有。国军再一次

像辽沈战役那般，左右徘徊，犹豫不定。

所以就有了平津战役。

平津战役是一场非常奇怪的战役，看起来不像决战，而是一场谈判。

傅作义想打，但是站在他面前的是刚刚入关的东北雄兵，而且有华北聂荣臻部。傅作义身后，国军在徐州原本有一个大规模的军事集团，可以做傅作义强有力的后盾。但是淮海战役开打，他们自顾不暇。即使傅作义愿意打，也是有心无力。

傅作义，生于一八九五年，山西人，家庭情况还行，受过全面教育。阎锡山在山西崛起之后，全面启用老乡。傅作义因为是保定军校（当时中国最有名的军校）毕业，从此跟着阎锡山混，级别为排长。但是傅作义性格谨慎，治军严格，为人锐意进取。有了这么多优点，想不升迁都难，从排长升为连长、升为营长，一路上升。

阎锡山是个老滑头，周旋于那个时代的老滑头之间。傅作义呢，就跟着阎锡山，在各种战争中展示自己。比方说直奉战争，比方说阎冯战争，比方说中原大战，傅作义都表现良好，当然又是一系列升迁。

升迁的最后，就是傅作义成为华北老大，手握五十万重兵。

晋军的作战风格就是乌龟战术，善守而不善攻。傅作义就是晋军的杰出代表，把晋军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是这一次能行吗？

按道理说，四野善攻，傅作义善守，应该说有一番较量。实际情况则是另外一番模样，只见进攻，不见防守。只见共军传递假情报欺骗国军（蒋介石说林彪至少在三个月后才能入关），只见共军迅速推进，把傅作义分隔，只见共军包围了张家口、天津、北平，只见共军打下了张家口。只见共军二十九小时拿下天津（林彪让刘亚楼三天拿下，刘亚楼笑笑说，只要三十小时），只见共军……。国军在干嘛？仿佛啥都没干，一直在观望，在犹豫，在徘徊，在等待，在谈判。终于等到天津沦陷，终于等到淮海战役惨败，终于……投降了。

当然不是投降，是投诚——一个意思。

整个平津战役，虽然耗时五十多天，真正的战役只有进攻天津一次，共军伤亡不到四万人。国军五十万雄兵，二十多万人成了俘虏，二十多万人接受改编，伤亡极少。

但必须高度赞扬傅作义将军，他的举动保住了北平，使得千年古都免遭战火。对于中国人而言，一个完整的北京城远比国共双方一场战役的胜负重要。遗憾的是，战火中保存下来的北京城在建国后却遭到部分破坏。

还要赞扬傅作义将军，建国后能远离军事政治的漩涡，在相对干实事的水电部门呆了二十多年，多少干点实事。

作为平津战役的最高指挥官，林彪的形象更加高大。所以国共谈判，林彪为军人代表。

（十九）最后一笔账

其实平津战役结束之后，林彪的军人使命基本上结束了。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蒋介石中央军嫡系已经被消灭干净，共军占据了压倒性优势。如果说东北是因为林彪的战略大撤退扭转了战局，又因为林彪的大练兵拉开攻势，因为林彪创造性的战术水平赢得决定性胜利，那么在关内，有没有林彪都一样了。结局已经注定，胜利就在眼前。

但是在林彪看来，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还有一个人带着一大帮人在一个地方。

白崇禧，带着桂系精锐，坐镇华中。

按战斗力而论，国军之中至少有两拨人马比得上蒋介石的心腹嫡系，分别是原冯玉祥的西北军和桂军。西北军因为冯玉祥缺乏政治手腕已经烟消云散。桂系则在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周旋下保存下来。近代以来，桂军的战斗力都是有目共睹的。远的不说，就李宗仁和白崇禧带的人马，从北方开始就战功赫赫的。

蒋介石对桂系一直是恨得牙痒，却又必须笑脸相迎。蒋介石一辈子三次下岗，却有两次和桂系有关系。特别是第一次下岗，简直就是被李宗仁和白崇禧踢下去的。第三次稍微好一点，不是被踢下去，而是被挤掉。

淮海战争打得轰轰烈烈的时候，桂系跳出来和谈。蒋介石明明很不高兴下岗，但是也没办法。因为东北已经完蛋，华北并不在他掌控之下。他的嫡系都压在淮海战场。白崇禧带着一坨人在武汉。如果蒋介石不下岗，他担心白崇禧单独和共军和谈。白崇禧绝对干得出来。因为白崇禧之前就干过类似的事。一九二七年，宁汉双方都打得你死我活，蒋介石眼见占据上风，拿下汪精卫，李宗仁和白崇禧却要 and 谈，直接把蒋介石踢开了。

淮海战争开打时，白崇禧就带着桂系嫡系人马呆在武汉，两耳不闻淮海事。蒋介石虽然在肚子里大骂娘希匹，动作时还要乖乖地把总统宝座让出来。因为此时国军的支柱就是桂系了。

其实林彪和白崇禧也没有啥仇恨。两人既不是老乡，也不是同学，更没有同事关系。白崇禧名扬天下的时候，林彪还默默无闻。从性格上讲，两人也没有太多共性，林彪沉默、低调、自尊心很强，白崇禧倨傲、自负。

两个人真正相识之处就是军事智慧。战场上的林彪诡异多变，战场上的白崇禧也是狡猾凶猛。

但是作为军人，他们又不是同一类人。林彪是通吃型的人物，连长排长可以干，百万大军也可以打理得井井有条。白崇禧虽然名声在外，但是他很少统帅大军，统帅大军时也没有赢得辉煌战果。作为统帅的白崇禧甚至不如作为统帅的李宗仁出色。北伐时李宗仁带着第七军那是威风凛凛，白崇禧在蒋介石身边当参谋。抗战时李宗仁指挥徐州会战，那叫不动如山。相反蒋桂战争时期，白崇禧带着十万兵马，被蒋介石玩得那叫一个惨。更像一个智将，出谋划策是第一流的。所以他的绰号为“小诸葛”、“智多星”、“当代张良”。我猜白崇禧肯定不喜欢这些绰号，他应该更想当“当代韩信”。但“当代韩信”更像是林彪的桂冠。

其实白崇禧和林彪还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对手。

白崇禧一辈子的主要对手是蒋介石。在白崇禧和蒋介石明争暗斗二十年的时候，林彪一直在共军一方指挥战争，也是打蒋介石。从某种意义上讲，白崇禧和林彪甚至有某种默契，就是都想对付蒋介石。区别在于，白崇禧想要自己的同事（李宗仁）取代蒋介石，林彪要把蒋介石彻底打翻在地。

正是这点小小的区别造就了两人战场相见。因为林彪不仅要打翻蒋介石，还要打翻所有和蒋介石有关系的人。白崇禧也是在蒋介石的相关人等之列。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还在，白崇禧躲一边。现在蒋介石嫡系打光了，国军要完蛋了，身为国军的白崇禧也到了生死存亡之际。

林彪管不了那么多，他需要战争，需要上档次的对手。而且他和白崇禧之间还有一笔账要清。

身为军人的林彪看中了白崇禧那帮人马，吞了几大口口水之后，还是没忍住，决定吃掉它。纵观当时的国共战场，能挑起林彪胃口的也只有白崇禧了。胡宗南注定被西北的彭德怀吃掉。东北的汤恩伯已经成了粟裕的菜。

其实林彪和白崇禧也不是没有过接触。

早在四平保卫战，他们已经有过亲密接触。

当时蒋介石为了安抚桂系，让白崇禧当国防部长。国防部长理论上是负责军事的，但是实权掌握在陈诚手里。陈诚是蒋介石的化身，处处跟白崇禧过不去。白崇禧有点郁闷。

蒋介石为了安慰一下白崇禧郁闷的心，同时也为了防止内讧消耗过多，就让白崇禧去东北督战。在蒋介石的手下，白崇禧的身份一直都是督战。当初北伐，蒋介石就把白崇禧拉在身边督战。抗日战争时期，李宗仁指挥徐州会战。最后时刻，白崇禧又是去督战。反正白崇禧就是督战。这个可以有两点理解。蒋介石知人善用，或者说不愿放权给白崇禧。淮海战役那是实在没办法了，才让白崇禧去武汉。

去东北的白崇禧没有实际权力。因为东北那帮人跟白崇禧一毛钱关系都没有，都是的蒋介石嫡系。白崇禧的督战，也就是有名无实。但是白崇禧运气很不错，恰好赶上国军最红火的一段时间，

从四平推进到长春。面临要不要过江的问题。

白崇禧从军事角度看，应该一鼓作气，把林彪能赶多远就赶多远。白崇禧的计划：乘胜追击，直取哈尔滨，乘林彪部队溃不成军失去战斗力之际，穷追猛打，一举拿下齐齐哈尔、佳木斯及满洲里北满诸重要城市。再进一步组织民众，编三百万民团，保卫地方，肃清共党势力。白崇禧还建议待东北情势稳定后，抽调五个美械装备师回关内至华北助北平行营剿共，打聂荣臻部。白崇禧自告奋勇愿意留在东北，继续督战，负责将肃清东北共军计划付诸实施。——白崇禧如此积极，是想抓住机会大干一番。

当时也在沈阳督战的蒋介石则另有看法。蒋介石对白崇禧说：“六月一日国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事。你的意思，我交代杜聿明去做。”蒋介石即使这么干，也不会把扬名立万的机会留给白崇禧，那样相当于助长桂系声望。何况他还不这么干。

白崇禧据理力争：“委座在此，我也在此！”

蒋介石说出不想干的理由：马歇尔在调停，如果东北继续打，担心美国人不爽。

白崇禧再次争辩，依然没用。没办法，只好回南京了。站在马后炮的角度看，不过松花江大概是国军在东北最大的战略失误。若干年之后，白崇禧的儿子把这段写成书。后人便在书中看到白崇禧如何神奇。

事实上林彪在东北溃败，并非因为白崇禧。尽管如此，两个人总算多了一点交集。

平津战役结束，李宗仁上台，白崇禧成了国军台柱子，双方谈判，林彪再次出现了。他的身份是共产党第三号人物（位列周恩来和林伯渠之后），军方代表。林彪的态度如下：

“我觉得全中国人民今天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和平的问题，而是真和平与假和平的问题以及以什么方式取得和平的问题。国民党反动派今天所玩弄的“和平”，是在他们所发动的反革命的万恶的内战已几乎全军覆没的情况下提出的。国民党反动派向无诚意，尽人皆知。两年零八个月以前，国民党不顾中共与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不顾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毛主席亲访重庆，不顾双十协定、停战协定与政协决议，不顾中国共产党的再三警告，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这场战争。但是，战争的结果，国民党在全国各战场已丧师约五百万，国民党在长江以北已全线溃败，在长江以南也已不可能组织什么战略性的战场，他们已没有大的力量进行大的战争了。

“全国人民所要求的和平，是人民的和平，不是南北朝式的和平。就是说，必须全部实现毛主席八项条件，必须彻底摧毁反动势力，必须交出政权，必须改编所有反动军队。这样的和平，才是对中国人民有利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在与全国人民密切联系条件下，有完全足够的军事力量，在短期内扫平全国一切反动派，全部实现毛主席的八项条件。但是，为了减少战争的

破坏，尽量保存人民的人力物力，我们正在采取和平解决的方法。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是这一方法的成功榜样。我们热烈欢迎北平式的和平，对于不肯接受北平方式实现和平的任何反动势力，我们只好用天津方式来解决！”

总之一句话，不投降就消灭！——霸气外漏。南方的白崇禧则是后背直冒冷汗，准备决战。然而白崇禧忽然发现，失去了那个他曾经恨之入骨的蒋介石嫡系，他已经没了决战的本钱。

林彪带着四野从华北南下取华中。华中原本是白崇禧守的。白崇禧根本没有打算守。因为蒋军不听他的话，桂系嫡系步兵装备不好，甚至还不如四野。白崇禧的打算是，能打就打，不能打就退，退到大西南，桂系的起家地方再说。

所以发生在湖北的宜沙战役，白崇禧溜了，宋希濂的人马反而被消灭了一部分。白崇禧从湖北退到江西、湖南一带，停下来试试运气，于是有了湘赣战役。结果不如意，白崇禧又溜了。这个情形恰好和当初在东北的情形相反。当初白崇禧当督军，林彪一路向北跑，把大片土地丢给国军，一直跑到松花江以北。这一次呢，白崇禧当主帅，一路向南跑，把大片土地丢给共军。

当初共军跑，国军追，白崇禧不满足。此时也是一样，林彪的胃口比当初国军还大，要赶尽杀绝。一方跑，另一方追。白崇禧跑到湖南南部，发现不能再跑了，再跑就到老家广西了。他耐心地寻找战机。于是在青树坪那个地方，白崇禧发现一个机会，就是好战分子钟伟的四十九军跑太快了。特别是四十九军中的一四六师，已经形成孤军深入之势。

孤军深入历来为兵家之大忌，当初张灵甫如此强悍都完蛋了。白崇禧历来就是耍心机的。于是白崇禧决定消灭一四六师。他调集了两个军，布置好之后，再把高级货四架飞机和二十门大炮拉出来耍。当时一四六师还以为抓住大鱼，全然没有意识到危险来临。双方在青树坪展开血战。后方虽然看见一四六师的处境危险，发电报无数，无奈师部电台出了问题，联系不上。对白崇禧而言天赐良机。白崇禧指挥人马对一四六师狂攻两天，送给了四野南下之后一场耻辱仗。如果不是国军野战不行，估计一四六师也就歇菜了。

青树坪成了白崇禧光辉一生的最后一缕残阳。等到他退到广西时，发现再也无路可退。白崇禧撤退的过程中，林彪也改变了战术，在毛泽东的提醒下，从近距离迂回改为远距离包抄。等到白崇禧退到广西，林彪的作战部署已经完毕，把白崇禧逼入绝境。

然后就有了衡宝战役，桂系精华遭到重创。身为军人的白崇禧的魂魄也在广西老家消散。纵横天下几十年的白崇禧起于广西，最终又败于广西，正可谓因果轮回，仿佛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白崇禧随后去了台湾，再也没能逃出蒋介石的手心。

其实退到广西的白崇禧还有一条生路，那就是从西南退入缅甸。

以白崇禧的能力，以桂系的战斗力，控制缅甸没有问题，然后弄个国王、总统什么的玩玩，也不会有日后的缅甸军政府啥的。现在缅甸和台湾一样，讨论下和大陆的合作问题。那样的话，白崇禧不仅摆脱了蒋介石的控制，而且在世界史上留下一笔，任国共双方如何看他不爽，也拿他没办法，也不能无视他。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消灭白崇禧之后，林彪也完了。

共军之中有两个为战争而生的人，一个是粟裕，另一个就是林彪。战争平息了，为战争而生的林彪也就无用了。从此之后的林彪进入了人生中一个比较怪异的时期，闲着无聊。

林彪的第一期军事实践结束，也休息了好几年，但那是意外，被迫的。第二期休息，便是永久性休息，如同宝剑埋在泥土之中。

建国之后的第十个年头是黄金般的十年。十大元帅中都在干事。朱德从国家副主席转变成人大委员长，彭德怀从朝鲜回国之后就主持中央军委，刘伯承在办学校，贺龙搞体育，陈毅当市长，聂荣臻进入军工行业，罗荣桓在军队还是和以前一样，叶剑英去广东干得热火朝天。唯有林彪闲了，不干具体的事，夏天去北戴河住几天，冬天到苏杭一带溜达，或者在北京闲住。但是林彪不可能一直闲着的。

既然军事没了，那就政治好了。不是说军事是政治的延续么？不是说军事是流血的政治么？既然如此，一个天才统帅，一个为战争而生的军人进入政治舞台又将如何呢？